

卷一 北疆永夜 前言篇 諸天有缺

天有三千，各立為界。

界與界之間，隔以界壁。壁無形，無質，卻比世上任何一座城牆都更沉默，更牢固。壁外是無光之海，海上無日無月，無風無聲，千萬載來，只有一種東西在其中遊蕩——

名曰：缺。

世人只知有三千大千域，不知域外另有一域。

那是一座與三千界遙遙相對的大域，無山川，無草木，無日月星辰。傳說它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在萬物生成之前，便早已存在於混沌盡頭；又說它是一切終局的影子，是天地間所有「不再」的總和。

它不吞日月，只吞「界」。

三千大千域的修士稱它：邪域。

蒼玄界，三千界中排名第六十三的高等位界。

疆域萬里，仙朝並立：中州有琉璃神朝，朝運如日；東華有太清仙朝，道統綿長；南焰有赤霄炎朝，烈火焚天；西極有天梵淨朝，梵音遍野。

四大仙朝之上，另有一座俯瞰諸天的機構，名曰「界門」，執掌界律，通行界壁。

界律有云：真神以上，不入邊域。

於是蒼玄界的北疆，便成了一片被遺忘的土地。

北疆是蒼玄界最北之境，冰原雪嶺，千里無垠。這裏的人活得粗糲而堅韌：寒霜劍宗的劍修在玄冰嶺上對雪磨劍，赤血堡的體修在赤焰關前以血肉築城。鎮北城的燈火徹夜不熄，百姓信奉一位名叫「烈陽」的守護神，因為數百年來，每當雪災與妖獸壓境，總是他站在城頭，替北疆擋下一切。

沒有人知道，那位守護神，也會怕。

北疆極北，冰原深處，有一扇門。

人們叫它北冥靈門。

門後是另一個世界。

那是一座被蒼玄界吞併、撞碎後，僅存殘法的上古靈界，如今寄生於北疆之側，世人稱它——小靈界。

蒼玄界的人，談起小靈界，多半帶著一點輕慢：「附屬靈界罷了。」「界門的血庫。」「彈丸之地，能出什麼人物？」

可小靈界，確實出過人物。

五百年前，有一人於小靈界之巔，封起一重天。

天星結界一夜垂幕，銀河倒懸九霄，天象傳遍蒼玄，連界門都為之震動。那人名曰八神蒼瀾，自此被稱「星穹之天」，成為蒼玄界各大勢力最為忌憚的名字。

世人皆以為，小靈界的天，就只有這一重。

然而，這世上有些東西，並不藏在人的眼睛看得見的地方。

小靈界極深處，有一座終年不見日月的秘境，秘境深處，有一座宮，名曰虛夜宮。它在小靈界頗有聲名，與星殞閣並稱雙璧，卻不是最耀眼的那一個。宮中有一位書生，常年左手捧書，右手空空，像是從古卷中走出來、被人遺忘在人間的舊影。

他的名號不響，聲威不顯。蒼玄界的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但那一夜——

那一夜，北疆的天，裂開了。

先是風停。

鎮北城的更夫停下了敲梆子的手，抬頭望天。往日晴朗的夜空，今夜竟蒙著一層詭異的墨色，星月無蹤，只有極北方向的天邊，隱隱透著一絲不祥的暗紅。

接著，是氣味。

腥，甜，膩。像腐爛的蜜糖，混著屍油與膿血，順著北風無聲地湧進城中。有孩童從夢中哭醒，有老犬縮在牆角瑟瑟發抖，連最悍勇的赤血堡戰士，也不自覺地握緊了腰間的刀。

最後，是聲音。

自極北冰原的盡頭，傳來一聲低沉的、彷彿來自大地深處的悶響。

嘎——

像是天地間有什麼東西，被生生撕開了。

玄冰嶺上，寒霜劍宗宗主冷月華驟然睜眼，手按劍柄，目光如霜：「界壁——」

赤焰關城頭，赤血堡堡主熊天霸一把扯開衣襟，露出滿身舊疤，仰天大笑：「來得好！」

鎮北城都護府中，那位被百姓奉若神明的守護神，手中的茶盞無聲裂開。他的臉色，慘白如紙。

極北冰原的盡頭，天幕被撕開了一道漆黑的口子。

口子之後，沒有星，沒有月，只有一片粘稠的、蠕動的黑。黑中亮起無數猩紅的眼睛，繼而，有什麼佝僂的東西，披著萬千怨魂縫綴而成的黑袍，手持黑骨巨鐮，一步一步，從裂口中走了出來。

他笑了。

笑聲嘶啞，如鈍刀刮過骨頭。

「桀桀桀……」

他身後，三萬邪煞，如黑潮決堤，傾瀉而入。

這一夜，邪域破界。

北疆，第一個被撕開的缺口。

沒有人注意到，在小靈界極深處，一座懸浮於永夜之上的宮中，有人緩緩合上了書。

墨髮的書生抬起頭，望向北冥靈門的方向。

案上，長明燈的火光，輕輕晃了一下。

「來了。」

他低聲說。

這句話落下時，整座墨夜秘境上空，那道橫貫九重夜幕的暗金之河，緩緩亮了起來。

北疆永夜，自此開篇。

第一章 永夜臨疆

北疆，第一夜。

天，是黑的。

不是尋常夜色那種深邃而有星的黑，是粘稠的、蠕動的、帶著腥甜氣味的黑。它自極北冰原的盡頭一路壓下來，壓過玄冰嶺，壓過赤焰關，壓過鎮北城的城頭，將北疆千里的星月一口吞盡，只留下一片死寂的墨色。

黑中，有猩紅的眼睛。

三萬邪煞，如潮水決堤。

鎮北城，都護府。

烈陽真君立在高樓之上，白袍赤金，鬚髮如戟，一身靈神高峰的威壓，本該如烈日懸城，令百里妖邪不敢近身。

可他的手在抖。

茶盞在他掌中裂開一道細紋，滾燙的茶水順著指縫淌下，他卻毫無所覺。

胸口，有什麼東西在動。

像一條冰冷的蟲，自心脈深處爬出，一寸一寸地啃噬他的陽神本源。那是三年前一個雨夜，他在城外巡視時，被一縷看不見的黑霧沾了一下；他以為已經祛盡，卻不知那東西早已紮根。

「真君！」副都護楚天闊衝上樓來，甲冑上全是血，「邪域破了界壁，三萬邪煞已入境！毒煞攻玄冰嶺，骨煞攻赤焰關，煞爆正奔鎮北城而來！請真君主持陽神大陣！」

烈陽真君沒有回頭。

他望著窗外那片吞天的黑，嘴唇發白，一字一字從牙縫裏擠出來：

「守不住。」

「真君？」

「這一回，」他閉上眼，聲音嘶啞，「本源，要被它抽乾了。」

楚天闊愣住，隨即臉色大變：「真君，您說什麼——」

「天闊。」烈陽真君終於轉過身，眼底是一種楚天闊從未見過的、近乎崩潰的恐懼，「我壽元三萬載，我不想死。」

「真君！」

「對不起。」

他抬手，一指點在虛空。

空間如薄冰般裂開，露出幕後黑洞洞的虛無。烈陽真君最後看了楚天闊一眼，那眼神裏有愧，有懼，卻唯獨沒有留戀，下一息，白袍一閃，人

影消失在裂口之中。

裂口合攏。

鎮北城頭，那輪懸了數百年的陽神大陣，在這一刻，無聲地熄了。

「真君——！！」

楚天闊跪倒在地，一拳砸在樓板上，淚與血一起湧出。

城中數百萬百姓，在這一夜，失去了他們的守護神。

玄冰嶺。

三百道劍光，在暗夜中結成一座雪白的大陣。

萬霜劍陣。

劍氣凝霜，霜結成牆，牆外是潮水般的邪煞，牆內是三百名寒霜劍宗的弟子，人人面色蒼白，唇縫滲血，劍尖卻無一絲顫抖。

「陣眼，穩住！」

高處的劍峰上，一道素白身影負手而立。

冷月華，寒霜劍宗宗主，御法巔峰。

她不過三十餘歲的模樣，眉眼冷如霜雪，一襲白衣被血染得斑駁，手中一柄長劍已崩出數道缺口。她身側站著師妹沈寒煙，臉色比她更白，右手按著胸口，指縫之間，隱隱有一絲暗色一閃而逝。

「師姐，」沈寒煙低聲，「毒霧蝕得太快，陣撐不過半個時辰。」

「撐得過。」

「師姐——」

「寒霜劍宗，」冷月華頭也不回，劍鋒指向山下那片翻湧的毒霧，語氣淡淡的，卻擲地有聲，「沒有退字。」

山下，毒煞佝僂的身影從霧中現出，渾身流著綠膿，笑聲如破鑼。

「桀桀桀……劍修？骨頭倒硬。」

他一揮袖，漫天毒霧如潮般壓了上去。

劍陣最外圈的三名弟子，連慘叫也來不及發出，皮膚便潰成一片膿血。

「顧青！補位！」

「是！」

一名少年提劍衝了上去。他不過煥靈巔峰，在這片修士中最是弱小，咬著牙，劍尖卻比誰都穩。毒霧沾上他的手臂，皮開肉綻，他竟連眉頭也沒皺一下。

冷月華看了他一眼，眸色微動。

赤焰關。

骨牆自地底拔起，一堵接一堵，高逾十丈，每一塊骨頭上都纏著怨魂的嘶嚎。骨煞持一柄慘白的骨鐮，立在骨牆之巔，骨鐮一揮，一整排赤血堡的戰士連人帶甲被攔腰斬斷。

「兒郎們！」

一個如鐵塔般的巨漢，赤膊提斧，渾身舊疤，一斧劈開迎面撲來的屍傀，高聲大笑：

「城在人在！」

熊天霸，赤血堡堡主，御法後期，體修。

他身後，是數千血肉築成的牆。

那些戰士們有的斷了臂，有的瞎了眼，有的腸子已拖在地上，仍用最後一口氣，用身軀頂著關隘。他們沒有退，因為他們身後，是赤焰關，是鎮北城，是整個北疆。

「爹！」熊小七渾身浴血，從一旁殺過來，「左翼撐不住了！」

「那使用你的命頂上！」

「是！」

「小七。」

「爹？」

「別死在老子前頭。」熊天霸一斧斬碎一具骨將，回頭咧嘴一笑，牙縫裏都是血，「老子丟不起這個人。」

少年用力點頭，轉身衝入血肉之中。

便在此時，天，變了。

並非更暗，而是「重」了。

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從九天之上按了下來。玄冰嶺上的萬霜劍陣，驟然發出一聲刺耳的悲鳴，三百道劍光同時一暗；赤焰關前，熊天霸高舉的斧，竟被一股無形的力道壓得緩緩下沉；鎮北城的千萬百姓，無論凡人修士，一個接一個，伏倒在地，連頭也抬不起來。

那是「位格」的壓制。

不是修為，不是境界，而是一方天地之中，唯有「天」才有的重量。

邪域之封。

北疆的盡頭，裂口之上，一道佝僂的身影緩緩降臨。

他披著萬千怨魂縫綴而成的黑袍，每一縷衣褶間都有無數張臉在嘶嚎；手持一柄黑骨巨鐮，鐮刃如半輪殘月；一雙猩紅的眼睛，像兩顆爛熟的果，在黑暗中滲著膿血般的光。

黑蝕邪王，兀墨。

他笑了。

那笑聲嘶啞如鈍刀刮骨，卻傳遍了整個北疆：

「桀桀桀……跪下。」

玄冰嶺上，冷月華單膝跪地，劍尖插入冰面，指節因用力而發白，卻死也不肯低頭。

赤焰關前，熊天霸雙膝陷入血泥，吼聲如雷，青筋暴起，一寸一寸頂著那股壓力，把背脊挺直。

「跪下！」兀墨獰笑，鐮刃一揮，「此界之天，已非爾等之天！」

黑，壓得更低。

北疆天地，在這一刻，彷彿成了一口倒扣的棺。

「且慢。」

一個聲音，輕輕響起。

不重，不疾，溫潤得像在夜讀時，隨口念出一句書上的話。

那聲音落下的瞬間，兀墨的笑，停了。

極北的盡頭，北冥靈門的方向，一道微光，亮了。

起初只是一點。

像是遠處有人，點起了一盞燈。

接著，那點光緩緩擴散，化作一條橫貫天際的暗金之河，自北向南，蜿蜒而來。河水無聲，流過冰原，流過雪嶺，流過北疆千里的蒼穹，所過

之處，那片吞天的黑被一寸一寸地染成了金。

不是驅散。

是覆蓋。

如同萬古濃墨潑灑，卻有星河在其間流轉，有暗金的光點如螢火浮沉，溫潤、沉靜、深不見底。那不是死寂，是包容；那不是黑，是夜。

是有星的夜。

整個北疆，在這一刻，寂靜了。

所有跪著的、倒下的、血流滿地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抬起頭，望向那片突然降臨的天。

雪原之上，一道青衫身影，緩步而來。

他走得不快，一步一步，踏過積雪。左手捧一卷古書，書封深藍近黑，邊緣暗金，書頁在無風之處自行翻動；右手空空，墨髮以一根舊竹簪鬆鬆挽著，眉目清冷，唇角卻帶著一點淡淡的笑意，像一位走出古卷、誤闖荒野的書生。

玄冰嶺上，冷月華怔怔地看著那道身影，劍尖微微顫了一下。

「這是……」沈寒煙喃喃，「哪裏來的書生？」

那書生已走過劍陣的邊緣。

他在冷月華面前停下，低頭看了看這位跪在冰面上、滿身是血的宗主，輕輕頷首：

「借過。」

冷月華瞳孔一縮。

她只覺得，那股壓得她幾乎要折斷脊骨的重量，忽然就沒了。不是消失，而是被什麼更大、更溫柔的東西，輕輕地托起。

她猛地抬頭，看見那書生的衣襟上，沾著一點極北的雪。

「你是……」

「路過。」

書生微笑，繞過她，繼續往前走。

兀墨站在裂口之上，猩紅的眼睛死死盯著那道由遠而近的身影，黑袍之下，無數張怨魂的臉，同時發出恐懼的尖嘯。

「你是誰？」

他的聲音失了笑意，嘶啞中帶了一絲顫。

「何人敢……敢在邪域之封之下……」

「閣下的『天』，」書生停步，抬眼，語氣平和得像在討論一件舊物，
「借得不錯。」

兀墨一滯。

「只可惜，」書生微微彎起唇角，「是借的。」

話音落下，書生沒有再說第二句話。

他只是將左手那卷書，輕輕翻開了一頁。

然後，他開口。

聲音不高，不急，不帶半分殺意，像是在夜深人靜時，對一盞燈念一首舊詩。

「日隱於山，月藏於海。」

第一句落下的剎那，北疆的風，停了。

不是被壓住，是忽然「想起」了該歇息。雪原上飛揚的雪沫，一片一片，在半空中慢了下來，如倦鳥歸林，悠悠落回地面。

「萬燈俱息，百川無聲。」

第二句。

鎮北城頭的火把，一盞接一盞，同時黯了。玄冰嶺下奔湧的冰河，聲響漸漸低了，低到只剩一縷細微的流水。三萬邪煞的嘶吼，在這一句裏，被抽走了回聲，像一群忽然被捂住嘴的野獸，張著口，卻再也發不出聲音。

兀墨的瞳孔，驟然收縮。

他認得這種東西。

不是術，不是法，不是任何一種他所知的邪域秘咒。

那是「律」。

是天地本身運轉的道理，被一個人，用最平淡的聲音，一句一句地，念了出來。

「吾承此夜，覆彼蒼穹。」

第三句。

書生抬起右手，兩根手指，輕輕向天一點。

沒有光芒，沒有雷鳴，沒有任何驚天動地的異象。

只是整片天，慢慢地，慢慢地，向下垂了一寸。

那一寸，是數百年的烈陽，是六十載的烽煙，是邪域之封苦心壘起的黑，被一隻看不見的手，輕輕按進了更深的暗裏。

「夜幕，降臨。」

最後四個字，輕得像一聲嘆息。

天地，翻了。

天幕與北疆之間，裂出一道界縫，邪域那道猙獰的裂口，被夜一針一線，無聲縫合。

萬里穹頂，一瞬之間，被暗金玄光完全覆蓋。夜幕之下，星河靜流，千萬顆星辰在其中緩緩浮沉，彷彿整座北疆，被收進了一隻巨大的、溫柔的掌心。

邪域之封，如一層薄紙，無聲地破了。

黑蝕的壓制，如潮水退去。玄冰嶺上，三百道劍光重新亮起；赤焰關前，熊天霸猛地一吼，雙腿發力，整個人從泥血中拔身而起；鎮北城的百姓抬頭望天，淚流滿面，卻說不出一個字。

那夜，包容了一切。

包容了血，包容了痛，包容了無數絕望的嘶喊。

也包容了——

兀墨手中那柄黑骨巨鐮。

鐮刃上，纏繞的黑霧被暗金玄光一點一點地抽離、吞沒，半輪殘月般的刃口，在夜色裏黯了下去，如同一輪被烏雲遮住的月。

「不……不可能……」兀墨踉蹌後退，聲音劈了叉，「封天？！這世間，怎會有第二個……你的『天』，為何、為何與我的不同——！」

書生看著他。

那雙深邃如夜空的眼眸裏，沒有怒意，沒有殺氣，只有一種近乎悲憫的平靜。

「閣下，」他說，「你借來的，是邪域的天。」

他頓了頓。

「而在下，」他抬起左手，指尖輕輕按在那卷古書上，「封的是自己的。」

夜，更深了。

北疆千里，無數雙眼睛仰望著那片陌生的天空，那條橫貫天際的暗金之河，那滿天流轉的星。

沒有人知道這個人是誰。

只有玄冰嶺上，那位單膝跪地的宗主，用沙啞的嗓音，喃喃問了一句：

「他是……誰？」

沒有人回答。

只有風，吹過雪原。

吹動書生的衣袂，吹動書頁，吹得那卷古書，翻過了新的一頁。

第二章 玄光覆野

兀墨退了三步。

三步，對一位靈神級的邪王而言，是平生未有的狼狽。

他死死盯著那片頭頂的夜，猩紅的眼睛裏，恐懼與貪婪交織成一團扭曲的光。他認得那種氣息。那是比他的「邪域之封」更古老、更純粹、更完整的東西——他借來的天，只是一件偷來的袍子，而眼前這個人，是袍子的主人。

「殺！」

他嘶聲咆哮，黑骨巨鐮高舉，「殺了他！殺光所有人！」

三萬邪煞，同時動了。

屍傀二萬，蝕魔六千，骨將三千，如黑潮決堤，自四面八方朝那道青衫身影湧來。屍傀的腐臭、蝕魔的腥甜、骨將的磨牙聲，混成一片嘈雜的、令人作嘔的洪流。

書生沒有動。

他只是輕輕翻過一頁書。

他低聲念道：

「風息，雲止。」

「一念安，百念歇。」

「靜夜。」

三句，每句不過數字，輕得像一聲夜讀時的低語。

暗金玄光自書頁間無聲流出，如水漫過平野。奔在最前的屍傀，腳步忽然慢了；慢了，便停了；停了，便垂下頭去，像是在黑暗中，忽然聽見了一首久違的搖籃曲。

不是死。

是睡。

夜，包容了它們的嘶吼，撫平了它們的躁動，將那些被邪域蝕得只剩本能的軀殼，一個接一個，輕輕按進了沉睡的深淵。

屍傀倒下，蝕魔伏地，骨將垂臂。

三萬邪煞，在短短數息之內，如被春雨澆熄的野火，一片一片地熄滅。

整座北疆平原，倒伏著一大片安靜的、不再動彈的軀體。

風也靜了。

方才還震耳欲聾的嘶吼、骨節摩擦聲、利爪刮過冰面的銳響，在這一刻全數消散，天地之間，只餘下雪粒落在衣甲上的細碎輕響。那聲音原本是被喊殺聲淹沒的，此刻重新浮了出來，沙沙的，像有人在遠處輕輕翻動一卷舊紙。

許多人這才發現，自己一直屏著息，直到胸口生疼，才敢吐出第一口白氣。

「這……」

玄冰嶺上，一名寒霜劍宗弟子握劍的手在發抖，喃喃：「他……他沒殺人？」

「他沒殺。」

另一名弟子低聲：「他只是……讓它們睡著了。」

冷月華緩緩撐起身子。

她望著山下那片倒伏的邪煞，望著那道負手而立的青衫背影，眸色極深，像是在看一個她永遠看不懂的謎。

她的唇角殘著血，握劍的指節早已凍得失了知覺，可就在那片夜覆下來的剎那，周身那股被毒霧蝕了三日三夜的刺痛，竟一寸一寸地退了下去，像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替她拂去了滿身風霜。

她不明白，這世上為何有一種力量，可以強到這般地步，卻溫柔得不帶半分鋒芒。

兀墨的臉，扭曲了。

他發現自己腳下的黑蝕，正在褪去。

那些他一手催生、足以蝕穿一座山脈的粘稠黑霧，被夜一寸一寸地「覆」了過去，如潑墨覆在濁水上，不但沒有被抗拒，反而被溫柔地吸納、同化，化作夜色中一縷縷細小的暗金光點。

他腳下的雪地，竟因此泛起了極淡極淡的微光，像夏夜田野間，初升的流螢。

兀墨低頭望去，只覺那光美得令人心悸。

兀墨猛然想要收回那片黑蝕，卻駭然發覺，自己與它之間的聯繫，正被夜一絲一絲地解開。那是他以百年心血餵養的蝕力，腥甜、粘稠，帶著腐果般的潮氣，平日隨他心意翻湧，此刻卻乖順得像一群歸巢的倦鳥，一隻隻投入那片暗金之河，不再回頭。

兩種黑，就在他腳下相遇。

一種是膿，是蝕，是無生機的死寂；一種是海，是夜，是萬物皆可安眠的深沉。前者愈是掙扎，愈顯得腐臭不堪；後者愈是無言，愈顯得浩渺無邊。

「你……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在下夜天。」

「夜天？」兀墨死死盯著他，「小靈界的人？」

「是。」

「小靈界……」兀墨嘶聲冷笑，聲音裏卻已有了一絲掩不住的慌，「一個御法境的書生，也敢——」

「閣下說得對。」書生點頭，語氣誠懇，「在下，御法而已。」

兀墨一愣。

「但，」書生微微一笑，「御法之上，不是只有境界。」

他抬起右手。

一線漆黑玄光，自掌心拉長，凝成十字之形。劍身無鋒，橫豎皆可為刃，劍起時，四周虛空如帛，被無聲切出一道道細縫，縫後是比夜更深的空無，旋即又被暗金玄光輕輕撫合。

【天劍十字】。

只是這一回，他沒有揮。

他只是把劍輕輕垂在身側，抬眼，望向另外兩條戰線。

十里雪原，於他不過一念之距。玄冰嶺上劍陣明滅的微光，赤焰關頭斧刃崩裂的火星，皆在他眼底，纖毫畢現。風雪在他袖畔繞行，卻不敢沾衣。

他立在原地，青衫之下，是一整片靜靜流轉的星河，浩渺無聲。他的眉心，極輕地蹙了一下。

「閣下的人，在傷在下的朋友。」

玄冰嶺。

毒煞還未察覺天變。

他正舉著一隻枯骨般的手，笑得得意，毒霧在他掌心旋轉成漩渦，只差一息，便能將劍陣最後的屏障腐蝕殆盡。

「桀桀，最後一層了——」

十里之外，有人輕聲念誦，那聲音卻彷彿就響在毒煞耳畔：

「霜落無聲，不觸，不傷。」

「覆而不毀，是謂寒夜。」

忽然，毒霧停了。

不是被擊退，是被「覆」住了。

一層暗金色的夜，如薄紗般自天而降，無聲無息地罩在毒霧之上。毒煞得意的笑僵在了臉上，他眼睜睜看著自己苦心煉了千年的毒，被夜一點一點地按下去，如同一鍋沸水，被輕輕蓋上了鍋蓋。

「什、什麼——」

他猛然抬頭。

山下，那道青衫身影，隔著十里之遙，朝他微微頷首。

「閣下，」那聲音彷彿就響在耳畔，「夜深了。」

毒煞渾身汗毛倒豎。

他想逃，卻發現腳下的影子，已被夜吞沒。漫天飄落的雪，在這一刻停了。毒霧再也聚不起來，掌心的漩渦崩潰，化作無數綠色的光點，被夜色輕輕裹走。他尖叫一聲，拔身欲遁，卻被一股溫柔得可怕的力量，生生按在了原地。

「別動。」

那聲音說。

「動，會疼。」

毒煞再也動彈不得，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雙腿，一寸一寸，沉入夜中。

赤焰關。

骨煞的骨鏢高舉，正要斬向熊天霸的頭顱。

「老子還沒死——！」熊天霸怒吼，雙臂肌肉糾結，一斧橫掃，硬生生將骨鏢磕開，自己也被震得虎口迸裂，噴出一口血。

「熊堡主！」熊小七驚呼。

「別過來！」

骨煞冷笑，骨鏢再度揚起：「垂死掙扎！」

他的骨牆已推進了半座關隘，一堵一堵，如同棺木，壓向那些已無力再戰的赤血堡戰士。他不在意這個叫熊天霸的漢子，只在意如何儘快撕開

這道關隘，讓大軍長驅直入。

可就在骨鏢即將落下的剎那，一個溫潤的聲音，自十里之外，不疾不徐地傳來：

「星沉月落，晝夜未交。」

「凡來犯者，覆而納之——」

天，暗了。

不是暗，是溫柔地、緩緩地，被夜蓋住了。

骨煞抬頭，看見頭頂那條暗金色的河，不知何時已流過了赤焰關的上空，星斗浮沉，整座關隘彷彿被收進了一方溫潤的天。

他的骨鏢，停住了。

不是他想停。

是鏢刃上的怨魂，在夜色中，忽然噤了聲，連最後一縷嗚咽也嚥了回去。

那些被他煉化了千百年、日夜嘶嚎的怨魂，在夜的覆蓋下，一個接一個，閉上了眼，彷彿終於可以歇息。骨牆上的嘶鳴聲，一堵接一堵地消失，骨頭本身變得安靜，變得沉重，最終無聲無息地崩落成粉。

「不……不可能！」骨煞慘叫，「我的怨魂！我的骨牆！」

他轉身欲逃。

「骨煞。」

一個溫潤的聲音，自天上傳來。

「在下，不殺你。」

骨煞腳步一滯。

「但，」那聲音頓了頓，「請回。」

一股柔和卻不可抗拒的力量，輕輕推了他一把。

那一把，推得他整個人倒飛出去，越過骨牆，越過赤焰關，一直飛到數十里外的荒原，砸在雪地裏，骨鏢折斷，渾身骨頭碎了大半，躺在雪裏，連尖叫都叫不出來。

遠處，一個漢子拄著斧，愣愣地看著這一切，喃喃道：

「.....他奶奶的。」

熊小七扶住父親，同樣瞠目結舌：「爹，那人是誰？」

「老子怎麼知道！」熊天霸啐了一口血沫，咧嘴，卻止不住地笑起來，
「但，他是自己人！」

三條戰線，同時安靜了。

夜，從北疆的上空緩緩流過，如同一條溫柔的河。

屍傀睡了，蝕魔睡了，骨將睡了。毒煞被按在夜裏動彈不得，骨煞被推出關外，狼狽逃遁。倖存的北疆戰士們跪坐在血與雪之中，抬頭望著那片天，許多人哭了，許多人笑了，更多人只是怔怔地，不敢相信自己還活著。

有個老卒抱著斷了半截的長槍，坐在城磚下，一遍一遍地摩挲槍桿上刻著的名字，那是他同袍的名字，一共七個，今夜只剩他一人。他仰起頭，望見那條暗金之河自頭頂緩緩流過，星斗浮沉，竟像極了幼時母親哄他入睡時，窗外那一片安安靜靜的夜空。

他忽然就哭了，哭得無聲，肩頭一聳一聳，雪落在上面，不曾化開。

玄冰嶺上，冷月華拄劍而立。

她看著山下那個人，終於走過了倒伏的邪煞，走到她面前。

他的青衫上沾了雪，髮間的竹簪微微歪著，一手捧書，一手垂在身側，掌心還殘留著未散的暗金。他看著她，微微欠身，姿態溫文，像個來拜訪的讀書人。

「冷宗主。」

冷月華盯著他。

這人知道她的名字。

「閣下……」她開口，聲音冷硬，「究竟是什麼人？」

書生想了想。

「路過的。」

「……」

「冷宗主，」書生語氣誠懇，「在下不是說笑。」

冷月華握劍的手緊了緊，目光掃過他身後那片沉睡的邪煞，掃過那片橫貫北疆的夜，終於低低吐出一口氣：

「寒霜劍宗，」她說，「欠閣下一條命。」

「冷宗主言重。」

「我冷月華，」她一字一頓，「不欠人情。」

「那便記著。」書生微笑，「日後，在下若有難處，再來討。」

她聽出這句話裏沒有半分施恩的意味，倒像是尋常人家借了鄰舍一瓢米，隨口說的一句客氣。

正因如此，這份情，才重得壓人。

冷月華看了他很久。

最後，她緩緩收劍入鞘，抱拳，低頭，行了一個劍修的大禮。

她身後，三百寒霜弟子，齊齊跪下。

顧青跪在人群的最前面，額頭幾乎觸地，眼眶通紅。他偷偷抬眼，看見那個書生的衣擺，在夜風裏輕輕飄動。

那一瞬，他在心裏想：我要成為這樣的人。

赤焰關。

熊天霸一屁股坐在血泥裏，大笑著，從懷裏摸出一隻豁口的酒葫蘆，仰頭灌了一口，遞向那個走來的書生。

「來！兄弟！喝一口！」

書生看了看那隻酒葫蘆，又看了看那張滿是血污的、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的臉。

他接過來，喝了一口。

「咳——」

「怎麼樣？」

「很……烈。」

「哈哈哈哈！這是老子藏了三十年的燒刀子！」熊天霸笑得震天響，猛拍他的肩，差點把他拍倒，「兄弟，你叫什麼名字？今日這恩，赤血堡認了！」

「夜天。」

「夜天？好名字！」熊天霸用力點頭，「老子熊天霸！你記著，往後北疆的地界，誰敢動你，先問問老子這把斧頭答不答應！」

「熊堡主。」

「叫什麼堡主！叫老熊！」

書生被他拍得咳了兩聲，眼底卻浮起一絲笑意：

「熊兄。」

「這還差不多！」

熊小七在一旁，眼睛亮亮的，滿臉崇拜。

夜深了。

書生立在赤焰關的城頭，望著遠處倒伏的邪煞，望著那條橫貫天際的暗金之河。

風吹過，帶著雪與血的氣味。

他忽然想起什麼，低頭，看了看左手捧著的那卷書。

書頁上，不知何時，多了一粒極細極細的銀屑。

他怔了怔。

很輕地，笑了一下。

「……還真是，」他低聲自語，「不放心啊。」

他低頭看了那粒銀屑片刻，並未拂去，只將書頁輕輕合上，把它收在了書裏。

城下，倖存的戰士們正三三兩兩地點起篝火。火光一星一星地亮起來，與天上的星斗遙遙相映，倒似人間也生出了一條小小的河。

北疆的風，吹散了他的低語。

第三章 煞爆之劫

鎮北城，是北疆最大的城。

城牆高六十丈，周回百里，戶口三百萬。城中有商賈、有工匠、有戍邊的老兵，也有逃難而來的流民。數百年來，這座城靠陽神大陣擋下無數次雪災與妖潮，百姓的日子雖然清苦，卻從不曾絕望。

因為城頭，有一輪太陽。

可現在，太陽熄了。

「真君跑了！」

「陽神大陣沒了！」

「誰來救救我們！」

街巷之中，哭喊震天。百姓們從家中湧出，抱著孩子，攙著老人，拚命往城南逃去，卻發現城南的路，早已被潰兵與流民堵死。

楚天闊站在城頭，雙眼赤紅，嘶聲指揮：

「關城門！鎮北軍列陣！」

霍嘯率十萬鎮北軍，在城牆之下緩緩結陣。刀槍如林，盾牌如牆，這些由凡人與低階修士混編的士卒，面色蒼白，握槍的手在發抖，卻沒有一

個人後退。

遠處，地平線上，一個瘦小的身影，正以驚人的速度向鎮北城衝來。

他不高，不到七尺，身形佝僂，渾身纏滿了黑色的符紙，每一張符紙上，都畫著扭曲的圖騰。他的雙眼是兩個空洞，嘴角裂開，笑得毫無生氣。

煞爆。

他不是來攻城的。

他是來炸城的。

城頭，一個九歲的男孩，抱著牆垛，探出半個腦袋。

他叫阿禾，是城外落霜鎮來的。三天前，他家被邪煞毀了，爹娘死在了屍傀手裏，他一個人跟著難民逃進城，躲在鎮北城的城頭，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

他看著那個瘦小的身影，越來越近。

「那是什麼？」他小聲問。

「別看！」旁邊的老兵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趴下！」

「大爺——」

「趴下！！」

阿禾被按在地上，透過老兵的指縫，他看見天空中，那條暗金色的河，緩緩流了過來。

煞爆已衝到了城下三百步。

他縱身一躍，整個人如同一枚炮彈，直撲城牆！

「放箭！！」

萬箭齊發，卻被他身周旋轉的黑氣一一彈開。

他在空中咧嘴大笑，身上的符紙一張接一張地亮了起來，暗紅的光閃爍，越來越急，越來越密。

這是自爆的前兆。

按照邪域的秘法，一名邪君級的煞爆，一旦引爆，威力足以夷平一座百里大城。

「完了……」楚天闊面如死灰。

城頭，所有人都閉上了眼。

「且慢。」

一道聲音，輕飄飄地響起。

不是從城下，不是從城頭，而是從……天上。

天上那個聲音，沒有停。

它低低地、緩緩地，念了起來。

「目不見，耳不聞，心不知。」

三句。

煞爆的動作，停住了。

他整個人懸停在半空，四肢僵硬，眼窩中兩個空洞，同時轉向天頂。

那裏，夜，降了下來。

不是尋常的夜幕，而是一層極薄、極輕、極柔軟的幕，如蟬翼般覆在他的身上。暗金色的光點，一粒一粒滲入他周身的黑氣、他身上的符紙、他的耳目口鼻。

他忽然發現，自己看不見了。

不，他看得見。他看見的是一片無邊無際、沒有任何參照物的黑。他聽不見了，也嗅不到了，甚至連自己的存在都開始模糊。

「有路而無途，有光而無明。」

那個溫潤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不高，卻字字清晰。

「長夜，無明。」

這是第二式。

剝奪敵方的感知，神念與視覺皆被夜覆，如陷永恆長夜。煞爆在這片黑暗裏，失去了目標，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所有可以用來引爆的「對象」。

他的符紙，亮得更急了。

可他找不到城。

找不到人。

找不到任何值得「炸」的東西。

那股在體內瘋狂累積的力量，沒有出口，開始自己撕扯自己的經脈。他發出一聲絕望的嘶吼，在黑暗中亂撞，如同一頭被蒙上眼的困獸。

城頭，無數人仰頭看著這一幕，一時竟忘了呼吸。

「需要有人，」書生的聲音在夜空中響起，平靜得像在談論一件家常小事，「把這份力量，送到沒人的地方去。」

他站在城牆之上。

不知何時，他已走到了鎮北城最高的那座塔樓之巔，青衫在夜風中輕輕飄動，墨髮被吹散了幾縷。他右手一翻，漆黑玄光凝成十字之形。

【天劍十字】。

他沒有多說一個字。

他抬手，劍尖指向天穹，聲音依舊不高，卻彷彿整座鎮北城的人，都在同一時刻，聽見了這兩句話：

「天為蓋，地為輿。」

高天之上，那條暗金之河，忽然停止了流動。

「十字垂，星火墜。」

十字之劍緩緩升起，劍身之上，道紋一道一道地亮起，不耀目，只是沉沉的暗金，像沉睡了萬載的某樣東西，被輕輕喚醒。

他唇邊，滲出一線血。

他抬手，以拇指拭去，血色殷紅，落在青衫前襟，竟比方才的夜更深。指尖，已涼得沒有一絲暖意。

「以我之名，裁爾之罪。」

「星十字，天罰，爆裂。」

這是第三式。

劍身化作億萬暗金十字光，自高天悄然墜落。每一道十字，都不過指甲蓋大小，光中夾著一絲極淡極淡的銀屑，像是誰在遠方，隨手撒下的一把星塵。十字光所落之處，虛空如帛，被切出一道道細縫，縫中不見光，只見空無，旋即又被夜輕輕撫平。

它們不是對準煞爆。

是對準他頭頂三千丈的虛空。

那億萬十字光，在煞爆的頭頂，交織成一張巨大的、暗金色的網。網住了他，包裹了他，如同一隻溫柔而不可掙脫的手，將他緩緩托起，托向高天。

煞爆被送上了三千丈的高空。

他身上的符紙，在最後一刻，亮到了極致，腥甜的黑蝕自符紙間噴薄而出，粘稠如膿，與那一片內斂的暗金，涇渭分明。

天，無聲地白了一瞬。

沒有雷鳴，沒有震動，彷彿天地也屏住了呼吸。

待那一瞬過去，高天之上，黑蝕與暗金糾纏，盡數被十字光網層層吸收、化解。傳到地面時，只剩下一陣輕柔的風。

吹過鎮北城的城牆，吹過百姓們仰起的面龐，吹得每一個人的頭髮與衣襟，輕輕揚起。風裏，那股腥甜的氣味，淡得幾乎聞不到了。

很久，很久。

沒有人說話。

天空中，餘下的暗金光屑，無聲地散開，化作無數細碎的微光，如雪一般，落了下來。

光屑落在城牆上，落在刀槍上，落在百姓們的肩頭，落在一個九歲男孩伸出的、顫抖的掌心。

溫的。

像被人輕輕揉了揉頭。

光屑落盡處，城頭的積雪化了薄薄一層，露出底下被血浸黑的青磚。有婦人抱著孩子，在牆根下哭出了聲，那哭聲起初壓抑，後來漸漸放開，像是憋了一夜的恐懼，終於尋到了出口。老兵們靠著垛口坐下，有人摸出煙袋，手抖得點不著火，試了三回，索性不點了，只把煙袋緊緊攥在掌心。

「他……」阿禾仰著頭，眼睛一眨不眨，用只有自己能聽見的聲音，喃喃道，「他是神仙嗎？」

老兵鬆開了捂住他眼睛的手，嘴唇發抖，說不出話。

城下，十萬鎮北軍放下了刀槍。

不知是誰先跪了下去。

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十萬人，三百萬百姓，在這個夜裏，面向那座塔樓，面向那個孤身而立的青衫書生，無聲地，一排一排地跪了下去。

塔樓之巔，書生微微一怔。

他低頭，看著腳下那片黑壓壓的、跪伏的人海，眉頭輕輕蹙起，歎了口氣。

「這可不好，」他喃喃，「在下，只是路過。」

楚天闊跪在城頭，臉上淚與血早已混成一片。他顫抖著抬起頭，看著那個年輕的書生，嘶啞地開口：

「閣下……是什麼人？」

書生沉默了一息。

「夜天。」他說，「小靈界的人。」

「小靈界？」楚天闊愣住，「那……那個附屬——」

「是。」書生含笑，「就是界門嘴裏的，附屬靈界。」

楚天闊張了張口，說不出話。

他想起這些年，界門的公文一道道遞到北疆，字字皆是「邊域自理」。他又想起方才那一劍，那道落在三千丈高空的暗金十字，不由得苦笑：原來所謂「附屬」，竟是這般模樣。

夜漸漸淡了。

天邊，露出一線魚肚白。那條暗金之河，緩緩收斂，北疆千里的蒼穹，重新變回尋常的、寂靜的青灰。

書生從塔樓上輕輕躍下，落在城頭。

他的臉色，比夜裏白了幾分。唇邊的血痕已經拭淨，只是那隻捧書的手，指節仍有些發涼，他悄悄收進袖裏，不讓人瞧見。

城下的潰兵與流民漸漸安靜下來。楚天闊強撐著起身，一面命人收斂傷者，一面抬頭望向城頭那片空蕩蕩的所在，那裏曾懸著一輪太陽。他喉頭滾動了一下，終究什麼也沒說。他心裏明白，從今夜起，鎮北城再不能只靠一個人的名字活著。

「夜公子！」霍嘯率先迎上來，這位渡劫巔峰的鎮北軍統領，單膝跪地，聲音哽咽，「鎮北城三百萬百姓，欠您一條命！」

「霍統領請起。」

「未將不敢！」

「請起。」書生輕輕扶住他的手臂，語氣溫和，「這不是在下一人的功勞。是諸位，守住了這座城。」

霍嘯怔怔地看著他。

「諸位若是退了，」書生說，「在下來了，也無城可救。」

霍嘯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

他抹了一把臉，起身回頭，沙啞著嗓子下令：「清點傷亡，收攏潰兵，城中水井一口不許荒廢，凡有餘糧者，先分與孩童與傷者。」十萬鎮北軍如夢初醒，一個接一個動了起來，刀槍歸鞘，血盆換水，有人去抬屍，有人去撲滅餘火。這座險些死去的城，在晨風裏，一寸一寸地，重新有了活人的氣息。

阿禾從老兵身後鑽出來，仰頭看著那個青衫的書生，怯生生地問：

「大哥哥，你是神仙嗎？」

書生低頭，看了看這個髒兮兮的孩子，蹲下身，眼睛與他平視。

「不是。」

「那你……是什麼？」

「在下，」書生想了想，從袖中摸出半塊乾餅，掰了一半遞給他，「是個，餓著肚子趕路的書生。」

阿禾愣愣地接過餅，咬了一口，眼淚忽然就掉了下來。

他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像是怕吃完了，這一切便會散去。三天沒吃東西的孩子，坐在鎮北城的城頭，一邊哭，一邊啃著一塊乾硬的餅。

書生輕輕摸了摸他的頭。孩子的髮絲又乾又硬，沾著煙灰，卻帶著活人的暖。

遠處，朝陽自東方升起，將整座城鍍上一層淡淡的金。

他仰頭望向那輪朝陽，輕輕閉了閉眼。方才那一劍，耗去的並不多，只是一種說不清的倦，從骨縫裏緩緩滲出來，像夜讀太久之後，眼底那一點澀。

他沒有說，也不打算說。

那一天，北疆的百姓第一次看見，原來夜晚過後，天還能亮得這樣溫柔。

第四章 邪王低語

天將亮未亮。

赤焰關外的雪原上，倒伏的邪煞仍在沉睡，暗金的餘光尚未散盡，貼著雪面緩緩流動，像一層薄薄的霜。倖存的赤血堡戰士三三兩兩地靠在斷牆之下，有人包紮，有人發怔，有人只是望著天，一動不動。風裏，那股腥甜的氣味淡了許多，卻仍纏在鼻端，揮之不去。

兀墨被封在了一座夜裏。

那不是牢，沒有鎖，沒有牆，甚至沒有邊界。只是一片小小的、方圓十丈的暗金色的夜，懸浮在赤焰關外的雪原之上，像一隻巨大的、半透明的繭。

繭中，黑袍佝僂的邪王盤膝而坐。

他的黑骨巨鐮橫在膝上，鐮刃上的怨魂已經安靜了，像睡著了一般。他身周的黑蝕在夜裏緩慢地褪去，如同冰雪遇暖，一絲一縷地化作暗金光點，飄散在夜色中。

他沒有死。

他只是被封住了。

雪面上，一圈細細的暗金紋路，以夜繭為心，一層一層向外漾開，所觸之處，枯草低伏，冰碴輕鳴，彷彿大地也在小心翼翼地呼吸。

「桀……」

他喉嚨裏滾出一聲低低的笑，很輕，很啞，像一塊鏽鐵在磨石上刮過。

「好手段。」

夜繭之外，青衫書生負手而立。

他的臉色仍有些蒼白，髮間的竹簪不知何時已歪到了一邊，卻絲毫不顯狼狽，反倒有種讀書人熬夜之後的疏懶。他左手捧書，右手空空，眼眸平靜地看著繭中那隻佝僂的老鬼。

「閣下，」他說，「有幾句話，想問。」

兀墨慢慢抬起頭。

那雙猩紅的眼睛，隔著半透明的夜，與書生對視。

「問。」

他沒有立刻追問蝕印之事，而是先在繭前站了片刻，像在等這片夜，把兀墨躁動的氣息撫平。邪王殘存的位格，如風中之燭，他若逼得太急，只會一問未竟，便先熄了。

「閣下為何而來？」

「為何？」兀墨嘶聲笑，「還能為何？吞你北疆，破你界壁，食你血肉，食你修士的本源——」

「不是這個。」

「嗯？」

「在下問的是，」書生平靜地道，「為何偏偏是北疆，偏偏是此時，偏偏有人替你們，在城裏種下蝕印？」

兀墨的笑，忽然停了。

「蝕印……」他喃喃，「你看出來了？」

「烈陽真君的氣息，」書生淡淡道，「不是被人嚇跑的。他是被什麼東西，從體內，一寸一寸蝕空了。」

沉默。

夜繭之中，只有黑蝕化作光點的細微聲響。

「你……」兀墨的猩紅眼珠轉了轉，聲音變得意味深長，「你以為……我們為何來此？」

書生微微挑眉：「不是為了北疆？」

「北疆？」兀墨低低笑出聲來，笑聲越來越大，最終化作一陣嘶啞而瘋狂的狂笑，「桀桀桀桀——北疆不過是門！是門啊！！」

「門？」

「小靈界……」兀墨的笑聲陡然壓低，像一條蛇嘶嘶吐信，「你知不知道，你頭上那片夜……是什麼？」

書生沒有答。

「你的『天』，」兀墨一字一頓，「為何偏偏是『夜』？」

書生的眉心，微微動了一下。

這個問題，他從未問過自己。

他的記憶，只有碎影：一盞燈，一片無邊的暗，一個沒有名字、沒有面目的輪廓，立在光與影的交界。那是誰，他想不起來，也從未去追問。

自他在墨夜秘境深處得到那卷殘書，自他第一次翻開書頁，看見暗金的夜光從字裏行間流淌而出，他就知道，這是屬於他的。可「為何是夜」，他從未深想過。

也許，是因為他生在墨夜。

也許，是因為他孤身一人，在黑暗裏讀了太多的書。

這兩個解釋，他自己信過許多年。可此刻被這老鬼一句話撥開，才發覺它們輕得像紙，一戳便透，底下是一片他從未踏足的空白。

「閣下想說什麼？」他問。

兀墨看著他，猩紅的眼珠裏，閃過一絲極其複雜的光。

那光裏有恐懼，有嘲弄，有仇恨，還有一種近乎……敬畏。

「邪主之影，」他輕聲說，「已經在看你了。」

「邪主？」

「它……」兀墨喉嚨滾動，彷彿在竭力壓抑著某種巨大的恐懼，「它要補它的缺。」

「缺？」

「夜神……」

兀墨忽然低低吐出了這兩個字。

書生的瞳孔，猛地一縮。

「你說什麼？」

「夜神……」兀墨喃喃，眼神渙散，似乎已陷入某種半癡狂的恍惚，「夜神的……餘燼……還沒有熄……」

「夜神是誰？」

「桀……桀桀……」

「閣下！」

「你不知道……」兀墨的聲音越來越輕，越來越詭異，像在對著另一個看不見的存在說話，「它說……你不知道……」

書生向前一步，掌心按在夜繭之上：「閣下，請回答我。夜神是誰？」

兀墨忽然抬起頭。

那雙猩紅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書生的眼睛。

「你不會知道的。」

他笑了。

那是一個極端扭曲的、卻帶著一絲詭異溫柔的笑。

「因為，你們兩個——」

他的黑袍，開始崩解。

「都是它要補的缺。」

夜繭中，兀墨的身軀，開始化作無數細碎的黑色的光點。

邪域之封的殘餘位格，在永夜的包容下，一寸一寸地瓦解。他的聲音越來越輕，笑意卻越來越盛，像是一個終於看見了某個遲到已久的答案的人。

「你們兩個……」

「哪兩個？」書生急聲問。

「一星……一夜……」

「閣下！」

「它在……等……」

最後一個字，消散在夜風裏。

黑袍墜地，化作一堆灰燼。

那柄黑骨巨鏢，也在同一刻，碎成了粉末，被夜風捲上高天，散入茫茫北疆。

夜繭靜靜地懸在原地，像一隻空了的蛹。

書生靜靜地立著，良久，才緩緩收回了手。

繭外的風忽然冷了。一片碎雪落在他肩頭，他沒有拂去，任它在青衫上慢慢化成一點濕痕。遠處赤焰關的城頭，有人在低聲唱一支北疆的老調，沙啞而不成腔，唱的是戍邊人的歸期。

他的指尖，微微有些發涼。

「一星……一夜……」他低聲重複。

這四個字，像是在哪裏聽過。

很遠，很遠。

遠到，彷彿是在夢裏。

他垂眸，看著自己掌心。暗金的餘光在指縫間一明一滅，安靜、溫順，卻又陌生得像別人的東西。他忽然覺得，自己握著這片夜已有許多年，卻從不曾真正問過它從何而來，又要往何處去。

他又想起烈陽真君離去時那一抹近乎崩潰的神色。那不是怯懦的人才有的神色，而是被什麼東西從內裏蛀空之後，連自己也認不出自己的惶惑。

「蝕印，北疆之門，夜神，一星一夜。」他在心裏，一件一件，把這些零碎的字句排開，「這幾樣東西，彼此之間，必有一條線。」

只是那條線，眼下還藏在暗處。他不急。越是看不清的事，越要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夜公子？」

一個粗啞的嗓音，自身後響起。

熊天霸拎著斧頭，大步走來，臉上的血污尚未擦淨，卻難掩一臉的笑意。

「老子剛才聽那老鬼笑得跟貓頭鷹似的，嚇了一跳。他說啥了？」

書生回過頭，臉上已恢復了溫和的神色，彷彿方才那一場問答，只是雪夜裏的一陣風。

「沒什麼。」他搖頭，「只是一些，瘋話。」

「瘋話？」

「是。」

熊天霸卻不疑有他，只當是那老鬼臨死前的胡言亂語。書生望著他粗豪的側臉，忽然覺得，這般不去深究的坦蕩，有時竟比滿腹的疑慮，更讓人安心。

「那就別理他！」熊天霸一揮手，「邪域的雜碎，嘴裏有幾句真話？」

書生笑了笑，沒有接話。

熊天霸卻忽然收了笑，撓了撓頭，有些不好意思：「夜公子，老子有件事，想問。」

「熊兄請講。」

「那個……」熊天霸搔了半天，終於憋出一句，「你，要是缺人手，北疆有的是好漢，老子赤血堡的兒郎，都願意跟你。」

書生愣住了。

他走過許多地方，見過許多人，拱手相謝的有之，結盟相邀的亦有之，卻少有人這般直白，直白得像一碗不加掩飾的烈酒。

「熊兄……」

「別推辭！」熊天霸瞪眼，「老子說的是真心話！北疆這些年，被那姓烈的老東西坑慘了，老子早受夠了！你這人，」他頓了頓，咧嘴，「對老子的胃口。」

書生看著他，眼中浮起一絲暖意。

「熊兄的好意，在下心領。」他說，「只是，北疆之事，終究還是北疆自己的事。」

「可是——」

「若有難處，」書生微微一笑，「在下會來找熊兄喝酒。」

「這可是你說的！」

「在下說的。」

熊天霸哈哈大笑，一把摟住他的肩：「走！回堡！老子帶你吃肉！」

遠處的雪坡上，冷月華靜靜立著，並未上前。

她看著那兩個並肩的背影，一個魁梧如鐵塔，一個清瘦似修竹，竟意外地相稱。她又看了看那座空了的夜繭，眉心微蹙。方才兀墨的話，她隔得遠，只聽見零星幾個字，卻已足夠讓她心頭發沉。

「夜神……」她低聲重複了一遍，沒有答案，轉身往玄冰嶺走去。身後，顧青正帶著師弟們收斂同門的遺體，一具一具，用白布裹好，動作輕得像怕驚醒了誰。

「熊兄，」書生被他勒得咳了兩聲，「在下……」

「叫什麼熊兄！叫老熊！」

「……老熊。」

「哈哈哈哈哈！」

赤血堡的殘兵遠遠望見自家堡主勾著一個書生走來，先是一愣，繼而爆出一陣震天的歡呼。有人把頭盔拋向空中，有人扛著斷了的戰旗跑上前來，傷得最重的那個，躺在擔架上，也硬撐著舉起了手。

書生被圍在人群中央，有些無措，卻到底沒有躲開。他看著這些滿身血污、笑得毫無顧忌的漢子，眼底的倦意，不知不覺淡去了幾分。

兩人並肩走遠。

熊天霸一路說個不停，說赤血堡的燒刀子，說北疆的雪鯉，說他兒子熊小七如何三歲便會掄斧。書生只是聽，偶爾應一聲，步子不知不覺放慢了，與那魁梧的身影一同，踏碎了滿地薄霜。他想，這大約是他出界之後，最像「人間」的一刻。

背後，那座空了的夜繭，在晨光中緩緩消散。

雪原之上，只剩一堆灰燼，被風吹得越來越薄。

其中，有一枚極細極細的黑色碎片，沒有隨風而去。

它靜靜躺在雪地裏，像一顆遺落的眼睛。

四周的雪沒有融，也沒有染黑，彷彿連雪也不願靠近它。一隻早起的雪雀落在不遠處的枯枝上，歪頭看了它一眼，驚叫一聲，倉皇飛走。

碎片中，隱隱有一道扭曲的、暗紅的紋路，一閃，又一閃。

像是，某個遙遠的存在，通過這一枚碎片，輕輕地、輕輕地，看了這片北疆一眼。

然後，它悄然碎裂。

化作塵埃。

雪原重歸寂靜。倒伏的邪煞仍在沉睡，不久之後，便會被北疆的戰士們一具一具地收殮、焚化。這是這片土地對死者最後的禮數，不問敵友，只求不再有怨。

風過，無痕。

只有東方天際，那一線魚肚白，不緊不慢地，漫了上來。

第五章 殘城遺民

天亮之後，鎮北城才有了活人的聲音。

晨光灰白，照在被血浸透的街石上，泛出一層暗啞的紅。先是哭，然後是喊，然後是無數雙腳踩過碎瓦與血泥的雜響。倖存的百姓從地窖裏、牆縫中、屍堆旁爬出來，抱著失散的親人，尋找斷了的肢體，一聲連一聲地叫著名字。

街角有一隻癩腿的老狗，趴在半塌的灶台邊舔舐前爪，看見人來，只抬了抬眼，又懶懶地垂下。阿禾蹲在城牆根下，手裏還攥著那半塊餅。

餅已經被他啃得只剩一指寬，邊緣被攥得發軟，他捨不得吃完，用衣角包好，塞進懷裏。他不知道爹娘的屍首在哪裏，也不知道自己今後該去哪裏，只是呆呆地望著遠處玄冰嶺的方向，那裏有一縷淡淡的炊煙。

「小子。」

聲音粗啞，卻放得很輕。

一隻粗糙的手，拍了拍他的肩。

阿禾回頭，看見一個滿臉煤灰、眼窩深陷的老鐵匠，鬍子上都是火星燒出的焦痕，身後揹著一隻裹了三層布的鐵砧。

「石伯？」阿禾認出來，那是落霜鎮的鄰居，「你也逃出來了？」

「老子的鋪子沒了，」石伯啐了一口，聲音沙啞，「但這鐵砧，老子扛出來了。」

「石伯……我爹娘……」

老鐵匠的臉抽了一下，把那顆髒兮兮的腦袋按進自己懷裏，粗聲粗氣：「哭吧，小子。哭完了，咱爺倆還得活。」

阿禾終於哭出了聲。

他哭得很用力，像要把這兩日積在胸口的東西，一口氣全倒出來。石伯不再說話，只用那隻佈滿老繭的大手，一下一下，笨拙地拍著他的背。四周的人來來往往，沒有誰停下腳步，也沒有誰覺得這哭聲突兀，這一日的鎮北城，到處都是這樣的哭聲。

哭完了，阿禾抹了把臉，把懷裏那塊餅又摸了摸，確認它還在。

「石伯，」他悶聲說，「那個大哥哥，還會再來嗎？」

石伯望著塔樓的方向，沒有回答。

城頭，議事廳。

鎮北王陸驚鴻坐在上首。

他不過五十出頭，鬢邊已見霜白，身披一襲素色王袍，臉上的疲憊像是三天三夜沒合過眼。他身後站著世子陸懷瑾，一個十來歲的少年，眼睛紅紅的，卻挺直著脊背，努力不讓自己露出怯。

議事廳原是都護府的偏殿，樑柱上還留著烈陽真君舊日題的一幅字：「日照北疆，萬載不夷」。字跡赤金，蒼勁依舊，如今看來，卻只剩一種說不出的諷意。無人抬頭看它。

下首兩列，坐著鎮北軍統領霍嘯、副都護楚天闊、長史方既白，還有幾位北疆各宗的代表：斷雲宗宗主雲崢，回雪門門主白若雪，洗劍池池主韓千里，蒼狼寨寨主狼嘯。

人人帶傷，人人沉默。連最直率的蒼狼寨主，也只是低頭摩挲著刀柄，一言不發。

廳外的風從破窗灌進來，吹得案上的燭火忽明忽暗。有人的繃帶還在滲血，有人的甲冑上，尚凝著昨夜的黑漬。誰也沒有去擦。

「諸位。」陸驚鴻終於開口，聲音沙啞，「烈陽真君，離城了。」

沒有人接話。

「陽神大陣，毀了。」

依然沒有人接話。

「鎮北城三百萬百姓，」他閉了閉眼，「今日起，無人守護。」

議事廳裏，靜得連呼吸聲都能聽見。

楚天闊猛地站起，一拳砸在案上：「真君為何要跑？！」

「楚將軍。」方既白淡淡道，「真君之事，眼下不是追究的時候。」

「他是守護神！北疆的守護神！他——」

「他是被蝕印所控。」

一個溫潤的聲音，自門口響起。

眾人齊齊回頭。

青衫書生立在廳門口，髮間的竹簪已重新束正，衣襟乾淨，只是臉色仍帶幾分倦意。他身旁，跟著那個渾身浴血、卻笑得合不攏嘴的熊天霸，以及一身冷霜、安靜無言的冷月華。

「夜公子。」陸驚鴻起身，竟朝他深深一揖，「鎮北城上下，欠您一命。」

「王爺不必多禮。」

陸驚鴻直起身，目光落在書生蒼白的面容上，忽然想起三日前，這個人還是一個無名無姓的過客。可如今整座議事廳，竟都不自覺地，望向他所站的方向。

「您說，烈陽真君是被蝕印所控？」

「是。」書生走到廳中，目光掃過眾人，「在下昨夜察看過他留下的氣息。他的陽神本源裏，有一道極細的黑線，與邪域的黑蝕同源，但被深深埋在陽神之下，應是三年前種下的。」

方既白眉心一跳：「三年前？」

「是。」

「那為何這些年，真君從未——」

「因為，」書生輕聲，「蝕印要等『門』開，才會發作。」

「門？」

「兀墨說，北疆是門。」

廳中一片寂然。

窗外，有幾隻烏鴉落在斷了的旗杆上，啞啞地叫了兩聲，又飛走了。

「在下尚未明白此言何意，」書生道，「但可以確定的是，有人，不止在烈陽真君身上，種下了蝕印。」

楚天闊臉色一變：「您是說——還有別人？」

「很可能。」

「這……」

廳裏所有人，不約而同地看向身邊的同僚，目光中多了一絲難以言喻的猜疑。

「諸位。」書生微微一笑，「此事不必急。在下只是提醒，近日之內，各宗各派，請多留意身邊人有無異狀。」

陸驚鴻沉默片刻，點頭：「多謝夜公子。」

冷月華始終沒有開口。她的目光，落在廳角沈寒煙空著的位置上，停了一瞬，又不動聲色地移開。那一瞬極短，除她自己，無人察覺。

議到日中，窗外的日頭白得發冷，終於議到了最難的事。

「城裏，」方既白翻著賬冊，眉頭擰成了結，「現有存糧，只夠三百萬人撐十天。城外落霜、斷崖、青石三鎮，已被屠盡，倖存者湧入城中，足有四十萬。入冬在即，北疆的雪，最多二十日就要封山。」

「二十日。」霍嘯咬牙，「二十日，朝廷的賑糧，絕不可能到。」

「琉璃神朝呢？」

「神都那邊，」楚天闊冷笑，「回的是八個字：『邊域自理，不必奏報』。」

廳中一片死寂。

陸驚鴻的拳頭，慢慢握緊了。

「北疆，」他一字一頓，「竟被棄至此。」

這時，書生忽然開口：

「王爺，在下有一個提議。」

「夜公子請講。」

「北疆倖存的老弱婦孺，」書生道，「可暫入小靈界避寒。」

廳中一怔。

「小靈界？」方既白愕然，「可是……界律有云，邊域與靈界之間的『北冥靈門』，由界門監管，非經審批，不得擅開——」

「方長史。」

「在。」

「北疆的雪，」書生看著他，「等得了界門的審批嗎？」

方既白噎住了。

「界律是死的，」書生輕聲道，「人是活的。」

陸驚鴻深吸一口氣：「夜公子，您可想過，一旦此事被界門知曉……」

「在下想過。」

「那……」

「界門要罰，」書生微微一笑，「便罰在下一人。」

廳裏，所有人都怔怔地看著他。

這個看上去弱不禁風、連臉色都不太好的書生，說這句話時，語氣平淡得像是在說「今日天氣不錯」。

熊天霸第一個站起來，一拍大腿：「好！老子赤血堡的老弱，第一批進！」

「寒霜劍宗也出人。」冷月華淡淡道。

「回雪門願為先導。」白若雪起身。

「斷雲宗……只剩老夫一人了。」雲崢苦笑，「但，也出得了力。」

「蒼狼寨，」狼嘯悶聲道，「帶得動一千口。」

一個接一個，北疆的大小宗門，起身，抱拳。盔甲碰撞的輕響連成一片，在這間滿是血腥味的廳堂裏，竟比任何號角都更令人心安。

陸驚鴻看著這一切，眼眶忽然發熱。

「好。」他喉頭滾動，聲音哽咽，「北疆，不可敗。」

世子陸懷瑾站在父親身後，一直攥著衣角，此刻忽然上前一步，聲音發顫，卻一字一字吐得清楚：「父王，孩兒願隨第一批去護送百姓。」

陸驚鴻回頭看他，良久，抬手按在他肩上，重重按了一下，什麼也沒說。

那一按裏，有擔憂，有驕傲，還有一個父親在這般年月裏，不敢明說的託付。

當夜。

夜風寒冽，卷著遠處焚化屍身的青煙。

書生立在鎮北城最高的塔樓上，俯瞰著這座滿目瘡痍的城。

城中燈火零落，有幾處炊煙，細細地升起，又被北風扯斷。更遠處，難民的營帳連成一片，像雪地裏長出的斑駁的苔。他看了許久，才從袖中取出一枚漆黑的令牌。

令牌不過巴掌大，通體烏黑，正面刻著一枚暗金色的新月紋，背面兩個古篆：

「墨夜」。

他將靈力注入令牌。

令牌微微一顫，發出一聲極輕、極低的嗡鳴，一道暗金色的光芒，筆直地衝上天穹，在高空炸開，化作一輪小小的、轉瞬即逝的新月。

那是虛夜宮宮主令。

「宮主令，」塔下，阿禾仰著頭，小聲問石伯，「是什麼？」

石伯抬頭看了看天，渾濁的眼裏映著那一點未散的暗金，吸了吸鼻子，聲音裏帶了一絲希冀：

「是……有人要來了。」

阿禾抱緊了懷裏的餅，沒有再問。

他只覺得，那輪新月消失的地方，夜色比別處更亮了一些，像有人在遙遠的黑暗盡頭，輕輕點起了一盞燈，為這座殘破的城，也為這些無處可去的人。

城南的難民營裏，有人發現了這道光，一個推一個，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抬起頭來。疲憊的、麻木的臉上，頭一回，浮起了一點說不清的亮。

與此同時，北冥靈門。

極北冰原深處，風雪不歇，一座古老的黑色石門，靜靜矗立在千年不化的堅冰之中。門高百丈，兩側刻著無數古老的紋路，門中是一片流動的暗金色的光幕，似水似霧。

門前，一隊黑甲衛士，肅然而立。

為首的將領望見天空中那輪轉瞬即逝的新月，猛然抬頭。

他不過三十餘歲的模樣，沉默寡言，眉目沉穩，一身黑甲肩頭刻著暗金色的新月。

玄墨衛戍門營統領，嶽沉。

「宮主令。」他低聲道。

身後，一名年輕的衛士驚喜：「統領！宮主要我們開門了？」

「開。」

「是！」

門內的風，帶著一股極淡的墨香，與冰原的寒氣撞在一處。年輕的衛士下意識縮了縮脖子，又悄悄挺直了脊背。

嶽沉掌心按在門上，千年不化的堅冰在他手下發出細碎的低鳴。暗金光幕泛起漣漪，緩緩向兩側分開，露出門後那片永夜的世界。

黑夜之中，三千黑甲玄墨衛，正整齊列陣，無聲無息。

為首的是一名黑衣女子，眉眼冷淡，腰懸細刀，肩頭伏著一條極小的黑蛟虛影，鱗甲分明，雙目幽幽，與她一般安靜，一般警醒。

她在這裏候了多久，嶽沉不曾問過。他只知道，自從宮主出關的那一夜起，她便沒有離開過靈門半步。

她的目光越過嶽沉，越過冰原，望向遠方的北疆，嘴唇輕輕動了動：

「宮主。」

黑蛟虛影低低嘶了一聲，像在回應什麼。

「我們來了。」

第六章 玄墨先至

北冥靈門，開了。

千年不化的堅冰在玄墨衛的步伐下發出細碎的碎裂聲，冰面下深藏的寒氣被震得騰起，化作一縷縷白霧，纏在黑甲之間，久久不散。三千黑甲，肩披新月，沉默地踏過冰原，隊列森嚴，如一條緩緩流動的黑河。他們腳下沒有喧嘩，兵甲相擊之聲卻整齊劃一，彷彿一整座山在行走，沉默而不可阻擋。

為首的是兩個人，一左一右，並轡而行，彼此從不看對方，步子卻從無一絲錯亂。

左邊的女子，一身黑衣，眉眼清冷，腰間懸著一柄細長的黑刃，肩上伏著一條小小的黑蛟虛影。她走得不快，一路目不斜視，卻每一步都踏得極穩，像一把緩緩出鞘的刀。

右邊的漢子，身高八尺，肩寬如門，赤著半邊臂膀，右臂上流轉著暗金的紋路，如沉睡的河。他一路沉默，只在經過冰原上的屍堆時，目光才微微動了動。

那些屍堆，有邪煞的，也有北疆戰士的。他停下腳步，彎身，將一具少年屍身臂上的斷弦弓輕輕放回他胸前，才起身繼續走。他不言語，也不解釋，彷彿這只是一件該做的小事。

墨姬，虛夜宮影夜殿殿主。方才靈門前，與嶽沉對望的黑衣女子，便是她；肩上那條黑蛟虛影，隨她多年，通人性，識殺機。

厲飛揚，玄墨殿大統領。

「宮主在哪？」墨姬問。

嶽沉指向北疆南面：「鎮北城。」

「他受傷了？」

「臉色不太好。」

「嗯。」

墨姬沒有再問，腳下一緊，黑衣掠出數丈，厲飛揚在她身後一字一頓：

「慢，些。」

「你可以不跟。」

「不行。」

「那就快些。」

厲飛揚閉了嘴，大步跟上，靴底踏碎冰殼，每一步都留下一個深深的印子。

身後，三千玄墨衛，同時提速，黑甲碰撞，聲如悶雷。

鎮北城南門。

黎明前最暗的時分，三千黑甲玄墨衛列陣於城外，無聲無息，彷彿從夜裏長出來的一片影子。

晨霜覆在黑甲之上，結了一層薄薄的白，卻沒有一人去拂。

百姓們被這肅殺的陣勢，連同那一片沉甸甸的靜默，嚇得縮在城裏，連呼吸都放輕了，只敢從門縫間偷偷張望。

「是……是邪域的人嗎？」

「不是，肩上有新月。」

「是……夜公子的人？」

「噓！」

城門緩緩打開，一道青衫身影，站在門內。

城門的鐵環上結著冰，開門時嘎吱作響，像一聲久蛰的歎息。他背著手，微微仰頭，看著天邊那一線將明未明的光，臉色比昨日更蒼白了一些，唇色淡得近乎透明。

墨姬在三丈外停步。

「宮主。」

她單膝跪地，黑衣鋪開，身後三千玄墨衛同時單膝下跪，甲葉相擊，聲震四野：

「參見宮主！」

吼聲撞在城牆上，又滾回雪原，驚得城頭積雪簌簌墜落。百姓們在門縫後屏住了呼吸，有人忍不住悄悄探出半張臉，看見的，卻是三千鐵甲，向一個青衫書生，齊整整地低下了頭。

「起來。」書生柔聲道，「冰天雪地的，跪什麼。」

「宮主令出，屬下等來遲。」

她身後的玄墨衛，沒有一人抬頭，三千人的呼吸，竟整齊得如同一人。

墨姬低著頭，聲音依舊平穩，只有垂在身側的手指，不易察覺地收緊了。她在靈門前守了兩夜，不曾合眼，這句「來遲」，說的是令，也是她自己。

「不遲。」書生含笑，「剛好。」

墨姬抬頭。

那雙素日淡漠如冰的眼睛，在看清書生臉色的一瞬，驟然一緊。

「宮主，您的臉——」

「無妨。」

「您前夜是不是——」

「無妨。」書生又說了一遍，語氣依舊溫和，卻讓人無法追問，「墨姬，屬飛揚，有事交代你們。」

兩人同時垂首：「請宮主吩咐。」

議事廳的偏室裏，只剩下三個人。

書生坐在窗邊的軟榻上，一手捧書，一手端著玄章寫給他的《養傷十二戒》，一臉無奈。

「第十一條，」墨姬面無表情，念著那份戒條，「傷者不可勞神，不可熬夜，不可獨自赴險——」

「墨姬。」

「宮主有何吩咐。」

「在下沒有獨自赴險。」

「宮主前夜獨自出關，獨自跨界，獨自殺入三萬邪煞——」

「沒有殺。」

「……獨自『覆』入三萬邪煞。」

「那也不能算赴險。」

「宮主，」墨姬把戒條往桌上一拍，一字一頓，「玄章先生說，您下次若再獨自行動，他就把宮規第七十二條，改成『宮主不得出宮』。」

書生沉默片刻，歎了口氣：「他這是在威脅在下。」

「是。」

「這位先生，什麼時候學會威脅了。」

「跟您學的。」

「.....」

厲飛揚站在窗邊，一動不動，彷彿一尊鐵塔。可他的嘴角，卻在無人看見的角度，微微抽了一下。

偏室的窗紙被風吹得簌簌作響。屋角的炭盆燒得不旺，墨姬看了一眼，無聲地添了兩塊炭，又把窗縫掩緊。她做這些時眉眼依舊清冷，彷彿只是順手。

「北疆的情況，在下已大致看過。」書生放下書卷，神色漸漸端正，「三件事。」

墨姬和厲飛揚同時肅立。

「第一，北疆四十萬難民，需入小靈界避寒。玄墨衛暫駐鎮北城，分批護送，由北冥靈門入。」

「是。」

「第二，此行有人暗中種下蝕印，須嚴查。墨姬，影夜殿情報網，須動起來。」

「是。」

「第三，」書生頓了頓，「北冥靈門，須守穩。若是有任何異動，立即傳訊。」

「是。」

書生停了停，目光落在窗外。

窗外，遠處的雪原上，一隊隊百姓正排著隊，在玄墨衛的引領下，緩緩走向北冥靈門的方向。老人被攙著，孩子被背著，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疲憊與茫然，也帶著一絲劫後餘生的希望。

他看著那一幕，輕聲說：

「這一路，要走很久。」

墨姬順著他的目光望去，看見那條蜿蜒的人龍。她忽然想起，這位宮主初建虛夜宮時，宮裏也不過寥寥數人，都是無處可去的。那時他也是這樣看著門外，說：「來的，都是客。」

她把這句話，收在心底，沒有說出口。

話音剛落，他的眉心，忽然輕輕一蹙。

那一蹙，極輕，極淡，像是被什麼看不見的細針紮了一下。

墨姬立刻察覺：「宮主？」

「無事。」

「您的臉色——」

「只是，」書生低聲，語氣平靜得近乎隨意，「有些細微的磨損。」

「磨損？」

「位格。」

墨姬和厲飛揚同時色變。

「位格，」書生解釋，「以小靈界為根。離界時間越長，磨損越多。」

「多久了？」

「一日有餘。」

「一日便——」

「很輕，」書生搖頭，「不到一絲。」

墨姬盯著他，半晌，一字一頓：「宮主，您明明答應過我們，出界不得超過一個時辰。」

「情勢所迫。」

「您前夜在北疆停了整整一夜。」

「是。」

「又一整日。」

「是。」

「宮主，」墨姬閉了閉眼，「您知不知道，我們有多擔心——」

「墨姬。」

「……屬下失態。」

書生看著她，聲音放得很輕：

「是在下的不是。」

墨姬抬眼。

書生微微一笑，眼底卻是真切的歉意：「下次，會注意。」

「宮主每次都這麼說。」

「這一次，」書生想了想，「認真一點。」

墨姬沒有再說話。

偏室裏靜了片刻，只聽見炭火輕輕爆了一下。

厲飛揚終於開口，一字一頓：「我，守著。」

墨姬瞥了他一眼。這個悶葫蘆平日一天說不上十個字，此刻這三個字，卻重得像他腰間那柄不離身的重刀。她終究沒有再爭，只低低道：「若有半分差池，我拿你是問。」

「好。」

「界鎖呢？」書生轉頭。

「嶽沉守著。」

「很好。」書生點頭，「墨姬，你回去一趟，替我守著界鎖。位格磨損雖輕，但界鎖與在下相連，不可離人。」

「宮主不回？」

「北疆未穩，」書生道，「在下再留數日。這數日裏，四十萬人要過門，要安頓，要尋親，要把一口氣緩過來。這口氣若斷了，再好的陣法，也不過是空殼。」

墨姬臉色一沉：「宮主——」

「數日而已。」

「磨損會累積。」

「在下知道。」

「那您為何——」

「因為，」書生看著窗外，語氣很輕，「這裏有人，在等一個說法。」

墨姬一怔。

窗外，鎮北城的城頭，一個孩子正抱著半塊乾餅，坐在城垛邊，遠遠望著北冥靈門的方向。

夜幕降臨時，墨姬還是回了北冥靈門。

臨行前，她站在城門下，回頭看了一眼那座塔樓。塔樓上的人影很淡，淡得像一筆未乾的墨，風一吹便要暈開。她握緊腰間黑刀，什麼也沒說，轉身踏入夜色。肩上的黑蛟虛影，一路回頭，直到再也望不見。

靈門前的夜，比北疆更靜。她立在界鎖旁，指尖輕輕按上那道與宮主相連的符紋，感到它極輕地、極穩地跳了一下，像一顆遠方的心。這才緩緩吐出一口氣。

城中，玄墨衛已接手了四門的防務。黑甲兵士分作數隊，一隊護送難民，一隊修補城牆，一隊在街巷間分發熱粥。起初百姓還怯怯的，不敢近前，直到一個黑甲少年蹲下身，把一碗粥遞給哭鬧的孩子，笨拙地做了個鬼臉，周圍才有了零星的笑聲。

厲飛揚留在鎮北城，守在書生身側，像一座沉默的山。他每天只說三句話：「是。」「好。」「慢些。」

這幾日裏，書生白日在城中巡走，看難民登記，看傷者換藥，看孩子們排隊領粥。他很少說話，多半只是看，偶爾俯身替人扶起一隻傾倒的碗。夜裏，他便坐在偏室窗下翻書，一頁一頁，燈火映在他眉間，倦意淡淡的。

第三日清晨，書生在城頭看日出，厲飛揚在他身後半步，忽然開口：

「宮主。」

「嗯？」

「今日，」厲飛揚一字一頓，「你，還沒吃。」

書生愣了愣，回頭，看著這位沉默寡言的壯漢，看了很久，終於笑出聲來。

「你呀。」

「是。」

「與玄章先生，越來越像了。」

厲飛揚不語，只是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遞了過去。

油紙包打開，裏面是兩塊熱騰騰的肉餅，還帶著他的體溫。

「趁熱。」

書生接過，咬了一口，鹹香滿口，熱氣在晨風裏騰起一縷白煙，模糊了他略顯蒼白的眉眼。

「……好吃。」

「嗯。」

厲飛揚轉過頭，繼續望著遠處，彷彿剛才什麼也沒發生。他其實比誰都清楚，宮主每回說「無妨」，便是有妨；每回說「無事」，便是有事。他不曾勸，也不擅勸，只能把熱餅揣在懷裏，一路捂著，捂到宮主願意張口為止。

晨光從東方升起，照在這個背影魁梧的漢子肩上，也照在那個咬著肉餅、眉眼彎彎的書生身上。

北疆的風，吹過他們之間，帶著一點久違的暖。

城下，遠遠有孩童的笑聲傳來，是哪家的孩子在玄墨衛的黑甲之間追逐，驚起一群覓食的麻雀。積雪的屋簷滴下第一滴水，落在石階上，清脆如一聲更漏。

書生側耳聽了片刻，輕輕道：「春天，大約還遠。」

「是。」

「可總會來的。」

「是。」厲飛揚頓了頓，又補了一句，「慢些，就到。」

第七章 九域震動

那一夜，小靈界的天，裂開了一道縫。

不是真的裂。

是天幕之上，那重世人仰望了五百年的星穹，在子夜時分，忽然被什麼更深、更沉、更古老的東西，從背後輕輕托了起來。

星河之後，有一條暗金色的河。

九域之人，無論凡人修士，凡是抬頭的，都看見了。

那河無聲，卻彷彿有重量；那光不耀，卻讓千萬人不約而同地靜了下來。連最喧鬧的集市，也在這一刻息了人聲。

靈樞天淵。

夜色在這裏格外沉靜，靈氣如潮汐，一漲一落，帶著極細的聲響，像大地在深處呼吸。

小靈界的天地之臍，靈氣濃郁如淵。中心處，一座古老的靈樞古殿，終年被霧氣籠罩，連最近的修士也不敢靠近百丈之內。

殿中最深處，有一方水晶般的長榻。

榻上，躺著一位女子。

她約莫三十許歲，眉眼溫柔，膚色如玉，長髮鋪滿了半張榻，髮梢已有幾縷灰白。她已沉眠了不知多少年，連呼吸都輕得幾乎無聲，唯有胸口微微起伏，證明她尚在人間。

太虛靈尊，白瀾。

小靈界唯一的靈神。

此刻，她的睫毛，輕輕顫了一下。

殿頂的靈氣雲霧，忽然無風自旋，緩緩讓出一線天光，一縷暗金的夜色，如絲如縷，垂落在長榻之前，繞著她的指尖，輕輕轉了一圈。

殿外，守殿的九靈衛同時抬頭，面色劇變：「殿主——？」

沒有人敢進去。九靈衛按劍而立，連衣角也不敢動一下，唯恐驚擾了殿中那一點微弱的氣息。

殿內，那雙閉了不知多少年的眼睛，緩緩睜開了一線。

眸色清澈，如深潭映月。

她望著殿頂，望著那一方被靈氣雲霧遮蔽的天，輕輕吐出一口氣，聲音輕得像一片雪花落在水面：

「終於……」

她停了停，似乎在傾聽著什麼，指尖輕輕蜷了蜷，像在觸碰一縷極遠極遠的故人氣息，又似乎在回憶著什麼，唇角浮起一個很淡很淡的笑。

「孩子，你終於，肯出來了。」

那聲音裏，有欣慰，有一點藏了很久的心疼，也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牽掛。

話音落下，那雙眼睛，又緩緩闔上。

殿中，靈氣如潮，轉瞬即逝。那縷暗金的夜色，在她闔眼之後，也如倦鳥歸巢，悄然散入雲霧深處，不留痕跡。

首座青梧匆匆趕來時，只看見九靈衛們面面相覷，人人臉色蒼白，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怎麼了？」

「殿、殿主……」年輕的秦鶴語無倫次，「剛才……睜眼了……」

青梧身形一晃，一把扶住殿柱，向來溫厚的老者眼中，竟閃著淚光。

「睜眼了。」他喃喃，「殿主，睜眼了。」

無涯劍海。

東域的劍氣如海，千峰環聳，無數劍修在此磨劍。海中央，有一座孤峰，峰頂上，立著一個白衣男子。

他約莫三十許歲，黑髮如瀑，眉眼冷如寒劍，一柄長劍橫在膝上，雙目緊閉。

殷無涯。

九域之中，敢直呼他名字的人不多；他自己也從不在意旁人如何稱呼，只在意手中的劍，是否又快了一分。

虛神中期，劍之虛神，無涯劍閣閣主。

他已在這座峰頂坐了三年，不言不語，只等劍中一絲突破的契機。

此刻，他霍然睜眼。

「什麼東西？」

他抬頭，望著天幕。

那裏，原本只有一重星穹——五百年前蒼瀾所封的，那是他唯一的對手。可今夜，星穹之後，多了一條暗金色的河，緩緩流動，無聲，無息，卻帶著一種他從未感受過的、近乎「包容」一切的重量，如大地承接落雪，不拒，不迎，只是靜靜收下。

殷無涯握劍的手，慢慢收緊。劍鞘上的霜花，一枚一枚，無聲地碎了。

「是誰？」

他站了起來。

劍氣自他周身冲天而起，千峰齊鳴，海面翻起萬丈巨浪。

「第二重天。」他一字一頓。

星穹之後，竟另有一重天。九域數百年來，無人想過，更無人敢想。這一念自心底升起，他握劍的指節，竟微微泛了白，不是怯，是一種久違的、幾乎要燃盡血脈的興奮。

他的目光，穿過重重雲霧，投向北方。

「棺魂舜。」

這個名字，從他唇邊滑出的剎那，連海風也像是頓了一頓，他自己都愣住了。

為什麼，會是這個名字？

他並不確定，只是心底有一種近乎直覺的篤定：這世上，能以這般溫柔的姿態壓過星穹的，只有那個總是捧著書、笑得沒什麼脾氣的人。可偏偏，正是這樣的人，最讓他看不透。

那個書生，他與之同席九域盟會數百年，從未正眼看過；唯一記得清楚的，是七百餘年前的少年榜。那時他們都還不過百餘歲，他一劍劈開了兩人的星暗之網，奪了榜首，而那兩個傢伙，一個渾身是血地仰躺在廢墟裏，另一個氣得七竅生煙。

那書生當時，朝他笑了一下。

不是嘲笑，也不是挑釁。

是一種近乎溫柔的笑意。

像是在說：你很強，但我不怕你。

殷無涯沉默良久，慢慢收劍入鞘。

「原來如此。」

他低聲說，唇角極淡極淡地，彎了一下。

「藏得這麼深。」

他在峰頂又立了許久。海面的巨浪漸漸平息，千峰劍鳴也一聲聲低下去，唯有他心中那一點久違的戰意，如暗火初燃，悄悄亮了起來。

「蒼瀾的星，加上你的夜，」他望著北方，低聲道，「這一代，倒是有趣了。」

萬象城。

南域的商貿中樞，夜裏燈火不熄。城最高的一座樓閣上，一個圓臉微胖、笑容可掬的老者，正撥著算盤。

錢通天。

萬象商盟盟主，渡劫巔峰。

他撥了三下，頓住，抬頭望天，拈鬚沉思。

「盟主？」身旁的少女，是他的女兒錢滿袖，手托一碟蜜餞，「您看什麼呢？」

「滿袖。」

「嗯？」

「你說，」錢通天眯著眼，指尖在算盤珠上輕輕敲了敲，「這天上多出來的一重，值多少錢？」

「……爹，這是天，不是貨。」

「天，也是貨。」錢通天慢悠悠道，「只是這一份貨，貴得有些嚇人。」

他放下算盤，歎了口氣：

「去，把所有跟界門有往來的賬冊，全部封存。莫要聲張，莫要慌亂，只做生意人該做的事——穩住。」

錢滿袖一怔：「爹？」

「這一重天，」錢通天望著夜空，眼底閃過一絲精明的光，「一出，整個小靈界的局勢，就變了。」

「那我們——」

「當然是，」老者笑瞇瞇地，「兩頭押注。」

錢滿袖偏頭想了想，把蜜餞推到父親手邊：「爹，您這是……既怕又愛？」

「怕，是怕。」錢通天拈起一枚蜜餞，眯眼一笑，「愛，也是愛。能讓我又怕又愛的東西，向來最值錢。」

寒淵書院。

深夜的書院，最是安靜。藏書樓外，一位鬚眉皆白的老儒，捧著一壺茶，坐在石階上，仰頭看天。

顧明遠。

渡劫後期，老儒，寒淵書院院長。

他看了很久。

看到茶涼了，才輕輕放下茶盞，拍著大腿，哈哈大笑起來。

「好！好！好！」

身後，白石先生從樓裏探出頭：「院長，您這是怎麼了？」

「老夫，」顧明遠笑得眼淚都出來了，「老夫活了三千年，總算看見了這一天！」

「哪一天？」

「那個窮書生，」老儒擦著眼淚，笑得鬍子直抖，「終於，把他那盞燈，點亮了！」

白石先生一頭霧水。

顧明遠卻已經站起身，負手望天，目光悠遠，像是在看一個很久很久以前的、尚未說出口的故事。

顧明遠笑著笑著，忽然收了聲，眼中掠過一絲極淡的擔憂。天生異象，從來是福禍相依，那條河越是溫柔，他越是明白，它背後要扛下的，絕不會輕。

「少年榜上，那小子曾說，要換一口新鍋。」他喃喃，「如今，看來，他是想把整個天，都換了。」

寒淵書院的藏書樓裏，也有學子被驚動，披衣奔出，擠在迴廊上仰望。有人低聲背起《星象志》，背到一半卻記不起下一句，只剩一雙眼睛，直直望著天。

白石先生輕咳一聲：「都回去歇著。天不會塌，書不會跑。」

學子們這才三三兩兩地退去，卻都忍不住，一步一回頭。

小靈界各處，同一時刻。

凡人們跪在院中，朝天磕頭，額頭抵著冰涼的石板，老人顫巍巍地點起三炷香，口中唸唸有詞：「星神顯靈了！星神顯靈了！」

修士們從洞府裏衝出來，互相詢問：「那是什麼？」「哪家的異象？」「是不是有人要封第二重天？」

九州靈朝的景和帝周承嗣，穿著睡袍，站在宮殿的露台上，兩腿發軟，旁邊的國師，一個老儒，輕輕對他說：

「陛下，不必驚慌。」

「國、國師，那是……」

「是夜。」老儒說，「是夜，來了。」

周承嗣愣愣地看著天空，夜風吹得他睡袍獵獵作響，他卻渾然不覺，不明白什麼叫「夜來了」。

可他看見，那條橫貫天際的河，是溫柔的。

國師沒有再解釋，只負手立在他身側，鬚髮在夜風裏輕輕拂動，像在傾聽一支遠方的曲子。許久，他才低聲道：「陛下，今夜起，可以睡個安穩覺了。」

墨夜秘境，虛夜宮。

殘牆之後，書海深處，一盞長明燈，自顧自地亮著。

書架林立，一眼望不到盡頭。其中一排最深處，放著一卷書的外殼——那是《夜天之書》曾經安放的位置，如今空了。

忽然，書架上，一本封皮已經褪色的舊書，自己翻開了一頁。

頁上的字跡，緩緩浮現，又緩緩隱去。

只有一行，停留了片刻。

「夜既出，星必隨。」

然後，頁面無風自合。

書架間的塵埃，在長明燈下緩緩浮動，像一場無聲的細雪。

書海盡頭，一道極輕極輕的、孩童般的嘆息聲，響了一下，又沉入了寂靜。

隔著幾重殘牆，玄章披衣而起，立在廊下仰望天幕。他手中仍握著一管未寫完的筆，墨在筆尖凝成一滴，遲遲不落。

「出去了，便是出去了。」他低聲道，「只盼這回，記得早些回來。」

一旁的蘇硯悄然走近，遞上一件外袍，兩人並肩，一同望著那條河，誰也沒有再說話。

長明燈的火苗，晃了晃。

天上，暗金之河，仍在無聲流淌。

同一刻，北疆。

赤焰關的城頭之上，那個青衫書生仍在，並不知道小靈界九域，已為他翻覆了一夜。他只是仰頭，看了看自己親手撐起的那片夜，唇角微彎，像在對一位老友輕聲說：

「還撐得住。」

風卷過他的衣襟，書頁輕翻。他指尖微涼，卻把那卷書，握得很穩。

玄冰嶺上，冷月華收劍歸鞘；赤焰關頭，熊天霸醉倒在酒葫蘆旁，鼾聲如雷。北疆千里的人們，這一夜，是在那條暗金之河的庇護下，睡去的。

而在世人看不見的更高、更遠處，似有某種古老而沉默的存在，因這一夜，翻過了一頁。

第八章 落星峰上

落星峰頂，永遠星光璀璨。

可今夜，星光有些亂。

這座峰，是星殞閣立閣的根基，亦是小靈界離天最近的地方。千丈絕壁直插雲海，壁上刻滿了歷代閣主觀星留下的星圖，劍痕深淺不一，最古的一道，已被風霜磨得只剩淡淡的影。尋常夜裏，峰頂的星是穩的，一顆一顆，各安其位，如棋子落在棋盤。今夜卻不然，滿天星斗似被什麼更深遠的東西輕輕牽動，明明滅滅，彷彿萬千雙眼睛，一齊望向了北方。

摘星台上，銀髮的男子負手而立，一襲藍白神袍在風裏微微揚起，衣擺間的星砂被吹得簌簌而落。他背對著所有人，望著天幕深處那條橫貫天際的暗金之河，一動也不動。

平台下，站著一群人。

星河道人拎著拂塵，鬚髮在風中顫動；熾星營統領陸星霄雙拳緊握，赤紋戰袍獵獵；執星堂堂主天璣子負手而立，一臉肅然；近侍流螢縮在一旁，大眼睛亮晶晶地盯著自家閣主的背影；摘星台的少女弟子歲寧，則抱著一隻小小的星盤，偷偷打了個哈欠。

「閣主。」

星河道人終於開口，嗓音沙啞，像是壓抑了很久：

「那是……他的天，是不是？」

蒼瀾沒有回頭。

「閣主啊……」

老道士長長地歎了口氣，拂塵一抖，眼眶竟有些紅。

「老朽早有所疑。」他喃喃，「三百年了，老朽心裏揣著這點疑，卻從不敢問。您就是不肯讓他站出來，您就是要把天下人的眼睛全拉到自己身上，讓他一個人在暗處讀書。」

「老道。」

「老朽在。」

「閉嘴。」

星河道人垂著頭，卻忍不住偷偷抬眼。他是看著這兩個人一路走過來的。他記得五百年前封天那一夜，漫天星斗傾落，閣主立於台上，受萬眾朝拜，眼底卻一片空茫；也記得那夜之後，閣主曾獨自在台邊坐到天明，只對他說過一句話：「老道，我不想他被人看見。」

那時他不懂，如今懂了。

「是是是。」星河道人用袖子抹了抹眼角，「老朽閉嘴，老朽閉嘴。」

可他閉不住。

「閣主啊，」他又吸了吸鼻子，「您這回，終於不必再替他遮了。」

這句話，輕輕落下。

蒼瀾的背影，微微一僵。

風從雲海上來，吹得星砂簌簌地落。他負在身後の右手，指節在袖中悄然收緊，又緩緩鬆開。

三百年。

三百年來，他立在這座摘星台上，替另一個人擋過多少回窺探の目光，連他自己也數不清了。界門の使者、九域盟會上暗藏機鋒的笑臉、無涯劍閣一次又一次遞來の戰帖——他一概照單全收，收得張揚，收得霸道，收得天下人皆以為，小靈界的天只有一重，而那重天の主人，睚眦必報，目空一切。

他慣了。

他甚至有些慣於這份「被人望著」の孤高。唯有夜深人靜，書海深處那盞燈火在千里之外一明一滅的時候，他才會想：那個人，今夜可曾又忘了添燈油。

如今，那條河橫在天上，什麼都不必再遮。

可他心中，並無半分輕鬆。

「遮？」陸星霄愣住，「遮什麼？」

星河道人一怔，自知失言，連忙扭過頭去。

流螢掩口，忍俊不禁：「陸統領，您還不明白嗎？」

「明白什麼？」

「閣主三百年前封天，」流螢壓低聲音，「世人皆知有一重星穹。可這幾百年來，閣主這邊總是高調得過分，哪回開盟會、哪回打擂臺、哪回與無涯劍閣爭鋒，全是閣主親自出場，連咱們星殞閣的臉面，都被他拿來擋在前頭。」

「所以？」

「所以啊，」流螢眨眨眼，「有個人，才能一直躲在後面看書。」

陸星霄呆了半晌，猛地一拍腦門：「蒼天——」

「陸統領！」天璣子低喝，「注意言辭！」

「末將是說……」陸星霄瞪大眼睛，「那位虛夜宮主，是封天？！」

「噓！」

流螢趕緊去捂他的嘴，可已經晚了。

平台上，一片死寂。

風也停了。只有天幕上那條暗金之河，在無聲地流。

陸星霄張著嘴，足足三息，才艱難地合上。他在星殞閣執掌熾星營兩百餘年，見過血海，闖過絕域，卻從沒有哪一刻，像今日這般覺得腳下的雲海是軟的。他回想起無數個盟會上的畫面：那位青衫書生坐在最末一

席，捧著書，笑吟吟聽人高談闊論，偶爾有人出言譏諷，他也只是點點頭，連茶盞也不曾放重。

那時，他們都當他是個不爭的人。

原來不是不爭。是有人，替他把所有的爭，都爭完了。

天璣子緩緩轉過頭，用一種近乎窒息的目光，看向自家閣主的背影：

「閣主，此事，當真？」

天璣子的聲音發緊，執星堂掌星籌數百年的手，竟在袖中微微發顫。他推演了一輩子天機，卻從未推演到，這重天的後面，還藏著另一重。

「……」

「老朽昔日曾疑，您為何如此看重那位虛夜宮主。」天璣子聲音艱澀，

「原來，是……」

「天璣子。」

蒼瀾終於開口。

他的聲音很低，很淡，沒有起伏，像一片冰面，風吹過去，不留一絲痕跡。

「閣規第三條。」

「……閣主之事，不問。」

「第四條。」

「虛夜宮之事，不議。」

「很好。」

蒼瀾轉身。

銀髮在風中揚起，星眸裏碎光流轉，一張臉美得近乎鋒利。他一個一個看過去，目光所及，眾人皆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

「今日起，」他說，「你們可以議。」

陸星霄猛地抬頭。

「但，」蒼瀾頓了頓，語調陡然一冷，一字一頓，「誰敢在外面說半個字，本座拆了他的骨頭，做星弓的弦。」

眾人齊齊後退一步：「屬下不敢！」

流螢吐了吐舌頭。

天璣子微微闔目，掌心的星籌輕輕轉了一圈，似在推演什麼，終究只化作一聲長歎。星象有云：雙天並立，必有一劫。他不敢說，只在心裏默默記下，將那一支籌，悄悄收入了袖中。

歲寧小聲問身旁的師兄：「師父說的『他』，是誰呀？」

師兄捂住她的嘴：「噓。」

「閣主。」陸星霄猶豫了一下，上前一步，單膝跪地，「屬下請命，率熾星騎兩千，馳援北疆！」

「不必。」

「閣主——」

「你們去了，」蒼瀾淡淡道，「他嫌吵。」

陸星霄一噎。

他不甘心，抬眼偷覷閣主的神色。那張臉依舊霜寒，眼底卻浮著一層極薄的、壓不下去的焦灼，如冰面之下暗湧的流水。他忽然明白，閣主這句「嫌吵」，不過是一道不讓旁人看見的藉口——真正不願讓人跟去的，是他自己那一刻的模樣。

流螢又忍不住輕笑出聲，連忙低頭。

「那……」天璣子遲疑，「閣主打算如何？」

蒼瀾沒有回答。

他只是緩步走到平台邊緣，足下是翻湧的雲海，頭頂是他一手召來的漫天星辰。夜風捲起他的衣袍，銀髮如星河垂落。

他攤開右手。

掌心靜靜躺著一縷極細極細的暗金光。那光細若遊絲，在他掌紋間輕輕流轉，像一隻不肯離去的蝶。

那光不燙，不寒，只有一種極熟悉的、近乎書卷與舊墨的氣息，彷彿有人隔著千里，輕輕呵了一口氣。星砂落在其上，竟也安靜下來，不敢喧嘩。

是方才，從北疆方向，穿過千里雲霧，悄悄落到他手心的。

是一道問候。

是那個人，隔著千里夜色，用最溫柔的方式，說的一句：

「我沒事。」

蒼瀾看著那縷光，看了很久。

雲海在腳下翻湧，星辰在頭頂低垂，天地如此浩大，他的目光卻只肯落在掌心那一點微芒上，彷彿那是世間唯一值得凝視的東西。

然後，他握緊了拳。

那縷暗金，輕輕貼著他的指節，繞了一圈，涼的，溫的，像一句沒有說完的話。

「……蠢書生。」

他低聲說。

這三個字，幾乎是在齒縫裏磨出來的，咬字極重，卻又輕得不能再輕。

「老道。」

「老朽在。」

蒼瀾望著天幕，沉默了很久，才道：

「他一個人，撐了太久。」

星河道人心頭一酸，剛要開口，蒼瀾已別過臉去：

「我出去幾日。」

星河道人一怔，隨即猛然反應過來：「閣主，您要去北疆？！可是界律有云——」

「界律管不到我。」

「可是備案之約第二條，您不得深入蒼玄界腹地——」

「北疆，」蒼瀾淡淡道，「不是腹地。」

「但是……」

「老道。」

「……老朽在。」

「落星峰，交給你。」

星河道人張了張口，終究把一肚子的勸諫咽了回去。他望著閣主的側影，忽然發覺，那道影子比往日更瘦削了些。這幾日，閣主幾乎不曾合眼，每到夜深，便獨立於觀星台，一站便是整夜，只看著北方。他雖不問，卻都看在眼裏。

「閣主！」

「天星結界，不能無人鎮守。」蒼瀾轉身，銀髮劃出一道冷冽的弧，「若是有人問起，便說，本座去北疆，除了邪域的雜碎。」

「是……」

「還有。」

「閣主請吩咐。」

蒼瀾沉默片刻。

「備一件厚袍。」

「厚袍？」

「北疆冷。」

「……」

星河道人愣愣地看著自家閣主，看著他說完這句話後，耳尖一閃而逝的、極淡的紅，心中一動，終於憋不住，低下頭，肩膀一抖一抖地笑了起來。

「老道。」

「老朽沒笑。」

「退下。」

「是是是。」老道士抱著拂塵，邊走邊搖頭，喃喃自語，「五百年了，還是這個死德性……」

星橋展開。

星砂自四面八方匯聚，如百川歸海，在虛空中凝成一道晶瑩的長階。階面映著天上的暗金河影，銀與金交疊，竟成了一種說不出的、近乎溫柔的華美。

摘星台四角的星燈，一盞接一盞地熄去，又一盞接一盞地亮起，那是星殞閣送別閣主的古禮，已有五百年不曾用過。

銀光自摘星台直通天際，穿過重重雲層，向北疆方向延伸而去。蒼瀾立於橋頭，披著那件剛剛由流螢手忙腳亂取來的素白狐裘，神情冷淡，如霜如雪。

橋下，眾人仰頭送別。

陸星霄忍不住喊了一句：

「閣主！您，您保重！」

「閉嘴。」

「是！」

「還有。」蒼瀾頭也不回，「陸星霄。」

「屬下在！」

「回來之前，」銀髮的男子聲音傳來，輕飄飄的，卻字字清晰，「別讓星殞閣，亂。」

「屬下遵命！」

星光漸漸遠去。

橋身過處，雲海被劈開一線，兩側星砂如浪，翻卷而起，又在橋後悄然合攏。長風浩蕩，吹得那件素白狐裘獵獵作響，橋上之人卻立得極穩，目光穿過萬里雲山，只落在一處。那是整座天幕中最暗、也最溫柔的地方。

平台之上，眾人望著那道漸漸消失的銀色身影，沉默良久。

雲海深處，一隻星鶴掠過，翅尖帶起幾點碎光，又沒入暮靄。摘星台上的星燈猶在，燈焰卻被北風吹得歪向一側，彷彿也在朝著那個方向，輕輕俯首。

流螢小聲道：「閣主，這是第一次，這麼急。」

歲寧抱著星盤，踮起腳尖張望，忽然「咦」了一聲：「師兄，星盤上，北邊那一顆，亮得好奇怪。」

眾人低頭看去。

那顆星並不耀眼，卻被一圈暗金的光暈溫柔地裹著，像一枚被人悉心護在掌心的火種。星輝與夜色交織，竟分不出誰在護著誰。

天璣子歎了口氣：「是啊。」

「他不是從來都不急的嗎？」

「從前，」天璣子緩緩道，「他是不急的。因為他知道，那個人，總是會等。」

「現在呢？」

天璣子沉默片刻，望著北方，語氣複雜：

「現在，他等不及了。」

話音落下，峰頂許久無人再語。

風捲過摘星台，吹散了最後一縷星砂。那條銀色長橋已沒入雲層，橋尾的光一寸寸收攏，終於只剩天幕上一道極淡的痕，如劍過長空。雲海翻湧，萬壑無聲，唯有那條暗金之河依舊橫貫天心，靜靜流淌，與漸漸遠去的星光遙遙相映。

星河道人立在台邊，望著北方，良久，才用袖口按了按眼角，低聲道：

「五百年前，老朽以為他會孤身走一輩子。」

沒有人接話。

「如今看來，」老道士把拂塵搭回臂彎，唇邊浮起一個極淡的笑，「天上那兩重天，原來是一對的。」

第九章 銀髮星眸

北冥靈門前，雪落無聲。

這扇門，是北疆最後一道關隘，亦是小靈界與外界相接的咽喉。黑石砌成，高逾十丈，門面上凝著千年不化的寒霜，霜下隱約可見古老的符紋，一道一道，如沉睡的獸脈。三日來，風雪未歇，難民自門下魚貫而入，衣衫襤褸，面帶菸塵，卻極少有人高聲哭喊——他們都知道，身後那座城裏，有人替他們撐著天。

玄墨衛戍門營統領嶽沉，正獨自守著那扇黑色石門，忽然覺得掌心裏的暗金光幕，輕輕顫了一下。

那光幕是三日前布下的，薄如蟬翼，卻封住了方圓百里的蝕氣。嶽沉自領命守門那一夜起，便再沒離開過這扇門半步。他從不問那光幕出自何人之手，也從不問，那人為何在布下它之後，連一句多餘的交代都沒有。

他只是記得，那人轉身離去時的背影。

與當年一模一樣。

邪域破境之初，霜陵城的軍報自鎮北城轉到玄墨衛手上時，他恰在值夜。那份軍報薄得可疑，通篇只有一行字，他反覆讀了三遍，仍讀不出那一夜究竟發生過什麼。他只知道，天明時分，宮主回營，青衫下擺沾著洗不盡的黑漬，神色如常，只說了一句「無妨」，便進帳翻書去了。

此後，再無人敢提「霜陵」二字。

嶽沉按下心頭舊事，抬起頭。

他抬頭。

天幕之上，星光一粒一粒地亮起來。

不是尋常的星。是排得整整齊齊的，一道連著一道，鋪成一條由星砂與琉璃華光組成的長橋，自南而北，橫貫天際，緩緩降落在冰原之上。

橋上，一道銀白身影，披著素白狐裘，負手而立。

嶽沉身後的衛士們，一個接一個，單膝跪地。

「參見星君！」

銀髮男子沒有看他們。

他的目光掠過那扇黑色石門，掠過冰原上稀疏的難民隊伍，投向北疆的深處。

「他在哪？」

嶽沉低頭：「回星君，宮主在鎮北城。」

「幾日了？」

「第三日。」

蒼瀾的眉心，微微擰了一下。

他不說話時，周遭的風雪彷彿也矮了三分。嶽沉垂首立著，看見那人的指尖在狐裘邊緣輕輕捻了一下，是極細微的動作，像是壓住了什麼不該有的情緒。

「位格呢？」

蒼瀾的聲音，只化作一縷傳音，旁人聽不見。嶽沉一怔，也以傳音低聲回道：「有……輕微的磨損。」

星橋上的人沒有再問。他抬步，狐裘下擺掠過積雪，銀髮在風裏揚起，一道星光自他足下鋪開，如同銀河倒懸，瞬間沒入北疆千里的蒼茫。

嶽沉怔怔地望著那道星光，心中暗暗吐出一口氣。

這位星君，從來不曾急過。

可方才，他的步子，快得幾乎要踏碎冰層。

鎮北城。

這一日的雪停得早。城頭的殘旗在風裏輕輕搖著，旗面上補了三處新針腳，是城中婦人們連夜縫的。城牆根下，鐵匠鋪重新起了爐，火星濺在雪地上，滋地一聲，化成一點點深色的濕痕。劫後的鎮北城，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煙火氣，彷彿誰也不敢笑得太大聲，怕驚醒了什麼。

晌午時分，城頭的百姓們正在分發粥米。老人捧著碗，孩子們排著隊，鎮北軍的士卒維持著秩序。冷月華站在人群之後，一身素白，寡言少語，只在遇到有人失手打翻了粥碗時，淡淡說一句：「再盛。」

那語氣平平，卻有一個老嫗紅著眼眶，捧著重新盛滿的粥碗，朝她深深一拜。冷月華側身避開，指尖在劍柄上停了停，終究沒有說話。她心中想的，是這三日來，那個青衫書生立在城頭，替她擋下的每一次反噬。她不曾道謝，亦不會道謝。有些債，只能以劍來還。

熊天霸蹲在牆根下，一邊啃著饅頭，一邊和石伯討論什麼樣的鐵最適合打斧頭。

阿禾蹲在石伯旁邊，捧著一碗粥，嘴角沾著米粒，眼睛卻一直盯著城頭上那個青衫書生。

那書生正倚在城垛邊，低頭翻著一卷書，臉色仍有些蒼白，卻依舊溫和地笑著，聽身旁的陸驚鴻說話。

忽然，風停了。

不是漸漸停，是整座城的風，在同一個剎那，靜止了。

城牆下的鐵砧不再叮噠，粥鍋裏的熱氣不再升騰，連孩子們手裏的筷子都僵在了半空。

「怎麼回事？」熊天霸站起身，手摸向斧柄。

阿禾仰頭。

他看見天空中，無數顆星辰，忽然一同亮了起來。

在白晝，亮了起來。

那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景象：晴空之上，青天之中，萬千星辰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從夜幕中摘出，帶著清越的鳴響，自九霄之上倒傾而下，銀河倒懸，琉璃華光鋪天蓋地，將整座鎮北城照得亮如白晝，卻又奇異地不刺眼，只有一種浩蕩的、神聖的威嚴。

星輝落處，積雪生輝，鐵甲凝霜。

城中所有人，在這一刻，同時屏住了呼吸。

連簷角的風鈴也不敢響。

連城外遠處巡哨的馬，也低低嘶了一聲，前蹄不安地刨著雪，卻終究不敢退後一步。那是生靈面對浩蕩威嚴時，本能的敬畏，與恐懼無關。

「這是……」白若雪喃喃，「封天的氣息。」

「星穹之天。」雲崢啞聲，「是八神蒼瀾。」

城頭，書生合上書卷，輕輕歎了一口氣。他指腹壓著書脊，壓了片刻，像是在按住某種悄悄翻湧的歡喜。

「來得，」他低聲自語，「真快。」

星橋落下。

一道銀白身影，緩步踏出，狐裘上沾著細碎的星砂。他不過二十餘歲的模樣，銀髮如星河垂落，膚色冷白，一雙星眸中碎光流轉，美得近乎鋒利，卻也冷得令人不敢直視。

他每走一步，足下便有細碎的星芒如花綻開，又在落地前悄然消散。城頭積雪被這光一照，竟泛起一層琉璃般的瑩潤，連瓦楞上懸著的冰凌，也映出了小小的、一顆一顆的星。

八神蒼瀾。

小靈界公認的第一人。蒼玄界各大勢力心中最忌憚的名字。

他的目光，緩緩掃過城頭。

先是陸驚鴻，那位鎮北王下意識垂下了頭。再是楚天闊、霍嘯、方既白，這些戰場宿將，竟在一瞬間覺得手腳發軟。又是冷月華，她握緊劍柄，面不改色，指節卻隱隱發白。最後是熊天霸，這個粗豪的漢子，竟也沒敢再咬那口饅頭。

蒼瀾的聲音很淡，像冰面劃過：

「誰是冷月華？」

冷月華上前一步，抱拳：「寒霜劍宗，冷月華。」

「你是御法巔峰。」

「是。」

「這三日，你撐了多久？」

冷月華沉默片刻：「兩個時辰。」

蒼瀾點了點頭，語氣沒有任何起伏：

「還行。」

冷月華一滯。

「誰是熊天霸？」

「正是俺。」熊天霸把饅頭往懷裏一塞，粗聲粗氣，「怎麼，有事？」

蒼瀾看了他三息。

「你的斧，」他淡淡道，「太鈍。」

熊天霸瞪大眼：「你說啥？」

「回去磨。」

「你——！」熊天霸怒目圓睜，「俺這把斧頭劈過三百個邪煞，你說鈍？！」

「是。」蒼瀾平靜地道，「所以才劈了三百個，還沒砍死。」

熊天霸被噎得滿臉通紅，一時竟說不出話。

石伯在一旁，悄悄對阿禾說：「這位大人，嘴比我打的鐵還硬。」

阿禾偷偷點頭。

熊天霸悶悶地咬了半口饅頭，嚼了半天，忽然低聲嘟囔：「磨就磨……」他低頭看了看腰間那把跟了自己二十年的斧，斧刃上確有幾處細小的卷口，是前幾夜硬砍骨將留下的。他粗手粗腳地抹了一把，竟有些訕訕的，心想這位星君嘴雖毒，眼卻是真的尖。

便在此時，城外傳來一聲淒厲的嘶鳴。

「報——！」

一名斥候連滾帶爬衝上城頭：「城南十里！邪域殘軍！骨將二百餘，正攻難民隊伍！」

「什麼？！」霍嘯臉色一變。

前幾夜的三萬邪煞，大多已潰散沉寂，卻有一股漏網的骨將，帶著數百屍傀，繞開正面戰線，竟打起了難民的主意。

「走！」熊天霸提斧要衝。

「慢著。」

蒼瀾的聲音，不高不低，卻讓整座城頭瞬間靜了下來。

他緩步走到城垛邊，低頭看去。

城南十里，雪原之上，數百黑影正如蝗蟲般撲向一支緩緩前行的難民長隊。隊伍中老弱婦孺，哭喊聲遠遠傳來。

蒼瀾面無表情。

他抬起手。

沒有弓。

沒有箭。

只是對著那片遙遠的雪原，指尖輕輕一彈。

極淡，極輕，彷彿彈落一粒塵。

可就是這一彈之下，十里外的天幕，無聲地裂開一道銀痕。

那銀痕細如髮絲，自九霄直垂雪原，邊緣流淌著琉璃般的冷光。下一息，星砂自裂隙中傾落，如瀑，如雨，簌簌無聲，卻帶著清越的鳴響。星砂所過之處，空氣微微扭曲，彷彿天地被輕輕撕開了一線，又溫柔地縫合。

骨將們狂奔的腳步，在星砂拂過的剎那，同時一頓。

琉璃光碎，漫天迸濺。

黑蝕被星輝淨滅，騰起一陣陣腥臭的黑煙，帶著腐肉與陳年膿血的惡臭，卻在銀光中一寸寸褪盡，只餘下一縷極清冽的、像雪後星夜的氣息。惡臭與清冽，在風裏交錯了一瞬。

不到三息。

兩百餘骨將、數百屍傀，連同他們揚起的雪塵、咆哮的嘴型、猙獰的神情，盡數化為星塵，散入琉璃光裏。

風過。

星屑被北風捲上高天。

難民們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城頭，一片死寂。

熊天霸手裏的斧，慢慢垂了下去。

「……俺收回剛才的話。」他沙啞地說，「你，不鈍。」

蒼瀾沒有理他。

他收回手，袖口垂落，那一彈彷彿只是拂去衣上的一點雪。遠處難民隊伍裏，有個孩子仰起臉，怯怯地伸出手，接住了一粒飄來的星屑。星屑在他掌心化開，涼涼的，帶著極淡的甜。

孩子笑了。

這笑聲細細小小，卻讓整座城頭緊繃了三日的氣息，終於鬆動了一線。

那雙星眸，緩緩移開，終於落到了人群之後。

那裏，青衫書生正倚著城垛，低頭看他。

兩道目光，隔著十丈距離，在空中碰了一下。

蒼瀾的神色，沒有任何變化。

可他眼底那層素來冷冽如霜的碎光，在這一瞬，輕輕地，輕輕地，軟了一軟。

就一下。

像寒冬冰面下，有一尾魚，悄悄動了動尾。

站在書生身後的陸驚鴻，無意間看見了這一幕，心中咯噔一下。

他看見，那位以冷峻聞名的八神星君，在望向那個書生的時候，眼中閃過了一種極其複雜的情緒——有惱怒，有擔憂，有失而復得的慶幸，還有一絲，近乎無措的溫柔。

書生迎著那道目光，微微一笑。

那笑意，極淡，極輕，卻讓蒼瀾緊繃的肩線，鬆了一分。

「蒼瀾。」書生輕聲開口，聲音不大，卻清晰地傳到每一個人耳中，「你來了。」

城頭，所有人瞪大了眼。

這個人，竟敢直呼那位星君的名字？

而且，語氣如此……熟稔。

蒼瀾面無表情，半晌，才從牙縫裏擠出一句：

「你還好意思說。」

話出口，連他自己也怔了一瞬。

書生卻只是笑。他撫著書卷的邊緣，指尖仍有些涼，那笑意裏帶著三分歉然，七分縱容，像在說：我知道，我都知道。

城下的粥鍋重新冒起熱氣，鐵砧重新響了一聲，彷彿天地方才被人輕輕按住，此刻又鬆開。風重新動了起來，吹得城頭殘旗獵獵作響。熊天霸終於回過神來，用肘撞了撞身旁的冷月華，壓低聲音：「冷丫頭，這位星君，他、他和宮主……」

冷月華沒有答話。

她只是望著城頭那兩個隔著十丈對視的人，忽然想起三日前的夜裏，書生倚在城垛上，低聲說的一句話：「有人來了，我便可以歇一歇。」

她當時不懂。那句話輕得像一片雪，落下便化了。

此刻，她懂了。

第十章 你又獨自來

北疆的雪，是從傍晚開始下的。這雪與前幾日的不同，沒有殺氣，沒有蝕腥，乾淨得像從未見過血。

細細碎碎，不疾不徐，落在鎮北城的屋脊上，落在城牆的垛口上，落在百姓們暖和起來的炊煙裏。像是為這片剛剛經歷過一場浩劫的土地，輕輕蓋了一床薄被。

暮色是青灰的，天邊壓著一線極淡的橘光，將雪地映得溫柔。遠處城中，隱約傳來孩童追逐的笑聲，與鐵匠鋪斷斷續續的敲打，一聲一聲，穩穩地落在這片寂靜之上。那是活著的聲音。三日之前，這座城裏，還只有嘶吼與哭號。

城西的荒院裏，沒有人。

那是一座被邪煞毀去了半邊的舊院，殘牆斷壁之間，積了一層乾淨的雪。院中有一株老梅，枝桠上開著零星幾朵將綻未綻的花苞，在雪色裏顯得格外清瘦。

書生立在梅樹下，仰頭看花。

他的肩頭落了細雪，髮絲垂落，指間那卷書早已合上，久久未翻，臉色在暮光裏白得近乎透明。

他其實在等。

等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清。也許只是想借這一株老梅，歇一口氣。位格的磨損如潮退後裸出的礁石，一寸一寸，沉默地隱痛著；那種痛並不劇烈，卻綿長，像夜深時簷下滴水，一聲，又一聲。他不願讓旁人看見，便獨自走到這座無人的荒院來。

可他知道，有一個人，一定會找來。

正如七百餘年來，每一次，都是如此。

腳步聲，在雪地上響起。

他沒有回頭。

那腳步聲在他身後三尺處停下，沉默了很久。

雪落在那人的銀髮上，他沒有拂去。他從落星峰一路趕來，星橋踏過千里雲海，到了城中，又尋遍了半座城，才在這座荒院外停住。到了門前，反倒不敢進了。他在殘牆外立了許久，聽著院中那人極輕的呼吸，一口氣咽了又咽，最後才邁出這幾步。

終於響起一個壓得極低的聲音：

「你又獨自來。」

書生輕輕吸了一口氣。

「蒼瀾。」

「你知不知道，我在摘星台，」那聲音冷得發顫，「看見那條河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

「三百年。」蒼瀾一字一頓，「我替你擋了三百年的風，你倒好，一個人，踏出去，連句話都不給我。」

「來不及。」

「來不及什麼？」

「來不及等你。」書生終於轉過身，看著他，輕聲道，「邪域破界時，北疆在流血。」

蒼瀾盯著他。

他想過千萬種開場。他想過要冷笑，要質問，要拂袖而去；想過一見面便要讓這個人知道，什麼叫「擅自行事的代價」。然而真站到了面前，看見那人肩頭的雪，看見那截被風吹得微紅的下頷，他所有預備好的言辭，竟如星砂落水，無聲無息地散了。

雪光映在他臉上，那雙星眸裏，是壓抑到極處的怒意，以及一絲更深更深的、不願承認的害怕。

「你的臉色，」他說，「比昨日差。」

「是麼。」

「你的唇，是淡的。」

「是麼。」

「你的手，」蒼瀾伸手，一把抓住了他垂在身側的手腕，「涼得像冰。」

「蒼瀾——」

「別動。」

蒼瀾按住他，掌心貼上他手腕的脈門，星輝無聲地流了進去。

那是一種極溫柔的光，不同於他平日動輒傾天的威勢，這一縷星輝清透、微暖，如初春的細雨，順著經脈緩緩滲入夜體深處那一片荒涼的空處。

書生的睫毛，輕輕顫了顫。

星輝所過之處，經脈中那片荒涼的空，竟如枯田逢雨，一寸一寸潤了起來。暗金的夜色與清透的星光在體內相遇，沒有衝撞，沒有排斥，只是靜靜交融，如兩條久別重逢的河，在無人看見的深處，悄悄匯作了一處。

那是熟悉的暖。

七百餘年來，每一次他夜體「寒」與「空」發作時，這雙手，總會在最恰好的時候出現。

「嗯……」

他低低哼了一聲，閉上眼，肩膀微微放鬆。

蒼瀾看著他這副模樣，胸口某處猛地一緊。

「位格，」他壓低聲音，「磨損了多少？」

「很輕。」

「多輕？」

「一絲。」

「一絲。」蒼瀾冷笑，「你在北疆待了三日，一絲？」

「真的只有一絲。」

「書生。」

「……嗯。」

「你上回說『只是一點小傷』，」蒼瀾的聲音繃得很緊，「是三百年前。」

書生沉默了。

三百年前。

那一夜，他在閉關之中顯露封天的徵兆，被人暗算，幾乎神魂離體。是眼前這個人，抱著他一路殺出重圍，一邊哭一邊罵，把一身星力硬生生灌進他的體內，才將他從鬼門關拖了回來。

蒼瀾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讓他一個人離開過視線。

直到今天。

「蒼瀾。」

「說。」

「對不起。」

他說得很輕，很慢，每個字都像是從心底最深處，一字一字拾起來的。他向來不擅道歉，因為他極少做錯事；可這一回，他知道自己錯了。錯不在出手，而在不告而別。

蒼瀾一滯。

他準備好了一肚子的火，一肚子的氣，一肚子「你敢再自己去試試」的狠話。可這三個字，輕輕地落在雪地上，把他所有的怒氣，一下子都擊散了。

「你……」他咬牙，別開臉，「別以為道個歉就沒事了。」

「嗯。」

「我很生氣。」

「我知道。」

「非常生氣。」

「我知道。」

「你要賠。」

「怎麼賠？」

蒼瀾沉默了一會兒。

「……不許再獨自行動。」

「好。」

「也不許瞞我。」

「好。」

「也不許，」他的聲音忽然低下去，像是在說一個很難啟齒的請求，「讓我找不到你。」

書生看著他。

這個人，是小靈界的天花板，是蒼玄界最忌憚的名字，是萬人仰望的星君。可在這一刻，他站在雪裏，銀髮上落著細雪，那雙星眸裏的光，竟像個怕被丟下的孩子。

書生輕輕笑了。

他想，這人從來如此。口中說得越狠，心裏便越軟；越是在意，越要裝作不在意。七百餘年了，這副脾氣，竟一絲未改。他也不願改。

「好。」他說，「依你。」

蒼瀾終於鬆開了他的手腕。

他背過身，沉默片刻，似在平復什麼，而後解下自己身上那件狐裘，也不看人，直直往書生肩上一披。

是一件素白的狐裘。

毛色純白如雪，觸手溫軟，帶著一點星砂的微涼，與一絲極淡的體溫。

「穿上。」

「這是——」

「北疆冷。」

「這是你的。」

「廢話，我難道給別人？」

他說得理直氣壯，語速卻比平日快了半分，連自己也未察覺。

「……」

「你不許脫。」

「蒼瀾，」書生看著肩頭那件狐裘，嘴角忍不住彎起來，「你特意帶來的？」

「路過。」

「你從落星峰，路過了一千里？」

「閉嘴。」

雪粒落在狐裘的白毛上，轉瞬便化了。那件狐裘，他是從落星峰的衣藏裏親手挑出來的，挑了又換，換了又挑，最後選了這一件最厚、最軟的。這件事，他死也不會說。

蒼瀾耳尖通紅，一把將狐裘的領口攏緊，動作粗魯又小心，指節擦過書生的下頷，卻停住了，指尖微微發燙。

兩人靠得很近。

近到能看見對方睫上凝著的細小雪珠，能聽見彼此呼吸的節拍，一吐一納，竟不知不覺地合在了一處。荒院四面皆是斷壁，風被擋在牆外，只餘梅香，清冷而幽遠，若有若無地浮在兩人之間。

細雪落在他們的肩上，落在兩人交纏的呼吸裏。

「書生。」

「嗯。」

「五百年前，你說過什麼，還記得麼？」

書生一愣。

「那一日，」蒼瀾低低道，「你站在我身邊，說，『你的天，我陪你一起撐』。」

書生沉默了。

他想起來了。

那一日，北冥靈門前，漫天星宿大陣之下，界門使團步步緊逼，他站出來，立在這個人身側，看著對方孤身扛下全天下的目光。

他說：

「這一回，不必你一個人撐。」

那時的北冥靈門前，星宿大陣如巨輪緩緩旋轉，界門使者的袍角在罡風裏獵獵作響。他記得蒼瀾的背影，挺得像一柄不肯折的劍；也記得自己踏出一步時，那人側過臉來，眼底一閃而逝的驚愕。

那是他們之間的諾言。

後來，三百年前的暗算，將諾言拖成了另一種形狀：由蒼瀾站在明處，他藏在暗處，直到永夜之天無人可破。

那個約定，他們都守了三百年。

三百年裏，他在暗處讀書、閉關、撐起那重不為人知的天；那個人在明處，為他擋盡天下的風。兩個人隔著明與暗的邊界，各守一方，心照不宣，從未有一個字，說過「辛苦」。

有些話，不必說。

說了，反倒輕了。

可如今，他自己，把它打破了。

「蒼瀾。」

「嗯。」

「我是不是，」書生輕聲，「讓你失望了？」

「失望？」蒼瀾看著他，忽然笑了，笑得有點苦，有點狼狽，「你以為我在氣什麼？」

「……」

「我在氣，」蒼瀾低頭，額頭輕輕抵上他的額頭，聲音啞得幾乎聽不清，「你一個人，疼了三天，我卻不知道。」

書生閉上眼。

他聽見自己的心跳，慢而沉，一下一下，應和著對方的氣息。這麼多日的緊繃，在這一刻，終於一寸寸鬆了下來。

雪，落在兩人交疊的衣襟上。

夜天沒有再說話。

他只是抬起手，輕輕覆上蒼瀾抵在他額前的那隻手背。掌心相貼，一個涼，一個暖，卻在這一瞬，分不清誰更需要誰。他想起那些獨自撐天的夜裏，位格寂寂地磨損，他從不曾向任何人說過一個「疼」字。然而此刻，有人替他說了。

這比被人心疼，更讓他不知如何是好。

遠處，鎮北城的燈火一盞一盞地亮起來，昏黃而安穩，隔著風雪望去，如散落人間的小小星辰。那是他守下來的燈火，也是他不願再讓任何人失去的東西。

「蒼瀾。」

「說。」

「在想什麼，」書生忽然笑，聲音低得像耳語，「蒼瀾閣主？」

蒼瀾愣住。

這句話，是他的。

「在想什麼，書生？」是他每一次，從背後環住這個人時，最愛說的一句。

他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被人還回來。

蒼瀾的耳根，轟地一下紅透。

「你——」

「在想，」書生含笑，睜開眼，直直地望進那雙星眸，「這件狐裘，很暖。」

「……」

「謝謝。」

蒼瀾別過臉去，嘴唇動了動，終究什麼也沒說。

只是那隻攏著他領口的手，沒有鬆開。

「對了。」

過了很久，書生輕輕開口。

「嗯？」

「位格磨損，」他說，「我需要星輝相續。」

蒼瀾一怔。

「這個你知道。」他皺眉。

「我是說，」書生看著他，語氣平靜得近乎坦然，「需要很多。」

「多少？」

「一夜。」

蒼瀾沉默了。

風捲起一陣細雪，撲在他的睫上。他眨了眨眼，喉結輕輕動了一下。他知道眼前這個人，向來不肯開口求任何事，哪怕疼到極處，也只淡淡說一句「無妨」。今日這般直白，倒比任何一次受傷，都更讓他心驚，也更讓他心軟。

雪還在下。

四野極靜，連簷下的冰凌也不再滴水。天地之間，彷彿只剩兩人的呼吸，與老梅枝頭那一點將開未開的輕響。

老梅枝頭，一朵花苞，悄悄綻開了一線。

「一夜，」蒼瀾的聲音有些發啞，「是指——」

「回宮。」

「……」

「長明燈殿。」書生微微偏過頭，不看他，耳根卻泛起一絲淡淡的紅，
「那裏，比較暖。」

蒼瀾看著他。

看了很久很久。

然後，他低低笑了一聲，伸手握住他的手，十指交纏。

「走。」

他的聲音低而穩，尾音卻帶著一絲藏不住的笑意。

兩道身影，一個披著狐裘，一個銀髮落雪，並肩走出荒院，走進了暮色裏。

身後，老梅輕輕搖了搖枝頭，抖落一肩碎雪，像是替誰送行，又像是替誰，默默應了一聲「好」。

一朵花，開了。

雪夜無聲。花瓣舒展時，帶落一小撮積雪，簌地一聲，墜在兩行並排的腳印旁。腳印一深一淺，迤邐向遠，漸漸被新雪輕輕覆上，彷彿天地也不忍驚動這一夜的歸途。

遠處，北疆的天幕之上，星穹與永夜並懸，一銀一金，兩條長河靜靜流淌，不相侵，不相奪，如兩人交握的手。

第十一章 長明燈殿

夜天殿，在虛夜宮的最深處。

自宮門行至此處，須過九重廊、七道門，一路燈影漸疏，人聲漸遠，到得最後，連風聲也似被書香吸盡，只餘靜。

殿不大，方正肅穆，四壁是通天的書架，一排排古籍整齊地擺放，書脊上的燙金在燈火裏閃著暗光。殿中央一張寬大的紫檀案，案上堆著文書、竹簡、研墨，案後是一張素色的軟榻，榻邊一盞長明燈。

燈芯細如髮絲，火光不大，卻千年不滅。燈盞以古銅鑄成，盞沿被歲月摩挲得溫潤發亮，映出殿中人影，總是極淡，極靜，彷彿連時光走到此處，也要放輕腳步。

這盞燈，從書生在墨夜秘境得到那一卷殘書的那一夜起，就點著了。

七百餘年來，它見過這座殿裏的無數個夜：書生熬夜讀書的夜，傷後昏睡的夜，與人對弈直到天明的夜，還有，另一個人悄悄翻牆而入、坐在榻邊看他睡覺的夜。

今夜，它又見了一個。

此前，是一段不短的歸程。

二人離了鎮北城，並未御空疾行，只循著舊日山道，一步一步踏雪而歸。北疆的夜極長，雪光映著天幕，天幕壓著雪原，遠處群山如伏獸，

沉默地蹲在天地交界。十指交纏處，書生的掌心漸漸有了一絲暖意；那暖是蒼瀾的，不曾言明，亦不曾鬆開。

一路上，誰也沒有多說一句話。

有些話，七百年前便已說盡；有些話，則要等門合上之後，才配出口。

行至虛夜宮外，暗金之河自九重夜幕垂落，如萬古濃墨潑於天際，河心星屑流轉，無聲無息，將整座宮闕輕輕攏入懷中。守宮的玄墨衛遠遠見著那一襲白狐裘，齊齊垂首，連甲葉都不敢多響一聲。

夜天殿，便在這條河的盡頭。

穿過第一重宮門時，廊下的石燈一盞盞亮起，光色昏黃，在雪地裏鋪成一條安靜的路。路旁古柏負雪，枝幹低垂，偶有積雪簌簌而落，碎在二人腳邊。書生披著那件狐裘，走得很慢，慢得像是在細細辨認這座住了七百年的宮闕，是否仍是他離去時的模樣。

蒼瀾走在他身側半步之後，目光始終不曾離開他的側影。

他看他的睫上沾雪，看他的呼吸在冷夜裏凝成薄霧，看他每踏出一步，衣擺便掃過一線細雪，無聲無息。那三日裏翻江倒海的焦灼，到此刻，竟都化作了一種極安靜的、近乎貪婪的注視。

宮牆之外，北疆的風仍在嗚咽；宮牆之內，卻彷彿另有天地，連雪落的聲音，都格外地輕。

「宮主令，」墨姬站在殿外，聲音刻意放得平平的，「北疆之事，已交由熊堡主、冷宗主、霍統領協理。難民轉運，由嶽沉統領監管。屬下等各歸其位。」

「辛苦。」

「宮主回宮，」墨姬的目光極迅速地掃過門內那件白狐裘，「需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熱湯麼？」

「不需要。」

「需要藥——」

「墨姬。」書生的聲音從殿內傳來，溫和，卻帶著一絲難得的無奈，「今夜，不必人候著。」

墨姬頓了一息。

她跟隨宮主數百年，極少聽他說「不必」二字。往日縱是三更天，縱是重傷之後，這位宮主也總要拖著疲憊，把宮中諸事一一問過，才肯闔眼。今夜這一句，竟是他頭一遭，主動把人往外推。

她心下明白，卻不說破。

「是。」

她轉身。

走出十步，又停下，回頭，看了一眼那扇緊閉的殿門。

門縫裏，透出一線暖黃的光。

那光極細，卻極穩，不似尋常燈火那般被夜風吹得搖曳，倒像是殿中的人，早已與這盞燈一同，等了許久許久。

她垂眸，唇角極輕地彎了一下。

七百年了。她看著那個人從孤身一燈，到如今身畔有人同守，心中並無多言，只覺這一夜的雪，下得格外溫柔。

「厲飛揚。」

殿前廊柱後，一個高大的影子動了動：「在。」

「今夜，宮裏無事。」

「嗯。」

「你守在院外三裏。」

「……三裏？」

「五裏。」

厲飛揚默默點頭，轉身大步走遠，走到十丈外，又默默停住，回頭，看了一眼殿門。

然後，他又走了十丈，才真正放心。

這位厲殿主，生平不懼千軍萬馬，卻最怕撞見不該撞見的事。他一路走，一路在心裏默誦宮規，從第一條誦到第三十條，仍覺耳根發燙，只得把步子邁得更大，大得鞋底將積雪踏出一串深坑。

殿內。

門在身後合上的剎那，一雙手從背後環住了他的腰。

書生微微一僵，隨即放鬆下來。

「蒼瀾。」

「嗯。」

那人的下巴擱在他肩頭，銀髮垂落，掃過他頸側，涼涼的，癢癢的。

「在想什麼，書生？」

聲音就貼在耳畔，低而沙，帶著一點慵懶的笑意，與在人前那種冷如霜雪的腔調，全然是兩個人。

書生沒有回答。

他只是微微側過頭，輕聲道：

「在想，這件狐裘，」他說，「很重。」

「重？」

「嗯。」

「那就脫。」

蒼瀾的手指探到他領口，輕輕一挑，那件素白的狐裘滑落肩頭，墜在地上，像一朵雲落進了書卷裏。

殿中很靜。

靜得連燈花爆裂的微響，都清晰可辨。

靜得能聽見雪落在窗櫺上的細響，一粒，一粒，如更漏滴盡。四壁書架沉在暗影裏，古籍的書脊隱隱泛著舊金，滿殿書墨之氣，混著他身上淡淡的夜髓冷香，與蒼瀾衣襟間那一縷清冽的星砂味，纏繞成一種難以言說的安寧。

案上的硯，墨尚未乾。

榻邊的小几上，青燈早已備好了一盞新換的燈油，銅壺裏的水尚溫，疊得齊整的薄衾上，隱隱熏著松木與乾梅的氣息。每一樣都擺在書生慣常伸手可及之處，分毫不差。這間殿，三日裏無人敢擅動一物，卻日日有人悄悄來掃塵、添油，只盼那位宮主歸來時，一切如舊。

那是他離宮前最後寫下的半頁字，筆鋒猶在，人卻已三日不在。紫檀案一角，還放著一盞冷透的茶，不知是哪個侍者悄悄換過，又悄悄退下。

長明燈的火苗，輕輕晃了一下。

「蒼瀾……」書生被他圈在懷裏，聲音低低的，「別鬧。北疆那邊，還有——」

「我知道。」

「還有難民，還有蝕印，還有——」

「我知道。」

「那你——」

「書生。」蒼瀾的唇貼上他的耳垂，輕輕磨了一下，聲音啞得近乎危險，「我找了你好三天。」

書生的呼吸，停了一瞬。

「我在摘星台，看著那條河，」蒼瀾一字一頓，「數了三天的星。」

「……」

「你每次，都是這樣。」

「我——」

「一個人，把天扛起來，一句話也不說，」蒼瀾的手收緊，把他整個人往懷裏按，「留我一個人，在原地發瘋。」

書生閉上眼。

他忽然很清楚地感覺到，那隻環在自己腰間的手，在發抖。

極輕，極細，不是怒，也不是冷，是一個人將懸了三日的心，終於放回原處之後，那種遲來的、不知如何安放的顫。

這個人，能令星河倒懸，能一劍裂開萬裏雲海，卻在這小小一間書殿裏，抖得像怕他下一息便要散去。

書生的心口，隱隱發酸。

他想起這三日，自己立在北疆雪夜裏，想的是難民，是蝕印，是邪域，是那條將破未破的界線；偶爾也想起一個人，想起了，便立刻把念頭按下去，只當是風。

原來，風也會被人記恨三日。

長明燈的火光，在他睫毛上投下細碎的影。

他慢慢地，抬起手，覆在那隻環在自己腰間的手背上。

「對不起。」

「你已經說過了。」

「再說一次。」

「不夠。」

「那——」

書生轉過身。

他仰起頭，直直望進那雙星眸，眼底是一片深而溫柔的暗金。

「你想要什麼？」他輕聲問。

蒼瀾的呼吸，亂了。

他想過許多回答。想過這個人會說「先歇息」，會說「先議事」，會說「蒼瀾，莫要胡鬧」。他甚至備好了應對的話，備好了強硬，備好了不講理。

唯獨沒有備好，這一句溫柔得近乎毫無防備的「你想要什麼」。

他盯著這個人看了很久，彷彿要把這張臉，連同這三天的空白，一起刻進骨頭裏。

燈下的眉目，仍是他看了七百年的眉目：清瘦，溫潤，眼尾一點極淡的倦色。可今夜看去，每一處都像是新的，像一卷讀過千遍的書，翻到熟悉的那一頁，仍會為其中一句停住呼吸。

他的星眸裏，碎光微微地亂，銀白的星輝不自覺漫出眼角，與那一泓暗金的玄光相撞，卻不爭不搶，只如兩條久別的河，在殿中靜靜相融。

「你。」

只一個字。

書生笑了。

那笑意從唇角漾到眼底，漾成一片近乎縱容的光。

「依你。」

蒼瀾低下頭，吻住了他。

長明燈的火苗，驟然亮了一寸。

殿外風過，檐下銅鈴輕輕一響，便又沉寂。長明燈的光暈在書脊上緩緩流動，像一條溫熱的小河，淌過千卷萬卷的舊時光。殿中的書架上，一本古書自己翻開了一頁，又無聲合上。

案上冷茶的水面，泛起一圈極細的漣漪；窗紙上，兩道影子漸漸疊作一道，被燈火拉得很長，很長，一直延伸到滿牆書影的深處，與千萬卷舊墨融為一體。

窗外，北疆的雪，仍在下著。

（以下為成人向內容，見加料章《卷一第十一章 長明燈殿》，單獨存放於 03_正文/加料章/。）

次日清晨。

虛夜宮的鐘還未敲響，宮人們已各自輕手輕腳地起身，誰也不敢高聲，彷彿整座宮闕都在替殿中人守著一夜未盡的安眠。

北疆的雪停了。

天色是被洗淨的青灰，晨霧貼著虛夜宮的飛簷緩緩游走，簷角的鐵馬偶爾叮的一響，便驚起幾隻宿雪的寒鴉。長廊上的積雪被掃過一遍，露出深色的青石，石縫裏還凝著霜花，一踩，碎得極輕。

虛夜宮的長廊上，青燈端著一盆熱水，正要往夜天殿送，被墨姬一把攔住。

「放那兒。」

「可是宮主今日——」

「放那兒。」

「……是。」

青燈把水盆放在廊下，水面上浮著一縷白汽，在冷風裏很快散了。他本是沉靜性子，向來只知服侍，不問不言，偏偏今晨反常，眨巴著眼睛，忽然壓低聲音：「墨姬姐姐，宮主是不是病了？」

「沒有。」

「那為什麼昨夜殿裏的燈，亮了一整夜？」

「宮主看書。」

「可是那個……我好像聽見，有人在喊——」

墨姬面無表情地捂住他的嘴。她的指尖微涼，語氣平穩得像是在宣讀宮規，只是耳後一點薄紅，在晨光裏藏也藏不住。

「那是風聲。」

「唔唔——」

「記住了嗎？」

「……」

「記住了嗎？」

青燈含淚點頭。

他抱著那盆漸涼的熱水，退到廊柱旁，規規矩矩地站成一根木樁，目不斜視，連眼珠都不敢再轉。

殿門依舊緊閉。門內無聲，唯有長明燈的光，從門縫裏透出來，被晨光淡淡地沖薄了，卻始終沒有熄。

遠處，院牆外五裏的地方，一個巨大的身影，抱著雙臂靠在一棵老樹下，閉著眼睛，一動不動。

他睜開眼的時候，天剛亮。

他起身，抖落肩頭霜粒，只覺這一夜的風，比往年的任何一夜都輕。他在樹下立了一夜，肩頭落滿細雪，鬢邊結了薄霜，卻似渾然不覺。昨夜殿中隱約的動靜，他是一個字也不曾聽，偏偏又把每一聲風響都當作了警訊，守得比戍邊時還要緊。晨光之中，他看見虛夜宮上空，那條暗金之河，與一縷銀白的星光，溫柔地交纏在一起，縈繞不散。

厲飛揚看了很久。

最後，他重新閉上眼睛，沉聲吐出四個字：

「什麼，也沒看見。」

第十二章 書海夜響

虛夜宮的書海，沒有邊。

不是比喻。這座藏書樓自墨夜秘境的深處拔地而起，書架從地底一直延伸到九重夜幕，一排接一排，一層疊一層，望不到盡頭。有些書架高得連頂端都隱沒在夜裏，只有一盞盞長明的小燈，沿著書脊亮上去，如同一條由星火鋪成的天梯。

夜深時，這裏最靜。

靜得能聽見紙頁輕輕翻動的聲音。

書海無風，卻有一種極緩的氣息在書架之間流動，帶著舊紙、松煙與陳墨的味道，如古潭深處浮起的微涼水汽。腳步踏過青石，回聲被層層書山吸盡，只餘一線細細的迴音，消散在不知多高的暗處。

據說，這裏的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夢。

夜越深，夢越輕，便偶有一兩聲低語，從書脊與書脊的縫隙間漏出來，教人分不清是紙在歎息，還是歲月在翻身。

書生披著外袍，立在書海最深處。

此處是書海的第九層，尋常人終生難至。四周書架森然高聳，書脊上的燙金年久褪色，如枯葉脈絡，在暗中隱約可辨。腳下青石冰涼，隔著靴

底也能覺出一絲沁骨的寒；頭頂則是望不見頂的幽暗，偶有一粒小燈明滅，像是遠天孤星，又像是誰遺落的一聲歎息。

他沒有點燈，也不需要。《夜天之書》懸浮在他面前，書頁無風自動，每翻一頁，便有暗金的星輝從字裏行間流淌而出，映亮他的側臉。

昨夜，他在長明燈殿睡了很沉。

天將明時，他在蒼瀾的臂彎裏醒過一次，那人睡得正熟，銀髮散了一榻，眉心難得舒展。他不忍驚動，只靜靜看了片刻，便悄然起身，披衣而出，穿過長廊與清霜，來到這座每逢心事難解、必先歸來的書海。

沉到，他夢見了很多年未曾夢見的東西。

夢裏，是一片星海。

無邊無際，千萬顆星辰在其中緩緩旋轉。星海的盡頭，立著一個人，銀髮及腰，背對著他，衣袂在虛空中翻飛，像是一幅畫，又像是一個尚未說完的故事。

他走過去，想看清那人的臉。

那人轉過頭。

他看見的是一雙眼睛。

星眸。

碎光流轉，像是盛著整個宇宙的、寂靜而溫柔的悲傷。

那人開口，說了一句什麼。

他沒聽清。

夢就醒了。

醒來時，枕畔猶有餘溫，胸口卻空蕩蕩的，像是一場大雪過後，天地忽然被人抽走了顏色。

「又是這個夢。」

他低聲自語，聲音落進書海，轉眼便被無數書脊吞沒，連回音也不曾留下。

他低聲自語，抬手撫過眉心。

這個夢，他夢過很多次。每一次都在相同的地方斷掉，每一次都留下一個空洞，像是有人在他心口，剝走了一塊什麼。

他曾以為，那是蒼瀾。

可蒼瀾的星眸，是冷的，是傲的，是帶著少年氣的。而夢中的那一雙，是古老的，是疲憊的，是望著他、卻彷彿隔了一整個千萬年的時光。

不是蒼瀾。

或者說，不止是。

「宮主。」

一個清脆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帶著極輕的喘息。

蘇硯抱著一摞竹簡，從書架的陰影裏鑽出來，頭髮亂糟糟的，臉上還沾著一點墨漬。

「您昨夜……睡得可好？」

「還好。」

「您的臉色，」蘇硯端詳了一眼，「是比前日好多了。」

「……蘇硯。」

「在。」

「閣下是不是，」書生微笑，「又通宵了。」

蘇硯愣了愣，繼而撓頭：「沒、沒有啊，就是看了一會兒——」

「一會兒？」

「……三個時辰。」

「在下上月是否有言，」書生輕輕歎氣，「宮規第七十二條——」

「病中不得違醫囑！可我沒病！」

「不得熬夜。」

「那是第七十三條！」

「蘇硯。」

「……是。」

書生忍俊不禁，擺擺手：「放下吧，坐。」

蘇硯乖乖放下竹簡，找了個角落縮著，卻忍不住偷眼看那卷浮在半空的古書。他嘴上不敢再辯，肚子裏卻是話多，縮了不過三息，便小聲嘀咕起來：「其實這摞竹簡，屬下是為了校對北疆戰報裏頭的幾處訛字，那『蝕』字與『飾』字，抄書的人時常寫混，萬一遞到王爺手裏，豈不鬧笑話……」

「蘇硯。」

「是，屬下閉嘴。」

他閉了不到一息，又低低補了一句：「可那個『飾』字，真的錯得很離譜。」

書生唇角微彎，並未再責。

「宮主，」他壓低聲音，「《夜天之書》，今夜是不是有些不一樣？」

他說這話時，眼睛一眨不眨。蘇硯在書海守了數十年，對每一卷書的脾性都熟得像自家兄弟，哪一本愛打盹，哪一本怕潮氣，哪一本翻到某頁會輕輕發熱，他都能如數家珍。獨獨這部《夜天之書》，他向來只敢遠遠看著，從不敢多碰一指。

書生一頓。

「怎麼說？」

「它的光，」蘇硯小心翼翼地比劃著，「比往日更亮一些。」

書生低頭，看向書頁。

的確。

今夜的書頁，不像往常那般平緩地翻動，而是一張一張，急促地抖動著，彷彿被什麼無形的手，輕輕撥弄。

暗金的光，在書頁間洶湧流轉。

「宮主，您看——」蘇硯忽然壓低聲音，「這個，您之前見過嗎？」

他指著書頁中央。

那裏，原本空白的一頁，緩緩浮現出一道痕跡。

起初只是一點。

書海裏的靜，在這一刻沉得更深了。連蘇硯懷裏竹簡相碰的輕響，也被他死死按住，不敢發出半分。

像是有人用極細極細的筆尖，在紙面上輕輕點了一下。

接著，那一點慢慢暈開，伸出一道橫，一道豎，再一道撇，一道捺。

筆畫由淺入深，由虛至實，一個字，一點一點地，浮現出來。每添一筆，滿頁暗金便退讓一分，如夜潮為月光讓出灘頭，退得恭敬，退得無聲。

銀白的。

與滿書暗金的字跡截然不同，那字是銀白色的，像是月光，又像是星砂，在黑夜般的書頁上，安安靜靜地亮著。

「星」。

蘇硯倒吸一口冷氣。他手中的竹簡險些滑落，慌忙以雙臂死死抱住，臉色在銀光映照下，白得近乎透明。

「宮、宮主！」他失聲，「這、這字——」

書生沒有動。

書海裏的燈火在這一刻似乎都暗了半分，滿樓的書脊悄無聲息，連塵埃都停在半空。天地間彷彿只剩下那一個銀白的字，與一個怔怔看著它的人。

他只是怔怔地看著那個字，看著它在書頁上緩緩閃動，如同一顆微小的、屬於另一個世界的星。

那一瞬，他想起了夢裏那雙眼睛。

想起了蒼瀾掌心的那縷暗金。

想起了兀墨臨終之前，嘶啞的低語：

「一星……一夜……」

「宮主！」蘇硯已經跳了起來，手忙腳亂地翻出紙筆，「我記下來，我記下來！這是《夜天之書》千年來頭一次出現銀字！我要記錄下來，這要寫進《書海志》，要寫進《夜典考》——」

「蘇硯。」

「在！」

「噓。」

蘇硯一愣，隨即反應過來，趕緊捂住自己的嘴。

書生微微垂眸，指尖輕輕落在那個字上。

字跡微涼，如初冬清晨的第一縷霜，又隱隱帶著一絲暖，像是遠方有人，正隔著萬千歲月，輕輕按住了書頁的另一面。

銀字，在他指尖下，輕輕顫了顫。

像是在回應。

又像是在，呼喚。

便在此時，書海的深處，傳來一聲極輕、極細的聲響。

沙。

像是有人在翻書。

蘇硯猛地回頭，臉色發白：「宮、宮主，是……是不是有人？」

「無人。」

「可剛才那個——」

「是翻頁聲。」書生低聲，「但，不是人。」

「那是什麼？」

書生沒有回答。

他的目光，投向書海最深處。那一片暗處，連長明小燈也稀疏得很，書架如列隊的古碑，沉默地守著不知多少年的寂靜。

那裏，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書架，積滿了灰塵。書架最底層，放著一本封皮褪色的舊書，書脊上貼著一張早已看不清字跡的標籤。

沙。

又是一聲。

那聲音極輕，卻帶著一種說不清的耐心，像是有誰在漫長的歲月裏，早已學會了等待，連催促，都不敢重一分。

那本書，自己翻開了一頁。

沒有風，沒有人。

只有一道極小、極細的光，從書縫間溢出，像是一隻小小的手，從書頁裏伸出來，輕輕敲了敲書脊。

一下。

兩下。

三下。

「宮主，」蘇硯的聲音發顫，「這、這是……」

「墨童。」

書生輕輕喚了一聲。

這名字在他舌尖含了許久，出口時，輕得如同一片落雪。

「《夜天之書》的器靈。」

蘇硯瞪圓了眼，嘴巴張成了圈。他在書海守了數十年，翻遍殘卷孤本，從未想過，這座樓裏竟還藏著一個比他更老、更安靜的住客。他想開口，喉嚨卻像被書頁堵住，只能一下一下地眨眼，連呼吸都放輕了。

那道光，在聽見這個名字的瞬間，微微一顫，像是一個沉睡了很久的孩子，被人輕輕喚醒。

它在書縫間輕輕晃了晃，像是又要睡去，終究沒有出聲。

書頁沙沙一響，那縷光縮了回去。

書自動合上。

書海重又歸於沉寂，唯餘蘇硯狂跳的心聲，在暗處一下一下，清晰得可笑。

那一帶的塵埃，被方才那縷微光驚起，在暗處緩緩浮沉，如細碎的星屑，久久不肯落定。

一切歸於寂靜。

蘇硯呆立良久，才顫巍巍地開口：

「宮、宮主，那是……」

「別記。」

「什麼？」

「方才之事，」書生輕聲，「一個字，也不要記。」

蘇硯怔了怔，看著書生的神情，突然明白了什麼，咬了咬牙，點頭：

「是。」

「也不要告訴任何人。」

「連、連閣主也——」

「連他也不要。」

蘇硯臉色一變：「可、可是閣主他——」

「蘇硯。」

「在。」

「在下現在，」書生看著那卷書，聲音很輕，「還不知道，該怎麼說。」

蘇硯沉默了。

他看著自家這位向來溫雅從容的宮主，看著他此刻眉間那一絲罕見的、近乎迷惘的神色，忽然明白了。

這個人，不是不信任蒼瀾。

他是怕。

怕那個字，意味著什麼。

怕那個夢，意味著什麼。

怕他和蒼瀾之間，那份七百年來堅不可摧的羈絆，在這一個「星」字出現的剎那，被某種更古老、更龐大的東西，悄悄牽動。

「宮主，」蘇硯輕聲說，「屬下什麼都沒看見。屬下方纔……只是在數竹簡。」

「數了多少？」

「……數岔了。」

書生轉頭。

眼前的書呆子，髮絲凌亂，一臉認真。

他笑了。

「多謝。」

「宮主客氣。」

「夜深了，去睡吧。」

「宮主也早些歇息。」蘇硯走出兩步，又忍不住回頭，「屬下明日替您熬一盅安神湯，放三顆棗，不放黃連，放了黃連您就不肯喝。」

「好。」

「還有，宮規第七十二條，屬下明日起，一定背熟。」

「第七十三條。」

「……是。」

「是。」

蘇硯抱著竹簡，一步三回頭地走了。

書海重新安靜下來。

遠處不知哪一層，又傳來一聲極輕的翻頁，沙，像是誰在黑暗裏替他數著更。

書生一個人立在黑暗裏，看著懸浮的古書，看了很久。

銀字，仍在書頁上閃動。

他伸出手，將書輕輕合起。

那一瞬，銀字隱去。

可他知道，它沒有消失。

它只是在等。

等某一天，等某一個人。

他在原地立了很久，直到袖口沾上書海夜裏的涼露，才發覺自己的指尖，仍停在書封上，不曾移開。

他想起蒼瀾熟睡時的側臉，想起那人無意識攥著他衣角的手。隱瞞，原不是他所擅長的事，更何況，是對那個人。

可有些事，連他自己尚未讀懂，又如何交給旁人去讀？

窗外，暗金之河仍在流淌。

在更遠的天幕之上，有一顆極小極小的星，輕輕地、輕輕地亮了一下。

像是回應。

第十三章 重返北疆

三日後，鎮北城的雪停了。

天色是那種被洗過的淡青，雲低低地壓在城頭，像是誰在天地之間，鋪了一層乾淨的棉絮。城牆下，一隊隊玄墨衛與鎮北軍交替值守，難民營裏的炊煙一縷接一縷地升起，粥香與柴火的氣味混在一起，教人恍惚覺得，這座城從沒遭過劫。

只是細看，城牆的磚縫裏仍嵌著未洗盡的暗褐，那是血滲進石頭之後留下的顏色，雪蓋不住，雨也洗不淡。街角處新搭起的粥棚前，孩童捧著缺了口的粗瓷碗，小心翼翼地吹著熱氣，一雙雙眼睛，還帶著劫後未褪的怯意。

城南的空地上，匠人們正在拆卸燒毀的屋樑，錘聲叮叮，一下一下，敲得很慢，像是怕驚醒了什麼。

偶有路人停下腳步，仰頭望一眼那片淡青的天，又默默低頭走開。劫後的日子，總是這樣，連歡喜都要小心翼翼地藏著，唯恐驚動了昨夜才剛睡去的噩夢。

夜天回來的那天，是個晴日。

他是和蒼瀾一起回來的。

兩人並肩出現在城南門時，沒有星橋，沒有暗金之河，甚至沒有任何異象。只是一個青衫，一個白袍，一前一後，不疾不徐地踏著殘雪走來，

彷彿只是兩個結伴同行的過客。

一路行來，蒼瀾始終走在半步之前，替身側那人擋著迎面的風。他本不是會做這種事的人，可腳下的步子，偏偏就這樣落了下來，自然得連自己也未曾察覺。

夜天看著那截被風吹起的銀白衣角，眼底浮起一點極淡的笑意，什麼也沒說。

守城的士卒本欲行禮，卻在看清兩人時愣住了。

「那、那是——」

「星君與夜公子。」

「他們一起來的？」

「是啊。」

「可是……」年輕的士卒壓低聲音，「傳聞星君與夜公子，不睦多年？」

「不睦？」老兵斜睨他一眼，「那是舊話了。二位早已和解。」

「城裏都傳……」

「傳什麼傳。」老兵嗤笑，「咱活了六十年，沒見過哪對不睦的人，會把自己的狐裘披在對方身上的。」

年輕士卒低頭一看。

那件素白狐裘，正好端端地罩在青衫書生的肩上。

狐裘寬大，領口一圈雪白的細絨，襯得那人眉眼愈發溫潤。書生似乎也覺得有些不妥，抬手想要取下，身旁的白袍人只淡淡側過眸來，那目光不重，卻讓他的手停在了半空，終究還是放了回去。

議事廳。

這一次，廳中的氣氛與三日前大不相同。

鎮北王陸驚鴻起身相迎，眼底雖有倦色，神采卻比前幾日好了許多。楚天闊、霍嘯、方既白、雲崢、白若雪、韓千里、狼嘯，一個個肅然站立。冷月華與熊天霸，並肩立在下首。

陸驚鴻案上的茶已換了新的，案角壓著一疊尚未批完的撫恤冊子，墨跡猶濕。看得出來，這三日裏，這位鎮北王幾乎不曾合過眼，卻仍在一筆一筆地，把每一個名字寫完。

「夜公子，星君。」陸驚鴻深深一揖，「二位遠道而來，北疆上下，感激不盡。」

「王爺客氣。」夜天微微欠身，「在下與蒼瀾不過略盡綿力。」

「略盡綿力？」熊天霸哈哈大笑，粗聲粗氣，「夜兄弟，你一夜之間，把三萬邪煞全按睡了，叫略盡綿力？那老子殺的那三百個，算啥？」

「熊兄，」夜天笑道，「自然是不一樣的。」

「哪裏不一樣？」

「熊兄殺敵，」夜天想了想，「用的是命。」

熊天霸一愣，隨即朗聲大笑，用力拍了拍他的肩。

蒼瀾站在一旁，目光冷冷地落在那隻拍在書生肩上的手上。

熊天霸頓時覺得後背一涼，訕訕地縮回手，乾笑兩聲。

夜天無奈地側目，朝角落裏望了一眼。那一眼極淡，卻讓某人周身欲凝的霜意，悄無聲息地散了三分。

陸驚鴻看在眼裏，不動聲色。

議到正事。

「諸位，」陸驚鴻道，「連日來，北疆諸宗已將傷亡統計完畢。」

方既白翻開賬冊：「寒霜劍宗，戰死一百二十七人，傷三百餘。赤血堡，戰死兩千三百人，傷七千。鎮北軍，戰死三萬一千，傷九萬。斷雲宗，」他頓了頓，聲音低下去，「全宗，僅餘雲宗主一人。」

廳中靜得連呼吸聲都能聽見。

雲崢站在角落，低著頭，一言不發。

他的袖口空蕩蕩地垂著半幅焦痕，那是斷雲宗山門起火那夜留下的。三日了，他沒有換過這身衣裳，彷彿換了，那座山門就真的不在了。

白若雪輕輕握住他的手臂。

方既白繼續道：「城外落霜、斷崖、青石三鎮，已無活口。其餘難民四十一萬，已有二十七萬自北冥靈門入小靈界，其餘十四萬暫居城中。」

「糧呢？」

「虛夜宮已運來三萬石。」方既白看了一眼夜天，語氣複雜，「足夠撐過這個冬天。」

廳中諸人，不約而同地望向那個青衫書生。

夜天仍是那副溫和模樣，似乎對這些感激的目光毫無所覺，只是微微垂眸，端著一盞茶，輕輕吹著熱氣。

這時，冷月華忽然上前一步。

「夜公子。」

「冷宗主請講。」

她沉默片刻，抬眼，直視著他，目光裏是毫不掩飾的鄭重：

「寒霜劍宗，願奉虛夜宮為盟主。」

廳中一片譁然。

「冷宗主！」楚天闊失聲，「這……」

「北疆諸宗，」冷月華道，「此役之後，已無一處完整。烈陽真君叛逃，鎮北都護府名存實亡。朝廷棄我，界門不管，我輩若不尋一個可依之人，下一次邪域來襲，便是滅頂之災。」

「冷宗主所言極是。」白若雪輕聲附和。

「老子也這麼想！」熊天霸高聲道，「赤血堡，也願奉夜兄弟為盟主！」

「回雪門願從。」

「洗劍池願從。」

「蒼狼寨……」狼嘯悶悶道，「也願從。」

聲音粗啞，卻一字一字落得實在。這個從來只認刀不認人的漢子，說完便別過臉去，不肯讓人看見他發紅的眼。

一個接一個，北疆的大小宗門，齊齊單膝下跪。

甲葉相擊，鏗然有聲，一聲疊著一聲，在空曠的議事廳裏久久迴盪。

陸驚鴻看著這一幕，眼眶發紅，卻只是靜靜站在一旁，沒有說話。

夜天放下茶盞。

他站起身，走到冷月華面前，雙手扶住她的手臂，輕輕將她托起。

「冷宗主，請起。」

「夜公子——」

「在下不能應。」

冷月華怔住。

廳中諸人，也怔住了。

夜天環視眾人，眼神溫和而堅定，一字一頓：

「北疆之事，北疆自決。」

「可是——」

「諸位的好意，在下心領。」夜天道，「但，北疆從來不是任何人的附庸。烈陽真君走了，朝廷棄了，界門不管了，這是諸位的不幸，也是諸位的機會。」

「機會？」

「是。」他緩緩道，「一個，由北疆人自己，守住北疆的機會。」

廳中一片寂靜。

冷月華盯著他，指節因用力而發白。

「若是……我們守不住呢？」

「那便，」夜天微微一笑，「在下會來。」

「夜公子——」

「但不是以盟主的身份。」

「那是以什麼身份？」

夜天想了想，輕聲說：

「朋友。」

這兩個字，輕輕落下。

像一片雪，落在一池深水裏。

廳中諸人，誰也沒有開口。

冷月華怔怔地看著他，半晌，她緩緩低下頭，把手按在劍柄上，用一種近乎莊重的、屬於劍修的姿勢，抱拳，躬身。

她素來不輕易低頭，這一禮，卻拜得毫無勉強，如同卸下了壓在肩頭三日的千鈞。

「寒霜劍宗，」她說，「記下了。」

熊天霸「呸」了一聲，粗聲道：「老子就知道！夜兄弟不是圖那些虛名的人！」

「熊兄過獎。」

「老子不是誇你，老子是——」熊天霸撓了撓頭，臉憋得通紅，終於一拍桌子，「老子是服了！」

滿廳哄堂大笑。

連一向肅容的楚天闊，也忍不住別過頭去，肩頭微微抖動。三日來壓在議事廳樑上的沉重，彷彿被這陣笑聲，輕輕掀開了一角。

窗外的日光斜斜照進來，落在長案的茶煙上，一縷縷升得很直。

那茶煙升得極穩，彷彿連風也在這片刻裏，不忍打擾。

氣氛，重新活了起來。

蒼瀾站在角落，抱著雙臂，冷冷地看著這一切。

他的眼角餘光，一直落在那個青衫書生的背影上。

他看見他被眾人圍著，一個個拱手稱謝，被熊天霸勾著肩，被白若雪遞上一盞新茶，被陸驚鴻的世子陸懷瑾怯生生地行了一個大禮。

他看見他笑著，一一應著，眉眼溫潤如水。

廳外檐角的冰凌滴水來，嗒，嗒，落在青石階上。那聲音極輕，在滿堂笑語之中，卻被他聽得分明。

那模樣，像一盞被人捧在手心裏的燈。

蒼瀾忽然覺得，胸口某處，有些酸。

不是不甘。

是一種更複雜的、說不出口的情緒。

他的書生，從來是這樣。

不爭，不搶，不炫耀，什麼都不說。

可只要他站在那裏，人群便會自然地向他聚攏，像夜歸的人，看見了一盞燈。

而那盞燈，偏偏從不知自己亮著。

這念頭一起，蒼瀾垂下眼睫，指尖在臂彎裏輕輕收緊，又緩緩鬆開。千年星穹之主，竟為了一盞燈被旁人圍著而心生微澀，說出去，只怕要笑掉九域修士的牙。

可他終究，沒有走過去。

散會後，眾人各自忙去。

夜天站在廳外的長廊裏，望著遠處的校場，看一群少年弟子練劍。

劍光在殘雪上一閃一閃，稚嫩，卻不肯停歇。有個矮小的孩子揮劍太急，一跤摔進雪裏，爬起來，抹了把臉，又揮了下去。

夜天看了很久，眸中映著那一點點細碎的劍光，像是在看很遠很遠以前的什麼。

「夜公子。」

一個怯生生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夜天回頭。

走廊的角落，站著一個少年。

他約莫十七八歲，穿著洗得發白的寒霜劍宗弟子服，臉上帶著傷，一隻手臂吊在胸前，另一隻手緊緊攥著劍柄，指節發白。

顧青。

寒霜劍宗年輕弟子，煥靈巔峰，倔強、不服輸。

「顧少俠。」夜天微笑，「傷可好些了？」

顧青一怔，沒想到對方竟記得自己的名字，臉頓時漲得通紅：「好、好多了！」

「那就好。」

「夜、夜公子！」

顧青深吸一口氣，忽然「撲通」一聲，單膝跪地，對著他深深一拜。

「顧青，謝公子救命之恩！」

「顧少俠，起來。」

「不！」顧青低著頭，聲音發顫，「那夜，我們劍陣就要破了，我以為自己必死無疑。是公子——是公子，用一片夜，把毒霧按了下去。我、我……」

少年說不下去，肩膀一抖一抖的。

夜天彎下腰，扶住他的肩，把他拉起來。

「顧少俠。」

「在。」

「在下那夜，只做了一件事。」

「什麼？」

「來。」夜天輕聲說，「在下只是，來了。」

顧青抬頭，淚眼模糊。

「真正守住玄冰嶺的，」夜天看著他，目光溫和而認真，「是冷宗主，是你，是三百位寒霜劍宗的弟子。你們沒有退。」

「可是我——」

「你提劍衝了上去。」

「我……只是想，補位。」

「補位，」夜天微微一笑，「便是最了不起的事。」

顧青愣住。

「因為，」夜天道，「補位的人，是真的知道，後面有人。」

少年的嘴唇哆嗦著，眼淚再也止不住。

他重重點頭，用袖子狠狠擦臉，擦了一臉的血與灰。

「公子，」他哽咽道，「顧青，會變強的。」

「在下信。」

「我要成為，像公子這樣的人！」

夜天一怔，隨即哭笑不得：「顧少俠，在下……其實不是什麼好榜樣。」

「是！」

「在下常常熬夜，不吃飯，被人念叨。」

「那、那也是！」

「在下……」

「公子！」顧青抬起頭，眼睛亮得驚人，像是兩顆燃著的星，「在顧青心裏，您就是！」

夜天看著他，沉默片刻，終於輕輕笑了。

「那便，」他說，「一起努力。」

廊下，風過，吹起他的衣袂。

不遠處，一道銀白身影，立在廊柱的陰影裏，靜靜看著這一幕。

簷下的風鈴輕輕響了一聲。

他沒有出聲。

只是在那少年深深一拜的時候，唇角，極淡極淡地，彎了一下。

北疆的雪，漸漸化了。

簷角的冰凌一根接一根地垂落，碎在石階上，聲音清脆，彷彿這座沉默了許久的城，終於重新學會了說話。

城頭那面殘破的旗，在風裏獵獵作響。

旗角的破口處，漏下一縷淡淡的日光，恰恰落在長廊盡頭那一青一白兩道身影之間，將地上未化的殘雪，映成一小片溫暖的金。

第十四章 殘陣餘燼

陽神大陣，毀了。

可它留下的東西，還在。

鎮北城正中，都護府後園，原是一片寬闊的演武場。三千年來，烈陽真君每日清晨在此練功，引九天之陽注入腳下的大陣，使整座城終年不凍。如今，那片青石鋪成的陣盤裂成了無數碎塊，陣紋黯淡，中央一個丈許的焦黑凹坑，像一隻睜不開的眼。

晨光斜斜照進園中，落在碎裂的陣盤上，卻照不暖那些焦黑的石。幾名鎮北軍的老卒提著木桶與掃帚，沿著陣紋的裂痕一寸寸清理，誰也不曾高聲，連掃帚拖過青石的沙沙聲，都放得極輕。有人彎腰拾起一片碎石，在掌心摩挲良久，又輕輕放回原處——那是真君三千年來日日踏過的地方，一磚一石，皆是舊日溫度。

園角那株老梅，被昨夜的煞氣撩去了半樹枝桠，餘下的枝頭，仍倔強地綴著幾點花苞，在寒風裏微微發顫。

夜天蹲在凹坑邊緣，指尖輕輕撫過焦黑的石面。

他身後，站著三個人。

蒼瀾抱著雙臂，神色冷淡，目光卻一直落在書生的背影上。霜老拄著一根枯木杖，鬚眉皆白，一身灰袍，是從玄冰谷被請出來的。副都護楚天闊垂首站在一旁，臉色沉鬱。

「這裏。」

夜天指向凹坑的最深處。

那裏，焦黑的石縫裏，嵌著一絲極細極細的、肉眼幾乎無法察覺的黑線。

那黑線細如髮絲，卻彷彿活的，在石縫中緩緩蠕動，隨著他的指尖靠近，輕輕縮了一下。石縫間隱隱透出一股腥甜，似腐果，又似陳血，黏膩的濕意沾上指腹，滑而冷，久久不散。

「蝕印。」霜老眯起眼睛，枯瘦的手指微微顫抖，「老朽……見過。」

「在何處？」

「古籍。」老人聲音沙啞，「玄冰谷藏經閣最底層，有一卷殘書，記載上古邪域入侵時，曾有一種暗種之術，名曰『蝕』。種於強者本源，平日潛伏無形，待時機成熟，一夕發作，可反噬宿主，亦可作『門』之錨點。」

「錨點？」蒼瀾挑眉。

「是。」霜老道，「蝕印乃邪域之引，每一枚，都是一道細小的門縫。若種得足夠多，足夠密，只需一聲號令，便能將諸處門縫，連成一座大門。」

楚天闊臉色大變：「所以兀墨說，北疆是門……」

「是。」夜天輕聲道，「烈陽真君，只是第一枚。」

他說得很平淡，園中的風卻似乎凝了一凝。楚天闊垂在身側的手，緩緩握成了拳，指節泛白，卻終究沒有發出一絲聲響。他想起那個清晨練功的老人，想起老人臨去前那一句「照顧北疆」，喉間便如塞了一團粗糲的雪。

沉默。

北風捲起殘塵，吹過空曠的校場，帶起一陣細碎的嗚咽。

霜老拄著木杖，微微佝僂的背脊在晨光裏顯得愈發單薄。他望著那道焦黑的凹坑，渾濁的眼底有什麼東西慢慢沉下去，像一粒石子墜入深井，久久聽不見回聲。

「所以，」楚天闊的聲音發啞，「這北疆，還有多少……」

「不知。」

「如何知？」

夜天沒有回答。

他伸出手，掌心貼在那道黑線上。

暗金玄光，緩緩流入。

他低聲吟道：

「一息安，則百念歇。百念歇，則萬魔退。」

那道細線被夜光包裹，劇烈地掙扎了一下，旋即像是被輕輕按住，安靜了下去。夜天閉上眼，神念順著黑線，一寸一寸，向其源頭探去。

蒼瀾皺眉：「書生。」

「無妨。」

「你不要逞強。」

「只是看一看。」

他的眉心，漸漸蹙起。

黑線的另一端，隱沒在一片幽深、粘稠、不可名狀的黑中。那黑裏，有一雙眼睛，無聲地睜開了一線——

夜天猛地睜眼，收回手。

指尖，微微發涼。

「怎麼了？」蒼瀾扣住他的手腕。

「有人，在看。」夜天低聲。

「誰？」

「不知。」夜天看著自己的指尖，緩緩道，「但，種印的人，不止一個，至少，」他頓了頓，「有一人，仍在附近。」

當夜，玄冰嶺。

萬霜劍陣的舊址，山腰上添了一百二十七座新墳，戰死弟子的屍首俱已收殮。風過，墳頭的白幡簌簌作響。

毒煞被封在一方夜繭裏，吊在峰頂的石柱旁。

峰頂的夜，濃得化不開。雲層壓得極低，星子只在雲隙間漏出零星幾點，像誰不經意撒落的碎銀。山風貼著地面游走，捲起墳前未燒盡的紙灰，一縷縷打著旋兒，又悄然落下。

夜天是獨自先上來的。蒼瀾隨後而至，沒有出聲，只是在三步之外站定，銀髮被風吹得微微拂動，星眸半斂，似一柄收在鞘中的霜刃。

他渾身潰爛，綠色的膿水順著繭壁淌下，被暗金的夜一點一點收走。他的眼窩空洞，嘴角卻仍掛著那種扭曲的笑意。

夜天站在繭外，靜靜看著他。

「毒煞。」

「桀桀……」毒煞的笑聲，嘶啞得像破風箱，「你來了？」

「在下有事，想問。」

「問。」

「蝕印，」夜天道，「是誰種的？」

毒煞的笑，停了。

「你以為……我會說？」

「閣下不會。」夜天平靜地道，「但，在下想試一試。」

「哈哈哈哈……」毒煞仰頭大笑，笑得胸腔劇烈震動，綠膿噴濺，「小靈界的書生，你很天真。蝕印……是尊上的賜予，是我邪域的恩典……」

「恩典？」

「你不懂。」毒煞喃喃，空洞的眼窩直勾勾地盯著他，「你什麼都不懂……你們這些，被關在籠子裏的羔羊……」

他的聲音越來越輕。

「你們以為……自己在守護……」

「閣下——」

「其實，」毒煞忽然咧開嘴，笑出了一口黑牙，「你們一直，都在門裏。」

話音落下的剎那，他胸口的位置，忽然亮起一點暗紅。

「不好！」

夜天猛然伸手，夜繭驟然收縮。他低聲吟道：

「風息，雲止。一念安，百念歇。靜夜。」

蒼瀾一步跨到他身側，掌心星輝無聲鋪開，如一層薄薄的銀紗，護在夜天身後，替他擋住那股逆衝而來的煞氣。

可已經晚了。

那點暗紅，以驚人的速度擴散，沿著毒煞的經脈，蔓延到四肢百骸，繼而從皮膚下透出紅光。他的身體劇烈抽搐，眼窩中流出黑色的汁液，嘴裏發出一聲非人的嘶嚎——

峰頂的風，驟然停了。

頭頂的星河一頓，連暗金之河也彷彿滯了一息。四周的空間向內皺縮，石柱、墳幡、夜繭，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捏緊，發出細碎的、令人牙酸的輕響。

「噗！」

整具身軀，崩成一灘黑水。

空間猛地鬆開，餘波震得白幡獵獵倒伏。夜繭中，只剩一堆腥臭的黑色膿蝕，腥甜裏帶著腐味，黏稠如蜜，緩緩滲入石縫，所過之處，青石微微發軟，指尖若觸，便是一手滑膩的冷。

風過，墳頭的白幡獵獵作響。

峰頂，一片死寂。

許久，夜天才緩緩收回手。

他的指尖沾著一點黑膩，在星光下泛著幽幽的暗芒。他低頭看了片刻，從袖中取出一方素帕，一根一根，慢慢擦去，神色安靜得近乎肅穆。帕子上的污痕卻擦不盡，那股腥甜纏在鼻息之間，如附骨之蛆。

蒼瀾垂眸，看見他擦拭的動作比平日慢了許多，指節處微微泛白。

山下，鎮北城的燈火稀稀落落，隔著沉沉夜色，遠得像另一個人間。

「滅口。」

蒼瀾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冷得像冰。

夜天沒有回頭。

他看著那灘黑水，沉默了很久，才低聲開口：

「蝕印，不只是門錨。」

「還是鎖。」

「是。」夜天道，「能讓種印者開口，也能讓種印者閉嘴。」

蒼瀾皺眉：「這是說，所有被種印的人……」

「都是一枚，」夜天輕聲道，「隨時可以被引爆的雷。」

峰上的風，驟然冷了幾分。

一個時辰後，鎮北城。

夜天將北疆諸宗的主要人物，一一召至都護府。

陸驚鴻、楚天闊、霍嘯、方既白，雲崢、白若雪、韓千里、狼嘯，冷月華、沈寒煙、鄔懷遠，熊天霸、熊小七、鳳九娘、老熊。

人人面帶倦容，卻神情肅然。

都護府的議事廳，燈火通明。數十盞銅燈沿梁而懸，燈芯撥得極亮，把一張張疲憊的面孔照得分明。廳外廊下，玄墨衛按劍而立，連風過簷角的聲音，也彷彿被擋在了門外。有人低聲交談，有人默然擦拭兵刃，更多的人只是靜靜站著，目光不時飄向廳首那道青衫的身影。

他們都隱隱覺得，今夜要說的事，不是尋常軍議。

「諸位。」夜天立在廳中，開門見山，「在下今夜，要做一件事。」

「請夜公子吩咐。」

「查印。」

廳中一陣騷動。

楚天闊第一個站了出來：「夜公子，末將願先受查！」

「楚將軍請。」

夜天抬手，一縷極淡極淡的暗金，如細絲般探入楚天闊的眉心。

片刻，他收手：「無印。」

楚天闊長舒一口氣。

「霍統領。」

「請。」

「無印。」

「方長史。」

「請。」

「無印。」

如此一個接一個，陸驚鴻、雲崢、白若雪、韓千里、狼嘯，一一過關。

輪到冷月華時，她面無表情地上前一步，任由那縷暗金入眉。

「無印。」

她點頭，退後。

輪到沈寒煙。

那位寒霜劍宗的副宗主，素日溫和，此刻站在廳中，臉色比往日更蒼白了幾分。她緩緩上前，微微垂首，唇邊勉強維持著一絲溫柔的笑意。

「夜公子。」

「沈副宗主。」夜天輕聲，「得罪了。」

暗金的絲線，探入她的眉心。

夜天的指尖，微微一滯。他唇間無聲掠過一句低語：「風息，雲止。一念安，百念歇。靜夜。」

他的眉心，輕輕蹙起，神色卻沒有任何變化，只是那縷暗金，在沈寒煙的識海深處停留了片刻，繞了一圈，又輕輕退了出來。

「如何？」冷月華問。

夜天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極短。

他笑了笑：「無礙。」

冷月華微微一愣。

沈寒煙悄悄鬆了一口氣，退回原位，手指在袖中，緊緊攥住了衣角。

下一個，是鄔懷遠。

夜天的指尖，又是一滯。

下一個，是老熊。

又是一滯。

廳中諸人，看不出任何端倪。

唯有蒼瀾，站在角落，目光冷冷落在夜天的指尖上。

他看見，那縷暗金，在三人的識海深處，各繞了一圈，每一次退出時，指尖都會輕輕顫一下。

他的書生，在說謊。

蒼瀾的指節在袖中輕輕一扣。

他早知書生不善於說謊，唇角那一抹笑意，淡得過分，淡得像是用盡了力氣才描上去。可偏偏滿廳之人，竟無一個看穿。他忽然覺得胸口有些

悶，不是惱，是一種說不清的、鈍鈍的疼——這個人，什麼都肯替旁人扛，卻從來不肯先為自己皺一下眉。

散會之後，夜天獨自站在廊下。

蒼瀾走近，沒有說話，只是站在他身側。

良久，書生輕聲開口：

「三個。」

「我看見了。」

「沈寒煙，鄔懷遠，老熊。」

「嗯。」

「蝕印已深入神魂。」夜天道，「我以低聲詠唱，借靜夜暫時將它們按住，但……」

「但？」

「不能根除。」

蒼瀾沉默了一下：「為何不當眾說？」

「說了，會逼他們。」

「逼他們，總好過放任。」

「蒼瀾。」

「說。」

「他們是人。」夜天看著遠處，語氣很輕，「不是印。」

蒼瀾看著他的側臉。

燈光下，那個人的眉間，有一道極淺極淺的倦。

「你想救他們。」

「想。」

「可能救？」

「不知道。」夜天坦白，「蝕印已與神魂交纏，若強行剝離，宿主多半會死。」

蒼瀾沒有說話。

「我需要時間。」夜天道，「找出種印者，找出解法。」

「你有多少時間？」

「不知道。」

兩人並肩站著，望著鎮北城漸次亮起的燈火。

夜風吹過，帶來遠處難民營裏的炊煙味，與孩子們模糊的笑聲。

「書生。」

「嗯。」

「你一個人，想不出來的事，」蒼瀾低聲，「可以告訴我。」

夜天微微一怔。

他轉頭，看著這個人。

蒼瀾沒有看他，目光落在遠處，側臉冷白，耳尖卻悄悄泛著一點紅。

「我在。」

兩個字，說得很輕。

輕得像一片雪落在肩頭，卻比任何誓言都要沉。夜天心底那根繃了許久的弦，在這一刻，悄悄鬆開了一線。

夜天看了他很久。

然後，他輕輕靠過去，把頭抵在他的肩上。

「嗯。」

「這回，」他閉上眼，「我，會說。」

廊外，北風捲著殘雪，無聲落下。

簷下的燈籠被風吹得輕輕搖晃，光影在兩人腳邊明明滅滅。遠處更鼓敲過三響，一聲疊著一聲，沉沉地落進夜裏。

廳中，三個人的影子，被燈光拉得很長。

他們都不知道，這個夜晚，是他們最後一個安寧的夜。

第十五章 寒霜之變

五日後，子夜。

玄冰嶺的雪，下得無聲。

寒霜劍宗的山門，靜靜立在風雪裏。門前兩盞青燈，被雪片壓得忽明忽暗，劍宗弟子們輪值守夜，一個個裹著厚袍，呵出的白氣在風裏轉瞬即散。

山門之後，是一重重依山勢而起的石階與飛簷。寒霜劍宗立宗三千載，殿宇皆以青白寒石砌成，簷角懸著冰魄鈴，風過時不作清響，只發出極低極沉的一聲嗚咽，似萬古未散的劍鳴。主峰「凌絕」之巔，積雪終年不化；峰腰一線劍陣舊址，白幡未撤，新墳之上落了薄薄一層雪，將那一百二十七個名字悄悄掩去。

這座宗門，素以「冷」立身。可今夜的冷，卻與往日不同——那是一種緊繃至極、將斷未斷的靜。

偏殿的窗紙上，映著一道纖細的人影。

沈寒煙獨坐在案前。

案上，攤著一卷未批完的公文。她提著筆，墨汁在筆尖凝成一顆圓潤的珠，遲遲不曾落下。

她的臉色，比雪還要白。

案角的銅燈，燈芯已燃去大半，她卻忘了剪。燈火細細地晃，把她的影子拉長，又壓短，落在身後空蕩蕩的牆上，像一個不肯安睡的幽魂。

五日了。

自那夜被夜公子的暗金「查」過一次，她便覺得，體內有什麼東西，被輕輕按住了。

按住，卻不是除去。

她知道那是什麼。

三年前，她奉師姐之命，赴北疆邊域巡查，在一座破廟裏遇見一個斗篷人。那人沒有露面，只輕輕在她眉心點了一下，便消失了。她以為是幻覺，可那夜之後，她的夢裏，便總出現一雙猩紅的眼睛。

她不敢告訴師姐。

不是不信，而是太信。她太清楚師姐是什麼樣的人，那是一柄寧折不彎的劍，而她，不願做那個讓劍折斷的人。

也不敢告訴任何人。

她只是日復一日地練劍，批公文，微笑著照料每一個弟子，把所有的恐懼，咬碎了嚥進肚子裏。

這五日裏，她比往常更早起身，替傷重的弟子換藥，在膳堂親手熬了一鍋又一鍋薑湯。有年輕弟子捧著碗，紅著眼眶喚她「副宗主」，她便笑著替那孩子攏一攏衣領，說：「天寒，多喝些。」

她想把每一張臉，都記得牢一些。

這個念頭，她自己也不敢細想。

她以為，只要她足夠小心，就不會有人發現。

可那夜，夜公子看了她一眼，說：「無礙。」

她看見了他指尖的顫。

她知道，他在說謊。

為了保護她。

那一夜，她回到房中，對著銅鏡坐了很久。鏡中人眉目溫婉，唇色卻淡得近乎透明。她抬手撫過自己的眉心，那裏曾有一縷暗金停留，溫潤，沉靜，像深夜裏有人替她掩上了一扇將開的門。

「……真是個，」她低低笑了一聲，眼角卻濕了，「溫柔得讓人害怕的人。」

筆尖的墨珠，啪地落在紙上，暈開一片。

她沒有擦。

她望著窗外的雪，忽然很想念小時候。

那時她與師姐都還是八九歲的孩子，被師父撿回玄冰嶺，兩人同住一屋，睡一張榻，冬天裏抱在一起取暖。師姐總是冷冷的，卻會在夜裏偷偷把被子往她那邊拉。

「師姐。」

她輕聲呢喃。

窗外的風，倏然靜了。

案上的燈火，筆直地立起一線，繼而，無聲熄滅。

黑暗裏，胸口，忽然一邊。

沈寒煙猛地捂住心口，整個人從椅子上滑了下來。

痛。

不是外傷之痛，是從神魂深處炸開的、撕裂般的痛。她感覺到體內那道被按住的黑線，在這一刻，猛地掙脫了束縛，像一條蟄伏已久的毒蛇，瘋狂地向四肢百骸蔓延。那黑線所過之處，血脈如被灌入冷膩的膿，腥甜之氣自喉間翻湧而上，舌根發麻，連唇齒間都是腐果般的甜。

「啊——！」

她蜷縮在地，十指死死摳住地磚，指甲迸裂，鮮血直流。

窗外，有什麼東西在召喚她。

一個聲音，低低地、嘶啞地，在她識海深處響起：

「時辰……到了。」

「不……不要……」

「開門。」

「不——」

「開、門。」

沈寒煙的瞳孔，一點一點地，染成了猩紅。

同一時刻，外務殿。

鄔懷遠站在窗前，雙手負在背後。

他是寒霜劍宗的外務長老，演天象後期，一向以圓滑世故著稱。山下商隊要過關，他去斡旋；諸宗之間起了齟齬，他去說和；便是宗主與副宗主偶有分歧，也總是他笑呵呵地端上一壺熱酒，三言兩語，把冰面化開一線。宗門上下都說，劍宗這座冰山，全靠鄔長老這一點人情味，才不至於凍得太死。此刻，他面朝黑夜，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唯有嘴角，掛著一縷極淡的、僵硬的笑。

他的皮膚下，爬滿了細密的黑線。

窗臺上，擱著半盞早已涼透的茶。茶面上，映著他的臉，而那張臉，正一寸一寸，變得不像他自己。他的指節在窗櫺上扣了一下，又一下，彷彿在與誰無聲地爭執。

他終究，沒有爭過。

「長老？」一名年輕的弟子推門進來，端著一盞熱茶，「夜深了，您怎麼還沒睡——」

話音戛然而止。

鄔懷遠緩緩轉過頭。

他的雙眼，是兩個漆黑的洞。

「啊——」

弟子手中的茶盞摔得粉碎。

「報——！報——！」

淒厲的警鐘，在子夜的玄冰嶺上空炸響。

警鐘一聲接著一聲，驚起滿山寒鴉。山道上的青燈次第熄滅，又次第亮起，人影奔走，呼喝聲被風雪撕得零落，整座玄冰嶺，彷彿一隻被驚醒的巨獸，在黑暗中不安地翻身。

「長老瘋了！」

「他在殺人！」

「快去稟報宗主！」

鄔懷遠一步一步走出外務殿，所過之處，黑線蔓延，積雪被腐蝕得吱吱作響。他徒手抓住一名撲上來的弟子，五指一收，那弟子的胸骨轟然碎

裂，鮮血噴濺在雪地上，綻開一朵殷紅的花。

「長、長老……為什麼——」

「門……」 鄔懷遠喃喃，聲音嘶啞得不像人，「要開了……」

「攔住他！」

「結陣！」

「萬霜劍陣！」

三百名寒霜劍宗的弟子（其中許多人帶傷），倉促提劍，在雪地上結成劍陣。可他們面對的，是自己朝夕相處數十年的長輩，持劍的手，在發抖。

「長老……長老，您醒醒！」

「我是小七啊！」

「長老！」

鄔懷遠的嘴角，緩緩咧開，露出一口發黑的牙。

他腳下的積雪，無聲塌陷出一圈黑色的蝕痕，腥甜的氣味順風散開，連那些久經沙場的老弟子，也忍不住乾嘔起來。

下一瞬，他整個人化作一道黑影，掠入劍陣之中。

冷月華是從夢中驚醒的。

夢裏，她又回到了那間冰冷的石屋，角落裏有人輕輕喚她。她睜眼時，枕邊的霜魄，正發出極低極細的顫鳴，劍身上，凝了一層薄薄的寒露。

她披衣而起

她一手握住枕邊長劍，推門而出，便看見了山下火光沖天的景象。

玄冰嶺的雪地上，血與黑蝕混作一片，哭喊聲與兵刃交擊聲震耳欲聾。

「宗主！」

一名弟子連滾帶爬衝過來，滿臉是血：「宗主！鄔長老他——他入魔了！」

冷月華瞳孔一縮。

「師妹呢？」

「副宗主她……她……」

冷月華沒有等他說完。

她身形一動，素白衣袂在風雪中劃出一道冷冽的弧，劍光出鞘，直撲山腰。

一路上，她的心沉得像墜了鉛。鄔懷遠入宗那年，她尚是個年輕的劍修，他來時背著一隻舊包袱，笑著說：「在下別無長處，只會替各位把路走寬一些。」這些年，他確實，替劍宗走寬了許多路。

可今夜，這個人，要把路走絕了。

山腰，劍陣已亂。

鄔懷遠立在陣心，周身黑蝕翻湧，已是半人半魔的模樣。他的雙手各握著一名弟子的頭顱，指縫間滴落黑血，臉上的笑容，扭曲得令人作嘔。

「鄔懷遠！」

冷月華一劍斬下。

她足尖點雪，凌空而起，長劍倒懸於身側，姿態孤絕如一彎寒月。

劍光如練，凜冽似霜，一劍之下，漫天風雪驟然倒卷，向劍鋒匯聚；山腰的空間被劍意生生劈開一道細長的銀痕，積雪炸開，寒氣凝作千萬冰刃，直取鄔懷遠的咽喉。

鄔懷遠不閃不避。

他只是抬起一隻手，輕輕一擋。

冰刃盡碎。

「宗……主……」他抬頭，那雙漆黑的洞眼直勾勾地望著冷月華，聲音裏竟有一絲掙扎的、人的意識，「殺……我……」

冷月華握劍的手，一頓。

「鄔長老。」

「殺……我……快……」

他的臉上，肌肉扭曲，彷彿有兩個靈魂在爭奪同一副軀殼。

「它.....在.....控制.....我.....」

黑血自他眼角滑落，滴在雪上，發出滋滋的輕響，那雪便塌出一個個細小的黑洞。

冷月華咬緊牙關。

她沒有猶豫太久。

「抱歉。」

劍光再起。

這一劍，如冰河破裂，直貫鄔懷遠的心口。

鄔懷遠的身軀猛然僵直，低頭，看著那柄貫穿自己胸膛的長劍，嘴角竟浮起一絲極淡極淡的、解脫般的笑意。

「謝.....」

他緩緩倒下。

黑蝕，從傷口中湧出，在雪地上化作一灘粘稠的黑水，腥甜之氣直衝鼻端，所觸之雪，滋滋塌陷。

風雪，在這一劍之後，驟然停了。

天穹之上，雲層裂開一線，一輪冷月露出半張臉，清輝落在雪地上，映著那一灘黑水，也映著鄔懷遠臉上那一抹未散的笑。

冷月華拔劍，劍尖微微發顫。她低頭看著他，這個替劍宗走寬了半生路的人，終於，在她劍下，走完了最後一程。

「宗主！」弟子們圍上來，滿臉淚痕，「長老他……」

「厚葬。」

她頓了頓，聲音低了一分：「以長老之禮。」

「是。」

「傷者，救治。」

「是。」

冷月華閉了閉眼，睜開，聲音冷得像冰：

「副宗主在何處？」

弟子們面面相覷。

「沒、沒有人見過……」

冷月華的心，驀地沉了下去。

她循著黑蝕留下的氣息，一路走到劍宗後山。

後山有一座寒潭，千年不凍，潭水深黑如墨。潭邊立著一道纖細的白影，背對著她，長髮散亂，衣衫染血。

「師妹。」

那人沒有回頭。

「寒煙。」

「……師姐。」

潭風拂過，吹起她染血的衣角，那衣角在黑水之上輕輕飄蕩，單薄得彷彿隨時會被夜色帶走。

沈寒煙的聲音，輕輕的，啞啞的，帶著某種冷月華從未聽過的疲憊。

她緩緩轉過身。

月光下，她的臉蒼白如紙，雙眼卻是猩紅的，皮膚下爬滿了縱橫交錯的黑線，一直蔓延到頸側。

可她在笑。

笑容溫柔，像小時候，無數次，在雪夜裏，她仰頭對冷月華說：「師姐，你的手好冷。」

「師姐。」

「你……」

「我撐不住了。」

冷月華握劍的手，在發抖。

「三年。」沈寒煙輕聲，「我撐了三年。」

「你為何不說？」

「說了，」沈寒煙笑得有些苦，「師姐會怎麼做？」

冷月華沉默。

「你會殺我。」沈寒煙道，「對不對？」

「……」

「師姐一向，是這樣的人。」她低低笑著，眼角淌下一滴淚，「寒霜劍宗，沒有退字，也沒有……軟弱的人。」

「寒煙——」

「所以，」沈寒煙抬頭，猩紅的眼睛直直望著她，「我才不敢說。」

雪，無聲落下。

潭水深黑，岸邊悄悄凝起一層薄霜，映著兩道遙遙相對的白影。

遠處，一抹銀白的身影，悄然立在山崖的陰影裏。

蒼瀾。

他是被警鐘聲驚動，從虛夜宮匆匆趕來的。可他到的時候，看見了這一幕，便停住了腳步。

他沒有出手。

因為，他看見冷月華的肩頭，在風雪中，微微地發著抖。

那是一位宗主，在做某個決定之前，最孤獨的樣子。

星輝之下，雪光微藍。他想起自己年輕時，也曾有過需要獨自握緊劍柄的夜晚，那時身邊沒有一個人，能替他說一句「我在」。所以此刻，他寧可站在遠處，不去打擾。

蒼瀾沉默著，抬手。

他的星輝，無聲地漫過山崖，輕輕落在不遠處一個蜷縮在雪地裏的少年身上。

顧青。

他不知何時跑了過來，渾身是血，握著劍，淚流滿面，卻被一層溫柔的星輝，輕輕托住，動彈不得。

「星、星君……」少年哽咽，「放開我——放開我——」

蒼瀾沒有回答。

他只是靜靜看著前方。

「這是，」他低聲說，「她們的事。」

第十六章 斷劍凌霜

寒潭邊，雪還在下。

這座寒潭藏於後山深處，三面石壁環抱，千年不凍。潭水不見底，黑得似一方研開的濃墨，唯有靠岸處，凝著一圈薄薄的白霜。傳說開宗祖師曾於此潭悟劍，故歷代宗主臨終前，皆須在潭畔靜坐一夜。此刻，潭面無風，卻有細碎的冰紋自岸邊緩緩爬開，像一道道將裂未裂的傷口。

冷月華握著劍，站在三丈之外，一動不動。

沈寒煙站在潭邊，渾身是血，皮膚下的黑線一下一下地搏動，像無數條活的蟲。她的眼瞳是猩紅的，嘴角卻噙著一絲極柔極淡的笑，與那副猙獰的軀殼，格格不入。

「師姐。」

冷月華沒有應聲，只是握劍的指節又緊了一分。雪片落在她睫上，她連眨眼也忘了。

「說。」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

冷月華沉默。

她怎麼會不記得。

那是她這一生，記得最清楚的一個冬天。

三百年前，她八歲，被師父從雪地裏撿回來。師父說：「這孩子骨頭硬，是塊練劍的料。」她被塞進一間冰冷的石屋，看見角落裏蜷縮著另一個小女孩，瘦瘦小小的，眼睛亮得像兩顆星。

「你叫什麼？」

「寒煙。」

「我叫月華。」

「月華姐姐。」

「別叫姐姐。」

「那叫什麼？」

「……師姐。」

那是她們這一生，最簡單的對話。

「師姐。」沈寒煙輕聲道，「我記得，那夜我發燒，你偷偷把自己的被子拿給我，自己凍得牙齒打顫，還嘴硬說『我不冷』。」

「我真的不冷。」

「你騙人。」

「……」

「師姐，」沈寒煙笑了，眼淚順著臉頰滑下，「你這輩子，說過的謊，都是為了我。」

潭風捲著雪粒，掠過兩人之間那三丈的空地。那三丈，她走過千百遍，從未覺得如此漫長。

冷月華的指節，捏得發白。

「師姐。」

「別說了。」

「師姐，」沈寒煙往前走了一步，皮膚下的黑線，因這一步而劇烈蠕動，「我時間不多了。它……快要把我整個吃掉了。」

「我能救你。」

「不能。」

「夜公子能救你。」

「他救不了。」沈寒煙搖頭，聲音平靜，「我看見了他的眼神。他說『無礙』的時候，在撒謊。蝕印已經與我的神魂合為一體，若強行剝離，我會死。若不剝離，」她頓了頓，「我會變成它的刀。」

「寒煙——」

「師姐。」

她站定。

猩紅的眼睛，直直望著冷月華。

「殺了我。」

冷月華握劍的手，劇烈地顫抖起來。霜魄在她掌中發出低低的悲鳴，劍身上的寒光，一明一滅，像一顆不肯停跳的心。

「我不能——」

「你能。」

「我——」

「師姐。」沈寒煙輕聲，「你還記得，師父臨終前，說過什麼嗎？」

冷月華閉上眼。

耳邊，風聲忽遠。她彷彿又回到那間燃著一盞孤燈的病房，藥氣苦澀，窗外的雪壓折了一枝老梅。

八十年前，師父臥在病榻上，枯瘦的手握住她們二人的手，氣若遊絲：

「月華，寒煙。寒霜劍宗，不怕死，不怕敗。怕的，是……回頭。」

「師姐。」沈寒煙的聲音，越來越輕，「我快要，回不了頭了。」

「……」

「所以，」她微笑，「請你，替我，斬斷這一條路。」

她張開雙臂。

那單薄的身影立在黑潭之前，白衣染血，髮絲亂舞，像一隻即將撲火的蝶，美得令人心碎。

黑線在她皮膚下瘋狂湧動，她的雙眼，一點一點，被猩紅吞噬。

「師姐，快——」

她的聲音，驟然變得尖銳而扭曲：

「快——！！」

那一劍，很慢。

很慢很慢。

像是時間在這一瞬間被拉長了。風，驟然停了；潭水自岸邊起，一寸一寸凝出細霜。一片雪花，從劍尖旁飄過，慢悠悠地墜向地面。

天穹之上，雲海無聲分開，一輪清冷的月自雲隙間垂下，月華如水，傾在潭面；整座後山的空間彷彿被這一劍拉成了一張繃緊的弓弦，雪、風、潭、月，皆凝在弦上，不敢稍動。冷月華立於其間，衣袂垂落，脊背如劍，姿態孤絕得近乎悲壯。

冷月華的劍，是百年前師父親手贈予她的。

那時師父說：「劍是用來斬斷的，卻也是用來護人的。月華，莫要忘了後者。」

劍名「霜魄」。

劍身如雪，劍意如冰，百年來斬過無數邪祟、妖獸、仇敵，卻從未，斬向過自己的親人。

她的手，在抖。

她看見沈寒煙眼底最後一絲清明，那一絲清明裏，是無邊無際的溫柔與不捨。

她想起了那一夜的被子，想起石屋窗外的月光，也是這樣清，這樣冷，照在兩張稚氣的臉上。

她想起了那一夜的被子。

想起了那雙亮得像星星的眼睛。

想起了無數個冬天，兩個小女孩抱在一起取暖。

「對不起。」

她輕輕說，聲音輕得，只有自己聽得見。

劍光，落下。

四野俱寂。

潭面的霜，在這一剎，齊齊裂開，發出一聲清脆至極的碎響，宛若天地間，有一根弦，無聲地斷了。

沒有血。

至少，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那一劍，貫穿了沈寒煙的心口，同時，寒氣自劍身爆發，將她整個人凍成了一座冰雕。黑色的蝕印被劍氣封死在冰中，無法逃脫，也無法蔓

延。

沈寒煙的嘴角，還掛著笑。

她輕輕地，輕輕地，說了一句什麼。

冷月華聽不見。

她只看見那雙眼睛，從猩紅，一點一點地，變回了清澈的黑。

那是一雙，屬於沈寒煙的眼睛。

「謝……」

那一個字，輕得像一片雪，落在她眼底，便再也化不開了。

她的唇形，動了動。

下一瞬，冰雕寸寸碎裂，化作漫天晶瑩的冰屑，被北風捲上高空，消散在夜色裏。

冰屑隨風而去，潭面映著碎月，一片細碎的銀光，好似一場無聲的送行。

寒潭邊，只剩下一柄斷劍。

霜魄。

劍身從中間崩斷，斷口整齊，像是被什麼更沉重的東西，生生壓斷。

黑蝕被封入冰中的最後一瞬，發出一聲短促細微的嘶響，腥甜的氣味騰起，又被寒氣一絲絲壓回，終究，散得乾乾淨淨。

冷月華跪了下去。

雪落在她的肩頭，落在她散開的長髮上，落在她顫抖的肩背上。

她沒有哭。

三百年的歲月，她早已習慣把所有的痛，都鎖進劍鞘；可今夜，劍鞘碎了，那些痛便無處可藏，只能一寸一寸，沉進她的骨頭裏。

她只是跪著，一動不動，手裏握著那半截斷劍，指縫間滲出血，一滴一滴，落在白雪上。

很久，很久。

血滴入雪，一點一點洇開，像開在冰原上的紅梅，開得安靜，也開得慘烈。

風聲嗚咽。

山崖的陰影裏，蒼瀾收回了手。

顧青從星輝的束縛中掙脫，跌跌撞撞跑過去，在冷月華面前跪下，抱住她的肩，哭得像個孩子：

「師叔……師叔……」

冷月華沒有回應。

她的耳中，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那一片雪花，仍在慢悠悠地墜，墜了很久，很久，始終，落不到地。

天亮的時候，夜天來了。

東方的天際，被雪雲壓得極低，只在山脊與雲層之間，透出一線極淡的魚肚白。曉風裹著冰屑，掠過後山的松林，枝頭的積雪簌簌而落，天地一片青灰，連光也是冷的。

他是從赤焰關連夜趕回來的。那一夜，赤血堡也出了事，他被牽制在那邊，待老熊的蝕印覆住、蒼瀾的傳訊遞到，已是後半夜；他星夜兼程，直到天明，才踏上寒潭畔的雪。

他走到寒潭邊，看見冷月華仍跪在那裏。

潭面的霜，已凝厚了一指。那層霜上，落著零星幾點殷紅，是斷劍一路滴下的血。

她一夜之間，彷彿老了十歲。

素白的衣袍上，沾滿了血與雪，長髮披散，眉眼間的霜意，比任何時候都更冷，也更空。

夜天停在三步外。

靴底踏過積雪，發出極輕的聲響，像怕驚擾了什麼。他身上還帶著一路奔馳的夜露與寒氣，青衫的下襬沾滿了雪泥，髮梢結著細霜。他望著那道跪著的身影，腳步竟沉得抬不起來。

他沒有說話。

他只是慢慢地，慢慢地，單膝跪了下去，與她平視。

「冷宗主。」

冷月華緩緩抬眼。

那雙眼睛裏，沒有淚，沒有恨，只有一片深不見底的、被霜凍住的荒蕪。

「夜公子。」

她開口，聲音沙啞得不像自己。

「你說，那日查印，三人皆有。」

「是。」

「你按住了她。」

「是。」

「你沒告訴我。」

夜天沉默了一息。

「是在下的錯。」

「不是。」

冷月華搖了搖頭，聲音很輕，輕得像一片雪。

「你若告訴我，我會逼她。」

「……」

「逼她吐出所有。逼她說出種印者，逼她自證清白。」冷月華看著手中的斷劍，淡淡道，「那樣，她會痛苦，會恐懼，會在最後的日子裏，不敢看我的眼睛。」

夜天的眼眸，輕輕顫了顫。

「你讓她，」冷月華慢慢地說，「多活了五天。」

她的語聲平靜，平靜得像潭水，底下卻壓著千鈞。

「……」

「五天，」她閉上眼，眼睫上凝著一層霜，「她照常批公文，照常練劍，照常給弟子們熬湯。」

夜天低下頭。

「是你給了她五天。」冷月華睜眼，直視著他，「我該謝你。」

「冷宗主——」

「寒霜劍宗，」她鄭重地，一字一頓，「欠您一命。」

她頓了頓。

「也欠您一個，交代。」

夜天看著她。

他想起那夜廊下，自己指尖那一絲顫。那時他以為，自己是在爭一點時間；到此刻才明白，那點時間，是一個人用整個後半生換來的最後五

日。

看著這個素來冷峻如劍的女子，此刻跪在雪裏，手握斷劍，眼眶通紅，卻硬生生沒有掉一滴淚。

他忽然覺得，喉嚨被什麼堵住了。

「冷宗主，」他艱難地開口，「在下，若是早些……」

「不。」

「在下若是在這裏——」

「不。」冷月華打斷他，聲音很平靜，「公子不是神。」

夜天一滯。

「公子救下了北疆，救下了三百萬人，」她說，「救不下所有人。」

「……」

「這不是公子的錯。」

她站起身，拄著斷劍，身形搖晃了一下，又站穩。膝上的雪簌簌滑落，在地上留下兩個淺淺的、凝著血色的印子。

「是我的。」

「冷宗主——」

「是我，」她慢慢地說，「是我沒有早一日，看出她眼裏的恐懼。」

夜天看著她，說不出話。

她轉身，一步一步，走向山下。

走了三步，又停住，回頭。

「夜公子。」

「在。」

「蝕印的事，」她的聲音，已經恢復了素日的冷硬，「寒霜劍宗，願為先鋒。」

夜天怔了怔。

「我要找出那個人。」冷月華一字一頓，眼底有一簇極冷極冷的火，「把他，千刀萬剮。」

「.....好。」

「還有。」

「請說。」

她望向遠處那片被雪覆蓋的新墳，沉默了片刻。晨風吹動墳頭白幡，那一角白，在青灰的天色裏，像一隻不肯落地的鳥。

「替我，」她輕聲說，「給寒煙，上一炷香。」

「在下，」夜天低頭，鄭重地，「定當。」

曙光，在這一刻，終於從雲隙間漏下一縷，落在她遠去的背影上，卻照不暖那一身的霜。

冷月華點了點頭，轉身離去。

素白的身影在風雪中漸行漸遠，背影筆直，脊背如劍。山道兩旁的松枝低垂，替她蓋上一層薄薄的雪，像是無聲的相送。

只是那柄斷劍，在她手裏，一路滴著血。

夜天一個人，站在寒潭邊。

很久。

雪落滿了他的肩。

一道銀白身影，無聲走近，將一件狐裘披在了他身上。

「蒼瀾。」

「嗯。」

「我……」

「我知道。」

「我是不是，」書生低聲，「做錯了？」

蒼瀾沉默著，伸出手，把他攬進了懷裏。

沒有星光，沒有言語。

只是一個很用力、很用力的擁抱。

「沒有。」

「……」

蒼瀾垂眸，銀髮被風吹起，與他墨色的髮絲纏在一處，在白茫茫的天地間，是唯一的兩道顏色。

「你沒有錯。」蒼瀾的聲音，貼在他耳畔，低而沉，「錯的，是它們。」

書生閉上眼。

把臉埋進了他的肩窩。

他在他懷裏，靜了很久。久到肩頭的雪化了又落，落了又化。

天色漸亮，山間的雪霧緩緩散開，露出遠處一排排素白的新墳。

寒潭上，風雪蕭蕭。

潭水深黑，映不出任何影子。

第十七章 赤血夜襲

赤焰關的夜，從不安靜。

關上燃著三百堆篝火，赤血堡的戰士輪班守夜，有人擦拭兵器，有人磨斧，有人圍著火堆喝酒，用粗啞的嗓子唱著北疆的老調。那調子荒腔走板，詞兒也粗，唱的是「老子是北疆的漢，死了也要站著」，卻唱得人胸口發熱。

可今夜，酒喝得少。

自那一戰後，赤血堡折了兩千三百人。每一張熟悉的臉，每一個再也不會來打招呼的老兄弟，都讓這座關隘，沉默了許多。

「堡主。」

鳳九娘端著一碗肉湯，走到城垛邊。

她年近五旬，一身粗布衣裳，頭髮挽得一絲不苟，腰間掛著一串叮噠作響的鑰匙，那是赤血堡所有糧倉、軍械庫、錢庫的鑰匙。她是熊天霸的夫人，整個赤血堡真正的當家人。

「喝點。」

熊天霸正抱著斧頭坐在垛口，聞言接過碗，一口氣灌了半碗，打了個響亮的嗝。

「夫君，」鳳九娘蹙眉，「慢些飲，湯燙。」

「某皮糙肉厚，不懼。」

「你皮厚，湯可不厚，」鳳九娘坐在他身邊，「小七呢？」

「在營裏練斧。」

「又練？」

「讓他練。」熊天霸悶悶道，「那小子，這回是真被嚇著了。」

鳳九娘不語。

過了半晌，她輕輕歎口氣：「老熊今日又問，能不能領一營人去城南巡。」

「老熊？」熊天霸皺眉，「他不是前幾日傷了腿？」

「我也說。」鳳九娘道，「可他說，閒不住。」

「那就讓他去。」

「真讓？」

「他是老兄弟。」熊天霸悶聲，「自我還是個小娃娃時，他便扛著刀跟在我爹身後。我信他。」

鳳九娘看了他一眼，沒有再說。

她心裏卻隱隱有些不安。

這幾日，老熊的臉色，似乎總有些不對。

老熊，本名熊壯。

赤血堡的老將，涅槃境，頭髮花白，左臉一道從眉骨劃到下頷的刀疤。他是看著熊天霸長大的，在堡中資歷最老，連熊天霸見了他，也要喊一聲「熊叔」。

那夜被夜公子查過印之後，他一直很沉默。

沉默得有些不對勁。

他坐在城南營帳中，雙手攥著一壺酒，卻一口也沒喝。他的皮膚下，隱隱有黑線一下一下地搏動，像是有什麼東西，在他的血管裏，輕輕地呼吸。

「熊壯。」

一個聲音，在他腦海裏響起。

低沉，嘶啞，帶著某種不可抗拒的威壓。

「時辰，到了。」

老熊的手，一抖。

酒壺掉在地上，碎成了幾片。

「不……」

「開門。」

「我不……」

「開、門。」

那個聲音，每重複一遍，老熊的眼中，便多一分猩紅。

他緩緩站起身。

營帳外，風雪嗚咽。

子時三刻。

赤焰關的城門，在一聲沉悶的吱呀中，緩緩開了一道縫。

守門的兩名士卒，倒在門後，頸骨斷裂，眼睛還睜著。

老熊站在城門前，雙手垂在身側，皮膚下的黑線已爬滿了全身，嘴角掛著一絲僵硬的笑。他身後，是黑壓壓的夜，夜裏，有無數雙猩紅的眼睛，正無聲地逼近。

「骨煞大人，」他喃喃，「門開了。」

荒原的盡頭，一道佝僂的身影，踉蹌而來。

骨煞。

他渾身骨頭碎了大半，斷成兩截的骨鏟被他用黑蝕勉強粘合，每走一步都在滲血，卻笑得瘋狂。

「桀桀桀……好，好……」

他身後，是他僅剩的殘部：數百骨將，三千屍傀，還有一名身披黑甲、手握白骨長槍的邪將，白牙。

「殺！」

骨煞嘶吼，「屠盡赤血堡！」

黑潮，湧入城門。

一股腥甜的腐氣隨之灌入關內，粘稠如膿，附在喉間，噙得人舌根發苦。

「爹！」

熊小七是被警鐘驚醒的。

他赤著上身衝出營帳，一把抓起牆邊的斧，便見關內火光四起，無數黑影從城門方向湧來。

「敵襲——！！」

「敵襲——！！」

赤血堡的戰士們從營帳中衝出，有的連甲都沒穿，抓起兵器就往前撲。可夜襲來得太快，太猝不及防，城門的防線，在短短數息之內，被撕開了一個缺口。

熊天霸從垛口一躍而下，落地時整座關隘的青石磚都顫了顫。

「豈有此理！」

他一斧劈開迎面撲來的屍傀，目光一掃，瞳孔驟然收縮：

「誰開的門？！」

城門前，一個佝僂的背影，緩緩轉過身。

月光下，那張刀疤縱橫的臉，已經不再屬於活人。

「熊……堡主……」

熊天霸整個人僵住了。

「熊叔？」

老熊咧開嘴，露出一口發黑的牙，兩行黑色的液體，順著眼眶淌下。

「小……少爺……」

「熊叔！你——」

「我……對不起……」老熊的聲音，嘶啞而破碎，像是兩個魂魄，在同一具軀殼裏拉扯，「它……控制我……我……」

「熊叔！」

「殺……我……」

熊天霸握斧的手，劇烈地顫抖起來。

「我不殺！」他吼，「我熊天霸，不殺你！」

「堡主！」鳳九娘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小心！」

一道骨槍破空而來，直刺熊天霸後心！

熊天霸反手一斧磕開，火星四濺，虎口迸裂。

「白牙！」

邪將白牙立在黑潮最前，白骨長槍在手，冷笑：「赤血堡主，久聞大名。」

「你這鼠輩！」

「你的老將，」白牙悠悠道，「很好用。」

熊天霸雙眼赤紅，渾身肌肉糾結，怒吼一聲，戰斧橫掃，與白骨長槍轟然對撞！

這一夜，赤焰關血流成河。

赤血堡的戰士們，沒有一個後退。

他們用血肉築牆，用斧頭劈開黑潮，用身體堵住缺口。可邪煞太多，太瘋，而他們又太累，太傷。每倒下一個，防線便薄一分。

熊天霸被白牙死死纏住，渾身是傷。

老熊站在城門口，一動不動，像一尊失去靈魂的雕像。

熊小七衝了過去。

「熊爺爺！」

他舉著斧，眼淚橫流，一邊衝一邊喊：「熊爺爺！您醒醒啊！我是小七！您小時候還給我糖吃——」

老熊的眼眶，劇烈地顫了一下。

兩行黑血，變成了兩行紅淚。

「小……七……」

「熊爺爺！」

「跑……」

「我不跑！」

「跑——！」

老熊的雙手，忽然猛地抬起，十指如鉤，向前一撲！

熊小七怔住了，一動不動。

那雙乾枯的手，在距離他咽喉三寸處，硬生生停住，劇烈顫抖。

「小七……」老熊的喉嚨裏，發出野獸般的嗚咽，「跑……我……攔不住了……」

「熊爺爺——」

「我……不能……傷……」

那雙手，一寸一寸地，向後縮去。

與此同時，皮膚下的黑線，瘋狂地向他的心口匯聚。

熊小七瞪大了眼。

他看見，老熊的另一隻手，正在緩緩抬起，指尖朝向自己的天靈蓋。

「不——！」

便在這時，天幕上，亮起了一條暗金色的河。

那河，自赤焰關上空緩緩流過，如同一條溫柔的臂膀，輕輕覆在了整座關隘之上。

赤焰關上空的虛空，無聲裂開一線，如帷幕被人從內側輕輕撩起；夜色自那一線中傾瀉而下，所過之處，萬籟俱寂。

城頭，一道青衫身影，自裂隙中一步踏出。

他立在垛口，一手捧書，一手垂在身側，衣袂不動，神色淡得像無風的湖面。

「風息，雲止。」

他念得很低，低得只有近處的人聽得見。

風，停了。三百堆篝火の焰舌，齊齊垂了下去。

「一念安，百念歇。」

火光漸暗，似有一隻無形的手，將關上每一盞燈芯輕輕按低。黑潮的嘶吼，在夜色的覆蓋下，一點一點地，低了下去。

「靜夜。」

屍傀垂下了手，蝕魔閉上了眼，骨將們空洞的眼窩裏，猩紅的光，一盞一盞地熄滅。

白牙的白骨長槍，停在半空。

「這是——」

他驚恐地抬頭，只見身後的夜幕之上，星河無聲倒懸，暗金流轉，萬籟如被封存。那不是術，是一種不容置辯的律。

城頭那道青衫身影，負手而立，身後是漫天星河，是無邊永夜。

「在下，」書生的聲音，不高不低，從天幕之上傳來，「來遲了。」

老熊愣愣地看著自己的雙手。

那雙手上的黑線，正在被一縷縷暗金色的光絲，輕輕纏繞。光絲所過之處，黑線一寸一寸地褪去，如同冰雪遇暖，滲入夜中。

他的皮膚上，重新顯現出老人特有的褐色。

「這是……」

「熊叔。」

一個溫潤的聲音，在他耳畔響起。

夜天不知何時已落在他面前，掌心貼在他心口，暗金玄光源源不斷地流入。他的額頭滲著細汗，臉色蒼白，卻是笑著的。

「一息安，則百念歇。」

他低聲念誦，每一字落下，老熊皮膚下的黑線便退一分。

「百念歇，則萬魔退。」

不疾，不徐，像在替一個噩夢中的人，輕輕掖好被角。

「還撐得住嗎？」

老熊張了張口，卻說不出話。

他只是大張著嘴，淚如雨下。

「蝕印已與神魂交纏，」夜天輕聲道，「在下，把它『覆』住了。」

「覆……」

「它還在，」夜天說，「但，它動不了了。」

「公子……」老熊哽咽，「我……我差點……」

「差點，」夜天微笑，「不算。」

「我、我對不起堡主……」

「熊叔。」

夜天輕輕拍了拍他的肩。

「有人，」他說，「想殺你很久了。」

老熊一愣。

「但，」夜天說，「有更多人，不想你死。」

老熊的視線，越過夜天的肩，看見了不遠處，那個渾身是血、卻回頭看向他的漢子。

熊天霸的臉上，全是淚。

這個素來粗豪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站在滿地屍骸之中，張著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是用力地，用力地點頭。

老熊的眼淚，又湧了出來。

「堡主……」

「熊叔。」熊天霸嘶聲，「你這老東西，嚇煞我也！」

「老奴……」

「別叫老奴！」

「是……」

「叫熊叔！」

「熊叔……」老熊哭笑不得，「哪有這麼叫自己的。」

兩個人，一個站在城門前，一個站在屍海中，隔著滿地的血，同時，哭笑不得。

白牙見大勢已去，轉身欲逃。

可他的足下，雪地像被夜按住了，連一寸也挪不動。

「想跑？」

一道粗啞的怒吼，自身後轟然炸響。

熊天霸提著戰斧，立在夜幕之下，須髮皆張。

「我赤血堡的人，」他咬牙切齒，「你也敢動！」

夜天沒有出手。他只是微微側首，讓開了半步。

天幕上的暗金，悄悄收緊了一分。

斧起，斧落。

白骨長槍，在夜中寸寸而折。邪將白牙連一聲慘叫也未及發出，便在那一斧之下，身軀自肩至腰分作兩截，墜入雪裏，化作一灘腥甜的黑水。

骨煞大驚失色，轉身便逃。

「窮寇莫追。」夜天輕聲。

「可是——」

「他會再來。」書生望著遠方的夜色，語氣平靜，「而且，帶著更多的人。」

熊天霸一怔。

「到那時，」夜天緩緩道，「我們需要所有人。」

城頭風過。

滿地屍骸，被暗金的夜輕輕覆蓋，像是蓋了一層溫柔的被。

天邊，將白未白。

赤焰關上，熊天霸一屁股坐在城垛邊，從懷裏摸出酒葫蘆，遞向夜天。

「來一口。」

「在下不飲。」

「就一口。」

夜天看了他一眼，接過來，淺淺抿了一口，眉頭微蹙。

熊天霸哈哈大笑，笑著笑著，眼眶又紅了。

「夜兄弟。」

「嗯。」

「我……」他撓撓頭，聲音有些悶，「欠你一條命。」

「不欠。」

「欠！」

「熊兄。」

「說！」

「方才，蒼瀾傳訊來了。」夜天看著掌心一縷漸散的銀白星光，輕聲道，「寒霜劍宗的沈副宗主，沒能救回來。」

熊天霸一愣，隨即臉色大變：「你說什麼？」

「就在今夜，玄冰嶺。」

熊天霸沉默了。

很久。

他握緊酒葫蘆，指節發白。

「冷宗主她……」

「斷劍了。」

熊天霸狠狠啐了一口，罵了一聲粗話，然後把頭埋進臂彎裏，肩膀劇烈地抖了起來。

夜天靜靜地站在他身側，沒有說話。

過了片刻，他合上書。

「熊兄，」他輕聲道，「此處已無礙。在下，須往玄冰嶺去一趟。」

熊天霸抬起一張淚臉：「去！這裏有我。」

夜天點了點頭，轉身。

身前的虛空，無聲裂開一線暗金，他一步踏入，青衫隱去。

裂隙合攏之際，東方的第一縷晨曦，恰好落在赤焰關上，將滿地血色，染成了淡淡的金。

第十八章 烈陽殘影

玄冰嶺的新墳上，白幡換了三回。

鎮北城的難民，一批一批地過了北冥靈門，又有人從小靈界捎回消息：墨夜秘境的永夜層下，已搭起一片片臨時的營帳，青燈領著一群孩子在帳間奔跑，墨姬親自盯著粥鍋，玄章每日坐在簷下為難民登記造冊，蘇硯被他按著抄了三天的名單，抄得頭暈眼花。

北疆，似乎重新有了呼吸。

鎮北城的長街上，凍裂的青石被人一塊塊撬起，重新填平；城南的鐵匠鋪子裏，錘聲叮噠，自天明響到日暮，打的是門環與犁頭，而非兵刃。有老嫗坐在簷下，將戰死者的舊衣細細拆了，縫成孩童的襖，針腳細密，一邊縫，一邊低低地唱著無詞的調子。

只是這份呼吸，輕得像病後初癒之人的氣息，經不起半點驚擾。

只有楚天闊，仍舊沒有睡好。

他每夜都會爬上都護府的高樓，望著那座被燒毀了一半的演武場，一站就是半宿。

樓高七層，簷角懸著的銅鈴早已被朔風磨得啞了，只在風緊時，偶爾悶悶地響一聲。樓下，演武場的青石地被烈焰舔去了一層，露出底下焦褐的岩，裂紋縱橫，如一張老人掌心的紋路。昔日立到場心的那面「鎮北」赤旗，只剩半截旗杆，斜斜插在灰裏，旗面早已不知所蹤。

三千年來，那裏每個清晨，都有一輪太陽升起。

如今，什麼也沒有了。

天亮時，只有一片灰白的光，不熱，也不暖，悄悄爬過城頭，像是這世間忘了該如何升起一輪太陽。

「楚將軍。」

這夜，身後響起一個溫潤的聲音。

楚天闊沒有回頭：「夜公子。」

「還沒歇？」

「睡不著。」

夜天走到他身側，同他一起望著那片焦黑的凹坑。

他步子放得很輕，輕到樓梯上的積塵都未曾驚起。袖中有一盞尚溫的薑茶，是青燈臨行前硬塞給他的，說北疆夜寒，不可空著手上高處。他將茶盞擱在欄杆上，並未勸楚天闊飲，只讓那一縷熱氣，在二人之間緩緩升起，又被風扯散。

「楚將軍，」他輕聲開口，「你在等他？」

楚天闊的肩，微微一僵。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風都吹冷了他握在欄杆上的手。

「未將是看著他，」他啞聲道，「走進這座城的。」

「……」

「三千年前，北疆只是一片荒原。真君一個人，自南而來，拎著一把劍，劈開了第一座城門，點亮了第一盞燈。」楚天闊低聲說，聲音裏竟帶著幾分少年人的崇拜，「末將那時，只是個十二歲的孤兒，餓得快死了，是他給了末將一口飯。」

夜天靜靜地聽。

風自北面來，捲過樓頭，將楚天闊半白的鬢髮吹得凌亂。他說起那些舊事時，目光並不落在夜天身上，而是越過焦土，越過殘垣，落向很遠很遠的地方，彷彿那裏仍站著一個赤金戰甲的身影，隔著三千年的歲月，朝他招手。

「那時候的北疆，冬日長得望不到頭。」他低聲道，「真君在城外搭了三百座草棚，夜裏親自提著燈，一棚一棚地巡。凍死的人，他都親手埋了，一座一座，立了碑。碑上沒有名字，只刻一個『守』字。」

「他教末將練劍，教末將兵法，教末將『守』。」楚天闊笑了，笑得很苦，「他說，守，不是為了不輸，是為了讓身後的人，不必輸。」

「他確實是這樣的人。」

這話，夜天說得很慢。他與烈陽真君不過數面之緣，其中一面，還隔著漫天煞雲與滾滾黑潮；可那一日，那一道自北疆大地拔地而起、頂住天傾的赤金烈焰，他至今記得。那火不是燒人的火，是護人的火，熱得坦蕩，亮得磊落。

「那他為什麼——」

楚天闊猛地捏緊了欄杆，指節發白，聲音破碎：

「他為什麼，跑了？」

夜天沒有回答。

因為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至少，在此刻，沒有任何人能給出答案。

樓下，巡夜的更夫敲過三更，梆聲在空蕩的長街上傳得極遠，遠到像是敲在另一個時辰裏。

便在此時。

夜空中，忽然亮起了一點金色的光。

極微弱，極淡，像是遠方有人在曠野中點起一星燈火，在風裏搖搖欲滅。

四下的夜色，彷彿也屏住了呼吸。簷下啞鈴無風自動，輕輕顫了一顫；演武場焦土之下，隱約有一絲久違的暖意，自岩縫裏滲出，貼著地面蜿蜒而來，如同一隻認得歸途的舊犬。

楚天闊聞到了。那是三千年來，他每個清晨都會聞到的氣息，乾燥，灼熱，帶著日光曬過鐵甲的味道。

楚天闊猛地抬頭。

那光點越來越近，越來越大，最終在都護府上空的焦黑凹坑之上，緩緩凝聚成一道虛影。

白袍，赤金。

鬚髮如戟，面容堅毅。

夜天的目光落在那虛影上，神色微凝。

他見過烈陽真君的真身之焰。那是一輪日，萬象皆沐其輝，連黑蝕撲上去，也要滋滋作響地退縮。而眼前這縷殘光，卻黯淡如將熄的炭，赤金的光芒被一層粘稠的黑一絲絲啃噬，那黑腥甜而滯澀，毫無生機，與他的永夜截然不同——永夜是容納，是星河流轉的深邃；這黑，卻是吞，是蝕，是只進不出的深淵。

只是那張臉，已經不再是楚天闊記憶中的模樣。

他的左半邊臉，皮膚下爬滿了縱橫交錯的黑線，右眼是一片空洞的黑，整個身軀半透明，彷彿隨時可能消散。他的衣袍殘破，肩頭的赤金甲冑佈滿了裂痕，周身的光，在一點一點地褪去。

「真君！」

楚天闊撲到欄杆邊，聲音撕裂：「真君——！！」

虛影緩緩轉過頭。

他的左眼，還是楚天闊熟悉的、深邃的琥珀色。

「天闊……」

那聲音，破碎，微弱，彷彿從極遠的地方傳來：

「對……不起……」

「真君！您在哪？您還好嗎？末將這就去接您——」

「聽我說……」

烈陽真君的虛影，劇烈地閃爍了一下，似乎在竭力凝聚最後的神念。

「此界……不能留……」

「什麼？」

「邪主……將至……」

楚天闊臉色驟變：「邪主？」

「它……不是……兀墨……」烈陽的聲音斷斷續續，每吐出一個字，虛影便淡去一分，「它……在看……北疆……」

「真君！」

「蝕印……不止……北疆……」

夜天上前一步：「烈陽真君。」

虛影轉頭，那隻琥珀色的眼睛，看見了他。

眸色，劇烈顫動了一下。

「你……」

「在下夜天，小靈界人。」

「夜……天……」烈陽喃喃，眼神忽然有一瞬的清明，「是你……是你，擋下了……」

「是。」

「謝……」

他的嘴脣動了動，似乎想說什麼，卻忽然發出一聲痛苦至極的低吼。

虛影的右半邊身軀，猛地炸開一片黑，無數條細密的黑線，從他的右眼、嘴角、胸口同時爬出，纏住了他整個軀體。

「它……找到我了……」

烈陽的聲音，變得扭曲而恐懼：

「快……快走……不要……不要相信……」

「相信什麼？」

「界……」

他的聲音，被一股粘稠的黑吞沒。

虛影劇烈扭曲，無數黑線將他一寸一寸拖入黑暗，那隻琥珀色的眼睛，最後一次望向楚天闊，目光裏，是無盡的愧疚與哀求。

「天闊……替我……」

最後的聲音，輕得像一縷煙：

「照顧……北疆……」

虛影，消散了。

夜空中，只剩下一道若有若無的黑氣，在風中盤旋了一圈，向著北方飛速遁去。

最後一點赤金的餘光，墜落在演武場的灰燼上，如一粒火星，閃了閃，終於沒入土中。簷下的啞鈴，這一回，真真切切地響了一聲，悠長，蒼涼，像是為誰送行。

高樓之上，死寂。

楚天闊怔怔地站在原地，雙手還保持著向前抓取的姿勢。

「真君……」

他喃喃。

「真君——」

他的聲音，一聲比一聲低，最終化作一聲壓抑的、野獸般的嗚咽。

三百年來，他在這座樓上看過無數個日出。每一次，都是那個人立在演武場中央，負手望天，朝陽從他肩後升起，將整座城鍍成金色。他總以為，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如同江河東流，如同四時更替。

直到今夜，他才明白，原來日出，也是會被人帶走的。

他跪了下去，把額頭抵在冰冷的欄杆上，肩膀劇烈顫抖。

這位鐵血的副都護，征戰三百年，從未在任何人面前落過淚。

可此刻，他哭得像個孩子。

淚水砸在欄杆的積霜上，一點一點，融出細小的坑。

夜天站在他身側，沒有說話，也沒有去扶他。

他只是靜靜地站著，任由夜風吹動衣袂。

他的眼眸，在黑暗裏，漸漸浮起了一層極淡極淡的、湛藍色的光。

那是殺意。

那是從他的永夜之中，悄然浮現的，另一種顏色。

它不像他平日的夜那般溫潤，那般包容。它是冷的，深的，不容抗拒的。如同古老海淵之下，一雙靜靜睜開的眼。

樓下，有親兵聞聲趕來，才登了半級階，便被蒼瀾遠遠投來的一瞥釘在原處，只敢隔著暗影屏息而立。

蒼瀾從樓下躍了上來。

他一落地，便察覺到了那股氣息，神色微變。

「書生。」

夜天沒有回頭。

「書生。」蒼瀾走到他身側，握住他的手腕，「眼睛。」

夜天微微一怔。

他閉了閉眼，再睜開時，那一抹湛藍已退去，重新恢復了夜一般的深邃。

他袖中的指尖，仍微微發涼，掌心那卷舊書，書頁輕輕顫著，像一隻被驚動的夜鳥，許久，才重新安靜下來。

「無事。」

「不是無事。」

「蒼瀾——」

「我說，」蒼瀾盯著他，一字一頓，「你方才，想殺人。」

夜天沉默了。

過了許久，他輕聲道：

「我只是，」他望著北方，語氣平靜，「第一次，這麼恨一個人。」

「誰？」

「不知道。」

蒼瀾看著他。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夜天緩緩道，「但，他讓烈陽真君變成了那樣。他讓沈副宗主變成了那樣。他讓楚將軍……變成了這樣。」

他低下頭，看著跪在地上哭泣的男人。

那具魁梧的身軀，此刻蜷在欄杆之下，竟顯得那樣單薄。這位老將的鬢邊，不知何時，已添了許多白髮。

「這個人，」他一字一頓，「我，一定要找出來。」

蒼瀾沉默了一息。

然後，他抬手，輕輕覆在夜天握緊的拳頭上。

「我陪你。」

「蒼瀾——」

「找他，殺他，」蒼瀾的聲音很淡，卻帶著不容置疑的鋒芒，「我陪你。」

夜天看著他，眼底的湛藍，徹底褪盡。

他微微一笑，低聲說：

「好。」

蒼瀾收回手，目光落在遠處焦黑的凹坑上，星眸裏有一瞬極深的沉靜。他平生不信天命，亦不輕易為誰動容；可方才那縷殘影消散時，他分明覺得，天地間有一縷與己同源的清寒，被人從暗處輕輕剝去了一角。

他不曾說出口。他只是將身上的素白狐裘解下，不由分說，披在那個仍跪著的老將肩上。

「起來。」他的聲音仍是霜一般的淡，「你的真君，不會願意看你跪在這裏。」

楚天闊渾身一震，緩緩抬頭，望見那雙銀色的眼眸裏，沒有憐憫，只有一種近乎蠻橫的篤定。他啞著嗓子，應了一聲，扶著欄杆，一寸一寸地站起來。

三人並肩而立，誰也不再言語。

東方的天際，透出蟹殼一般青灰的光。遠處，早起的炊煙一縷一縷，自鎮北城的屋脊間升起，筆直，細弱，卻終究是升起了。

夜天又在欄邊立了許久，終於俯身，將那盞早已涼透的薑茶，輕輕放到楚天闊手邊。

「楚將軍，」他低聲道，「真君託你的話，是『照顧北疆』。」

楚天闊抬起通紅的眼。

「他沒有說，要你獨自照顧。」

這句話很輕，輕得幾乎被風吹散。楚天闊怔了怔，良久，伸手捧住那盞冷茶，十指緊緊扣住，像是握住了一點殘存的溫度。

高樓上，風聲呼嘯。

遠處的北方，天幕盡頭，一道極淡極淡的黑影，在雲層深處，無聲無息地，注視著這座城。

它沒有笑。

它只是，靜靜地，注視著。

像一個，等了很久很久的獵人。

第十九章 星夜合璧

那一日黎明，北疆的天，是紅的。

不是朝霞，是血。

鎮北城頭的更夫尚未放下梆子，便先聞到了風裏的氣味——腥甜，黏膩，似腐果浸了陳血，一絲絲鑽進鼻腔，令人胃裏翻湧。城牆上的積雪被映成一片詭異的緋紅，簷角冰凌垂下的水珠，也彷彿一滴一滴，都在滴血。

街巷間的炊煙才起了半截，便又匆匆熄去。

極北冰原的盡頭，被撕開的界壁裂口，在昨夜悄然擴大了三倍。裂口之後，黑蝕如決堤之水，一浪接一浪地湧出，帶著腥甜的氣味，淹沒了雪原，吞沒了荒丘，直撲鎮北城而來。

斥候一路狂奔，滿身是血，一頭撞進都護府議事廳：

「報——！邪域大軍壓境！骨煞率殘部，並新來的援軍，共計兩萬餘，距城不足百里！」

廳中，眾人霍然起身。

「兩萬？」霍嘯皺眉，「旬日前不是剛打殘了嗎？」

「是新來的。」斥候喘著粗氣，「從裂口裏又湧出來一批，打著骨淵的旗號，領頭的……」

「是誰？」

「骨煞。」斥候聲音發顫，「他沒死。」

楚天闊猛地站起，眼底浮起血絲：「他來得正好。」

「楚將軍。」夜天輕聲。

「夜公子，」楚天闊紅著眼，拱手，「末將請戰。」

「不必急。」

「可是——」

「我與蒼瀾，」夜天微微一笑，「去會一會他。」

議事廳中靜了一息。

沒有人再勸。這些日子以來，他們已漸漸明白，這個青衫書生說「去會一會」時，便如尋常人說「出門添件衣」一般輕，輕得叫人心安，也叫人心疼。

夜天轉身出門。廊下，蒼瀾早已等著，銀袍在晨風裏獵獵微動，見他出來，一個字也沒問，只是側身讓出半步，與他並肩。

城門緩緩開啟，吊橋放下，鐵索絞動的聲響沉重而悠長。兩人踏過橋面，身後城頭上，無數雙眼睛默默目送著那一青一銀的背影，漸行漸遠，沒入茫茫雪色。

鎮北城北三十里，荒原。

晨風捲著雪沫，吹得天地一片蒼茫。

荒原上的雪，在黑蝕逼近時，一片一片失了顏色，由白轉灰，由灰轉黑，彷彿天地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緩緩抹去生機。風裏沒有鳥鳴，沒有蟲響，唯有萬千足爪踏地的悶響，自遠方滾滾而來，如大地深處沉沉的心跳。

兩萬邪煞，列陣於荒原盡頭。黑壓壓的屍傀、蝕魔、骨將，如同一道緩緩逼近的牆。陣前，骨煞披著一件新的黑袍，骨鐮重新接好，斷口處縫著慘白的骨片，渾身依舊在滲血，眼神卻瘋狂得近乎透明。

「他們來了。」身旁的邪將低聲說。

骨煞抬頭。

荒原的另一端，兩道人影，並肩緩緩走來。

一個青衫，一個銀袍。

沒有大軍，沒有護衛，只有他們兩個人，踏著雪地，不疾不徐。

「就兩個人？」邪將愣了。

「兩個人。」骨煞舔了舔嘴唇，笑得扭曲，「夠了。」

他舉起骨鐮：

「殺！」

兩萬邪煞，同時衝鋒。

大地劇烈震動，屍傀嘶吼，蝕魔尖嘯，黑潮如海嘯般迎面撲來，遮天蔽日。

夜天停下腳步。

他轉頭，看了身側的人一眼。

「蒼瀾。」

「嗯。」

「這一次，」他微笑，「由你先來。」

蒼瀾挑眉：「你確定？」

「我的夜，」夜天輕聲，「需要星。」

蒼瀾看著他，嘴角極淡地彎了一下。

「好。」

他抬起手，星弓出現在掌心。

那張弓，通體由銀河凝成，弓弦是星絲，在晨光裏閃著清冷的光。

他拉弦。

弦響之前，天地先靜了一瞬。

他的銀髮在晨風中揚起，眸中星河流轉，立於雪原之上，身姿挺拔如孤峰絕壁，每一寸線條都透著睥睨一切的傲岸。

一支箭，由星塵凝形，在弦上緩緩亮起。

箭簇所指，是遠方那片遮天蔽日的黑潮。

「星殞。」

箭，離弦。

不是一支。

是億萬支。

天穹之上，無數顆星辰同時亮起，在晨光裏化作億萬縷銀白的流光，如暴雨般傾瀉而下。每一縷流光，都是一支由星塵凝成的箭，每一支箭，都攜著墜星之威，帶著清越的鳴響，扎向黑潮！

「轟——轟——轟——」

爆裂聲此起彼伏，震徹荒原。

星箭落處，屍傀炸成碎片，蝕魔化作飛灰，骨將被轟成齏粉。千萬點銀光在黑潮中爆開，炫光滿天，碎星如雨。

可是，黑蝕太濃了。

那些被炸碎的黑，轉瞬又彌合，從碎片中重新生長出新的肢體，源源不斷地，一波接一波地向前湧來。星箭擊碎了第一層，第二層又補了上來；擊碎了第二層，第三層已逼近。

「點，破不了面。」

蒼瀾低聲說。

他的聲音很平靜，額角卻已滲出細汗。

「我知道。」夜天輕聲。

「那就——」

「蒼瀾。」

「嗯？」

「相信我。」夜天說，「這一式，我從未與人試過。」

蒼瀾一怔。

只一瞬，他便明白了。

風從兩人之間穿過，捲起一縷雪沫。他看著夜天的側臉，那人眉目溫潤，眼底卻沉著一種他從未見過的決然。他忽然想起這些年無數次並肩，無數次各自為戰，從來是星自星，夜自夜，何曾真正交託過一次？

他收起弓，轉過頭，直視著身側的人。

「好。」

夜天翻開了書。

《夜天之書》懸浮在他面前，書頁無風自動，每翻一頁，便有暗金的星輝流淌而出。他的右手，在虛空中輕輕一抹，漆黑玄光凝成十字，劍身無鋒，橫豎皆可為刃。

【天劍十字】。

他抬手。

劍尖，指向天穹。

他立得很靜，青衫垂落，神色淡如無風之水，唯衣袂在不知何處來的氣流裏，微微一動。

「日隱於山，月藏於海。」

他念得很輕。

可這一回，念誦的方式，與以往不同。

「萬燈俱息，百川無聲。」

說到「百川」二字時，他微微側首，目光落在身側那人身上。

「吾承此夜——」

銀髮的男子，抬了抬眼。

「——容君之星。」

這一句，是從前沒有的。

「夜幕，降臨。」

這一次，不同於以往。

萬里穹頂，被暗金色的玄光完全覆蓋。夜幕之下，星河倒懸，千萬顆星辰在其中緩緩流轉。可這一回，那些星辰，不再是安靜的、溫潤的點綴。

它們是——

銀白的。

與蒼瀾星弓之上，一模一樣的銀白。

夜，鋪天蓋地，將整片荒原罩住。

黑蝕與夜相遇，如墨潑在水上，不被抗拒，反被溫柔地吸納、同化、覆蓋。那些嘶吼的、狂亂的、不斷再生的黑，在夜的包容之下，一寸一寸地，安靜了下來。

「現在。」 夜天輕聲。

「好。」

蒼瀾雙手結印。

十指之間，星塵流轉如琉璃，一枚一枚，在掌前疊成華美而沉默的環。他沒有高聲，只垂眸低語，聲清如碎玉：

「星河為弦，琉璃作甲。塵歸於塵，光歸於光。」

漫天星辰，齊齊一亮。

「星夜無缺。」

那一刻，北疆荒原上的所有人，無論敵我，都看見了一幅此生難忘的景象。

漆黑的夜幕之上，銀河倒懸。

億萬顆星辰，自夜中亮起，每一顆，都是一支由銀白星光凝成的箭，每一支箭，都被暗金的夜色溫柔托起，射向黑潮最深處。

天穹與荒原之間，空間如一幅被兩端同時牽開的素綢，裂出無數道細長的銀痕；遠方那道界壁裂口，竟被這一式的牽引扯得向天際又張開數里，黑蝕自其中湧出的勢頭，為之一滯。

夜為域，星為兵。

夜覆蓋一切，星在其中守護與爆裂。

黑蝕被夜按住，動彈不得。而星箭，在夜的庇護下，精準地、無情地，一支一支地，扎進每一具被按住的軀殼。

每一箭落下，便爆開一朵銀白的花。

每一朵花綻放，便有一片黑蝕化作暗金的光點，飄散在夜色裏。

沒有嘶吼。

沒有慘叫。

只有一場無聲的、盛大的、璀璨至極的煙火。

暗金與銀輝交織，夜幕裏著星辰，星辰嵌著夜幕。整座荒原，被一片流動的、不可名狀的光海淹沒。天地之間，美得令人窒息。

鎮北城頭，所有人仰頭望著這一幕，連呼吸都忘了。

熊天霸張著嘴，手裏的斧頭咣當一聲掉在地上。

冷月華握著斷劍，站在最前，神色冷峻，眼底卻有微光閃動。

顧青揉了揉眼睛，喃喃：「這……這是……」

阿禾趴在城垛上，仰著脖子，一眨不眨：「是神仙。」

「是神仙。」石伯重重點頭。

陸驚鴻站在人群中央，喉頭滾動，許久，才輕聲道：

「這就是……星君，與夜公子。」

荒原上，兩萬邪煞，在這場光海之中，一寸一寸地消融。

骨煞站在陣前，目瞪口呆。

他看著自己的軍隊，在銀與金的交織中，一片片倒下，一片片化作光點。他看著那兩道並肩而立的身影，青衫與銀袍，在漫天光華之中，像

是兩個本就該在一起的、天地之間最完整的存在。

「不……不可能……」

他手中的骨鐮，劇烈顫抖。

「這……這是什麼……」

「骨煞。」

一個聲音，從夜幕之中傳來，溫潤，平靜。

「你的主人，」夜天望著他，語氣很輕，「還有多少人，躲在門後？」

骨煞渾身一顫。

他轉身欲逃。

「想走？」

一支星箭，破空而至，擦著他的耳畔飛過，削去半邊骨甲。

蒼瀾的聲音冷得像冰：

「留下。」

骨煞狂吼一聲，將全身黑蝕灌入骨鐮，反手一揮，斬向蒼瀾！

「蒼瀾——！」

「別動。」

夜天的聲音響起。

他抬手，輕輕一點。

他低聲道：「凡來犯者，覆而納之。」

夜，纏住了骨鏢。

那柄剛剛接好的、纏繞無數怨魂的慘白骨鏢，在暗金色的夜裏，劇烈震顫了一下，隨即發出一聲淒厲的悲鳴，寸寸崩裂，化作漫天碎屑。

骨煞整個人被反震得倒飛出去，砸在雪地裏，吐出一口黑血。

「你……」

他爬起身，渾身骨頭又碎了一半，眼珠暴突，死死盯著那兩道身影。

「你們……」

「回去。」夜天說。

「什麼？」

「回去告訴你的主人，」夜天平靜地道，「北疆，不是門。」

骨煞呆了一瞬，隨即瘋狂地大笑起來，笑得嘴角溢出黑血。

「桀桀桀桀……你以為……這就完了？」

「……」

「你們不知道……」他跟蹌著後退，一邊笑一邊搖頭，「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什麼？」蒼瀾冷聲。

骨煞看著他們，眼中的瘋狂，漸漸褪成一種近乎憐憫的神色。

「尊上說得對，」他喃喃，「你們兩個……是它要補的缺……」

他轉身，縱身躍入遠處的黑暗裂口。

「骨煞——！」

星箭射出，卻只擊中一片漸漸合攏的黑影。

裂口，無聲閉合。被星夜扯開的虛空，亦隨之一寸一寸縫合，銀痕盡斂。

荒原上，只剩一片靜謐的光屑，與漫天緩緩消散的暗金與銀白。

雪地上，骨煞逃亡時拖下的一線黑血，腥甜未散，蜿蜒向遠；而星屑一點一點落在其上，微亮，清冷，將那污濁的黑，慢慢覆去。

一邊是血，一邊是星。

一邊是來犯者留下的痕，一邊是守夜人留下的光。

風過。

荒原重新歸於寂靜。

許久，沒有人說話。

天邊的雲被朝陽燒得通紅，又慢慢褪作淡金。雪地上，星屑仍在一點一點熄滅，像一場將盡的夢。空氣裏那股腥甜，終於被清冷的風沖淡，只餘一絲極細的、說不清是霜還是星的涼意。

蒼瀾放下手。

他轉頭，看向身側的人，眼眸裏的碎光劇烈地閃動。

夜天也轉過頭。

兩人隔著三尺距離，彼此對視。

那一瞬，所有的喧囂都遠去了。

蒼瀾忽然發現，書生的唇角，沾著一絲細細的血。

「你——」

「無妨。」

「你這個人，」蒼瀾伸手，用拇指狠狠拭去那絲血痕，咬牙，「又硬撐。」

夜天看著他，笑了。

「這一次，」他說，「不是一個人了。」

蒼瀾一怔。

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看著指尖那一點未曾拭淨的暗紅。

過了很久，他才輕輕「嗯」了一聲。

荒原上，朝陽自東方升起，將雪地染成一片淡淡的金紅。

兩道身影，並肩站在光裏。

遠處，鎮北城頭，不知是誰，第一個喊了出來：

「夜公子！星君！」

「夜公子！星君！」

「夜公子——！星君——！」

聲音如潮，越來越多，越來越響，像是整座北疆的人，在同一時刻，發出了同一個呼喊。

夜天側過頭，看著遠方城頭那一片黑壓壓的人影，眼底浮起一絲溫柔的笑意。

「蒼瀾。」

「嗯。」

「他們在叫你。」

「叫你。」

「叫我們。」

蒼瀾沉默了一息，嘴角極淺地彎了彎。

「……嗯。」

風捲著雪沫，掠過兩人的衣角。青衫與銀袍在朝陽裏微微相觸，又輕輕分開，誰也沒有退後半步。

身後荒原上，最後一縷暗金悄然散盡，只餘萬點星屑，靜靜鋪在新雪之上，如一條通向城門的、無聲的路。

第二十章 夜盡星明

戰後的北疆，雪是乾淨的。

那場大戰過去兩日，荒原上的血痕被新雪蓋住，屍骸被玄墨衛與鎮北軍一一收斂，連空氣裏那股腥甜的腐臭，也漸漸被風吹淡。鎮北城的炊煙升起來，城門大開，賣炭的、挑水的、販布的，重新擺起攤子，叫賣聲稀稀落落，卻讓人聽著格外踏實。

城外的荒原上，仍可見昨日大戰留下的痕跡：一道道焦黑的長溝，自北向南橫貫雪野，溝壁被星火炙成琉璃，在斜照裏泛出細碎的虹光；更遠處，有一大片土地，雪色異樣地深，那是永夜覆過之處，星輝尚未褪盡，偶有銀白的光點，自雪下浮起，如螢，如露，轉瞬又隱去。

玄墨衛的老兵們拄著長矛，沿溝巡行，見了青衫身影，便遠遠停步，抱拳垂首，不敢驚擾，只是目送。

夜天站在荒原邊緣，看著遠處的城。

那一戰之後，他整整昏睡了半日。醒來時，帳外天色已暗，蒼瀾坐在榻邊，一手執書，一手握著他的腕脈，也不知坐了多久，見他睜眼，只淡淡道了一句「醒了」，便將書合上，轉身去喚人端粥。

那雙握過星弓的手，離開時，指尖停了一停。

這一日，他獨自出來散心。

準確地說，是被蒼瀾「趕」出來的。

「你去透透氣。」那人面無表情地，把他塞進一件狐裘，「別整天窩在議事廳裏。」

「我沒有——」

「你有。」

「我只是在核對難民名冊。」

「那是玄章的事。」

「可是——」

「去。」

夜天只好出了城，一個人在雪地裏慢慢地走。

出城門時，守門的老卒憨笑著，往他懷裏塞了一個烤得焦香的地瓜，燙得他兩手倒換。老卒也不多言，只搓著凍紅的手道：「公子趁熱吃。」夜天道了謝，捧著那點暖意走出去很遠，才想起回頭，那老卒仍站在城門下，朝他揮了揮手，咧著缺了門牙的嘴笑。

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腳下的雪發出細碎的聲響。風不大，帶著一點凜冽的清氣，吹在臉上，有些疼，又有些舒服。

風裏有炭火的氣息，有積雪消融的清味，也有遠處不知誰家孩童的笑鬧，斷斷續續，被風吹得很淡。他聽著，忽然覺得，自己已許久不曾這樣漫無目的地走過一段路。

他走到一處小丘，停下。

回頭望去，鎮北城就在身後，遠遠的，被夕陽鍍上一層淡淡的金。

風從背後來，帶著一縷極淡的冷香，那是星穹的氣息，他閉著眼也認得。

「在想什麼？」

一個聲音，在身後響起。

他沒有回頭。

「在想，」他輕聲說，「這幾日的事。」

腳步聲在雪地上響起，一步一步，走到他身側停下。

銀髮男子並肩立在他身旁，披著另一件素白狐裘，銀髮被風吹起，在夕陽裏染成淡淡的金。

「想什麼？」蒼瀾問。

「想，」夜天望著遠方，「從前一個人守夜的時候。」

蒼瀾沒有出聲。

「那時墨夜秘境，只有一盞燈。」夜天說，「我坐在燈下讀書，很安靜，很舒服，也很孤獨。後來，墨姬來了，厲飛揚來了，玄章、蘇硯、青燈……宮裏漸漸有了人聲。」

「……」

「再後來，」他輕輕笑了，「有一個人，每隔十天半月，翻牆進來，說自己是路過。」

蒼瀾：「……」

「我那時想，」夜天低聲說，「這世上，大概不會再有人，比他更可笑。」

「棺魂舜。」

「在。」

「你再說一遍。」

「不說了。」

蒼瀾憋了半天，終於哼了一聲，別開臉。

夕陽落在他的側臉上，將他的耳根，染得微微發紅。

遠處的雪原被斜陽鋪成一片淡金，天際有幾縷薄雲，被餘暉燒成橘紅，緩緩流向西山。風過時，丘上的枯草簌簌輕響，如有人在暗處低聲絮語。

「書生。」

「嗯。」

「你……」蒼瀾沉默了很久，才低聲問，「那夜，為什麼不告訴我？」

夜天微微一怔。

「哪一夜？」

「兀墨臨死前，」蒼瀾說，「說了什麼。」

夜天沒有說話。

風捲起他髮梢，帶起幾縷髮絲，在夕陽裏輕輕飄動。

「你聽見了。」他說。

「我讓墨姬問過熊天霸。」蒼瀾道，「他說，你回來時，臉色不對。」

夜天沉默片刻，輕輕歎了口氣。

他並非有意隱瞞。只是那三個詞，如三枚冰涼的針，扎在心頭，他自己尚未理出頭緒，便不願讓它們過早地落在另一個人肩上。可此刻對著那雙清亮的星眸，他忽然覺得，這份體貼，或許本就是一種自以為是。

「他說了三個詞。」

「哪三個？」

「夜神。邪主之影。還有，」夜天頓了頓，「缺。」

蒼瀾的瞳孔，微微一縮。

「夜神。」

「是。」

「邪主之影。」

「是。」

「缺。」

「是。」

蒼瀾沒有說話。

夕陽下，兩個人的影子拉得很長，在雪地上，並肩而立。

「你知道夜神是誰麼？」蒼瀾問。

「不知道。」夜天坦白，「我第一次聽見這兩個字。」

「那邪主之影——」

「也不知道。」

「那缺——」

「也不知道。」

蒼瀾忽然笑了一聲。

雪粒被風捲過二人的靴邊，簌簌地響，像是遠處有人在翻動一冊很舊很舊的書。

那笑聲很輕，帶著一點自嘲。

「你什麼都不知道。」

「是。」

「可你什麼都扛著。」

「……」

「書生。」

「嗯。」

「你有沒有想過，」蒼瀾低聲道，「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我也不知道？」

夜天側過頭。

蒼瀾沒有看他，只是望著遠方，聲音很淡，卻帶著某種近乎坦率的鄭重：

「骨煞臨走時說，『你們兩個，是它要補的缺』。」

「……」

「兩個。」蒼瀾重複，「是你，和我。」

夜天沒有說話。

「我們之間，」蒼瀾緩緩道，「有些東西，是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

「蒼瀾——」

「不用解釋。」蒼瀾轉過頭，星眸直直望進他的眼睛，「我不怕。」

「……」

「無論那是什麼，」他一字一頓，「我都不怕。」

夜天看著他，喉結動了動。

「我……」

「嗯？」

「我，」他輕聲，「怕。」

蒼瀾一怔。

「不是怕那些東西。」夜天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語氣很輕，「是怕，它們會把你，從我身邊帶走。」

蒼瀾：「……」

「就像七百年前，」夜天笑了笑，笑得有點苦，「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離不開一個人的時候。」

蒼瀾呼吸一滯。

雪落無聲。

那一刻，天地靜得彷彿只剩下彼此的呼吸。蒼瀾平日高冷如霜，出口的話字字如刃，此刻卻只是沉默地望著他低垂的眉眼——那眉眼，他看了數百年，仍覺看不夠，也看不透。

過了很久很久，蒼瀾才一把抓住他的手，用力，握得很緊，緊到近乎疼痛。

「不會。」

「你怎麼知道？」

「我說不會，就不會。」

「蒼瀾——」

「我是星君。」他咬牙，近乎蠻橫地道，「我說的話，天下人都要聽。」

夜天忍不住笑了。

他這一生，聽過許多人說過許多話，立誓的，許諾的，威嚇的，唯獨沒有一個人，會用這樣不講道理的語氣，將一句承諾說成命令。可偏偏，他竟真的信了。

那笑，從唇角漾開，漾得眼底全是溫柔的光。

「是。」他輕聲，「星君說的話，我信。」

「這還差不多。」

蒼瀾哼了一聲，卻沒有鬆手。

兩人並肩站在雪丘上，十指交扣，夕陽將他們的影子，投在白茫茫的雪
地裏，融成一片。

「此後，」夜天忽然開口，聲音很輕，像是對著風說，「不是我一人守這一
界了。」

蒼瀾側過頭。

「我從前總想，」夜天望著遠方的城，緩緩道，「守，是一個人的事。一個人站在燈下，等天亮。」

「……」

「現在才知道，」他微微一笑，「守，是很多人的事。」

蒼瀾看著他。

夕陽落在他的側臉上，將那對深邃如夜的眼睛，鍍上一層淡淡的金。他的眉眼溫柔，嘴角帶笑，像是一位終於放下了重擔的旅人。

「書生。」

「嗯。」

「你笑起來，」蒼瀾別開臉，聲音含糊，「還行。」

「謝謝。」

「別得意。」

「我不敢。」

蒼瀾抬手，替他攏了攏狐裘的領口，動作粗魯，指尖卻很輕，擦過他下頷時，頓了一頓。

「冷。」

「不冷。」

「嘴硬。」

「蒼瀾。」

「嗯。」

「你的手，」夜天低頭看了一眼，「比我的還涼。」

「……閉嘴。」

那句話說出了口，夜天心中那根繃了數百年的弦，彷彿終於悄悄鬆了一寸。

暮色漸沉。

兩人正要往回走，忽然，身後的鎮北城，亮起了一盞燈。

只是一盞。

昏黃的、小小的，在城頭的一角，被風吹得搖搖欲墜。

緊接著，第二盞。

第三盞。

一盞接一盞，一排接一排，整座鎮北城，在暮色裏，次第亮起。

不是官府的命令。

是百姓們，自發地，從家裏搬出燈籠、油燈、燭台，掛在屋簷下，放在窗台上，擺在城牆邊。

燈火連成一片，在白茫茫的雪原上，勾勒出一座城池的輪廓。城頭那面被戰火燎黑的「鎮北」大旗，在燈影裏獵獵而動；城下，新墳的白幡也被映成暖黃，彷彿那些逝去的人，亦被這一片光輕輕擁住。那些燈，有大的，有小的，有紅的，有黃的，有的是精緻的宮燈，有的只是一隻舊油盞，裏面放著一小截燈芯，卻同樣亮著。

夜天怔怔地望著。

他見過星河倒懸，見過永夜覆城，見過千萬星辰為他一人而亮；可那些，都是浩大的、遙遠的、屬於天地的光。眼前這一片，卻是微小的、搖曳的、屬於人間的光——每一盞背後，都有一雙粗糙的手，在寒夜裏小心地護著火苗，不讓風吹熄。

「他們在做什麼？」

蒼瀾看著那片燈海，沉默了一息，輕聲說：

「在回你。」

「回我？」

「你說，」蒼瀾道，「北疆人守北疆。」

夜天一愣。

「你還說過，」蒼瀾道，「你是北疆的朋友。」

「是。」

「那麼，」蒼瀾低聲道，「他們就把燈，點給朋友看。」

夜天站在雪丘上，看著那一片燈火。

遠處的城頭，有人在揮手，有人在喊，聲音隔著千丈風雪，隱隱約約地飄過來：

「夜公子——！！」

「星君——！！」

「回來吃飯啦——！！」

夜天忽然笑出了聲。

笑著笑著，眼角卻濕了。

「這……」他抬手，用袖口擦了擦眼睛，「風有點大。」

「嗯。」

「雪也大。」

「嗯。」

「我不是哭。」

「我什麼也沒看見。」蒼瀾別過臉去，聲音不穩，「你不許看我。」

「你也哭了？」

「我沒有！」

「你耳朵紅了。」

「那是冷！」

兩人站在雪丘上，一個擦眼睛，一個別開臉，彼此誰也不看誰，誰也不戳穿誰。

夜風捲著雪沫，從燈火通明的城頭吹來，帶著一點柴火的暖意。

「走吧。」夜天輕聲說。

「嗯。」

「回去。」

「嗯。」

「回家。」

蒼瀾猛地轉頭看他。

夜天已經邁開了步子，背影清瘦，在雪地裏拖出一道長長的影。

「我說，回家。」

蒼瀾愣了很久。

然後，他快步追了上去，與他並肩。

「書生。」

「嗯。」

「你剛才，」蒼瀾別著臉，聲音低低的，「再說一遍。」

「回家。」

「……再說。」

「回家。」

「……嗯。」

兩人的身影，沿著雪原上的腳印，一步一步，走向那座亮著燈的城。

來時的路，是一行孤零零的足跡；回去時，足跡旁多了另一行，深淺錯落，卻始終並排，不曾拉開半步。

越走近，城中的聲息便越清晰。柴門吱呀，鍋鏟叮噹，不知哪一家的婦人在高聲喚著孩子的小名，尾音拖得長長的，被風送出很遠。城頭的燈影裏，熊天霸扛著斧頭立在垛口，粗聲粗氣地朝下喊：「夜兄弟！酒溫了三回了！」身旁，鳳九娘拽住他的袖子，低斥「小聲些」，自己卻忍不住偏過頭去，抬手拭了拭眼角。

楚天闊站在他們身後，仍舊身姿如槍，只是望著那片燈火時，眉宇間多了一分數日來不曾有的鬆動。熊小七趴在牆垛上，把兩條胳膊伸得老長，使勁地揮，像是要把整個北疆的夜，都攬進懷裏。

城門下，那名老卒還在，見二人走近，慌忙站直了身子，將腰間鏽跡斑斑的舊刀按得端端正正，口中憨憨地道：「公子，星君，回來啦。」

「回來了。」夜天溫聲道。

這三個字，他說得極輕，卻像是落進了很深的地方。

蒼瀾走在他身側，銀髮在燈影裏流淌著淡淡的光。他沒有說話，只在跨入城門的一刻，不著痕跡地，將步子放慢了半寸，好叫身旁那人，先一步踏進這片燈火之中。

城中暖光迎面而來，將二人的身影，輕輕籠住。

夜盡，星明。

第二十一章 界門使者

第五日，天色陰沉。

鎮北城的百姓，是被一陣無聲的壓抑驚醒的。

不是風，不是雪，是一種彷彿有人在天上緩緩合攏了一隻巨大手掌的重量。街上的行人，不由自主地抬起頭，看見城頭上方的雲層，緩緩裂開了一道口子。

賣炭的老漢扔了秤，抱著孩子縮進門洞；方才還在叫賣的販婦，聲音驟然斷在喉間，手裏的粗瓷碗跌在地上，碎成幾瓣，也無人去拾。簷下棲著的寒鴉撲稜稜飛起，繞城盤旋一圈，不敢久留，徑直向南遁去。連常年在風雪裏走慣了的軍馬，也不安地刨著蹄子，噴出一團團白霧。

那口子是方形的。

邊緣整齊，如被利刃裁切，不見半分天地自然的參差。口子之後，不是天空，是一片流動的、泛著冷銀色的光幕，光幕上浮著繁複的紋路，紋路正中，是一扇半開的門的圖案。

界門。

城頭的鎮北軍士卒，臉色齊變。

「是界門的渡口陣！」

「他們來了！」

「全軍戒備！」

光幕之中，一艘銀白色的舟，緩緩駛出。

舟身修長，船頭雕著一扇半掩的門，門縫裏流瀉著冷光。舟上，列著三百名身披銀灰甲冑的衛士，人人面無表情，手持長戟，整齊劃一，如同一座移動的鐵牆。

界律衛。

三百人的甲冑，皆以冷銀鍛成，肩甲上鑄著一扇小小的閉門，戟尖懸一縷灰白的纓。他們落足無聲，呼吸卻整齊得可怕，三百人如同一人，三百柄長戟同時頓地，只發出一聲悶響，震得城頭積雪簌簌而落。那不是殺伐之氣，而是一種更令人窒息的東西——規矩，不容辯駁、不容違逆的規矩。

舟首，立著三道身影。

居中者，約莫四十許歲，身形高瘦，一襲銀灰色長袍，袍上繡著一扇緊閉的門。他留著三縷長鬚，面容端正，眉心有一道淺淺的豎紋，目光冷淡如霜，居高臨下，彷彿世間萬物，皆在他腳下。

巡界使，嚴崇御。

半步真神。

他左側，是一個年約五十的灰袍男子，鐵青著臉，抿唇如刀，目光中看不出任何情緒，只在掃過城頭時，微微頓了一頓。

執律官，江無咎。

靈神高峰。

他右側，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甲士，肩寬背闊，眉骨高聳，神色漠然。

界律衛統領，石磊。

虛神初期。

三人身後，另有一個身著小靈界玄色官服的中年男人，戰戰兢兢地跟著，臉色發白，額上滲汗。

那是界門北冥靈門監管所的監管使，呂承。

銀舟駛出光幕的剎那，一股無形的威壓自舟上傾瀉而下，如萬丈冰山，緩緩壓向整座鎮北城。城頭的垛口，磚縫間發出細微的碎響；修為稍淺的士卒，雙腿一軟，不得不以長槍拄地，才勉強站穩。那威壓並不狂暴，只是平平地、均勻地壓著，彷彿在無聲宣告：此地之上，另有其天。

銀舟緩緩降落，停在鎮北城南門外。

舟底與地面相觸的一剎，積雪竟以舟為心，呈圓環狀向四面退去，露出底下發白的凍土，一道冷光自舟身流淌而下，將十丈之內映得一片森寒。

舟身尚未落穩，城門前的鎮北軍已經列陣完畢。楚天闊、霍嘯、陸驚鴻立在最前，身後是冷月華、熊天霸，以及北疆諸宗的主事。

嚴崇御負手立於舟首，目光緩緩掃過城門前的人群，語氣平淡：

「鎮北王何在？」

陸驚鴻上前一步，抱拳：「本王在此。」

「鎮北王陸驚鴻。」嚴崇御點頭，「久聞。」

他的語氣，客氣得近乎敷衍。

「界門巡界司嚴崇御，奉天樞真神之令，前來北疆，查探邪域入侵一事。」他頓了頓，「同時，核實一些事。」

「核實何事？」

「例如，」嚴崇御的目光，緩緩移向城頭，「是誰，在本使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啟了北冥靈門，接引了四十萬難民，入了小靈界。」

城門前的空氣，驟然凝固。

呂承在後面，輕輕打了個寒顫。

陸驚鴻神色不變：「此事乃本王所請。」

「鎮北王，」嚴崇御淡淡道，「界律第四條，邊域與靈界之間，非經界門批覆，不得擅開靈門。」

「北疆被邪域屠城，百姓流離，等不得批覆。」

「這是你的理由。」

「是北疆的理由。」

嚴崇御的眼梢，微微一挑。

「鎮北王好膽氣。」

「巡界使過譽。」

兩人對視。

人群中，霍嘯的手早已按上刀柄，指節繃得發白，額角青筋隱隱跳動；楚天闊垂目而立，下頷咬得極緊，喉間滾過一聲極低的沉哼。熊天霸在後面粗重地喘著，若不是鳳九娘暗中死死拽住他的袖子，只怕早已提著斧頭衝上前去。冷月華立在風雪中，斷劍「霜魄」懸於腰側，連目光都未曾偏移半分，眼底卻是一片比雪更深的寂然。

陸驚鴻面色平靜，脊背筆直。他不過演天象後期，在對方面前，連呼吸都有些吃力，可他的眼神，沒有退。

嚴崇御看了他片刻，忽然嘴角微動，露出一個極淡的、近乎輕蔑的笑。

威壓悄然收了三分。陸驚鴻背脊上的冷汗，這才順著脊骨緩緩滑落，浸透了裏衣，他卻連肩頭也不曾晃一下。

「罷了。」他說，「此事，容後再議。」

他的目光，繼續掃過人群。

掠過冷月華，掠過熊天霸，掠過楚天闊，最後，停在了城門的另一側。

那裏，立著兩個人。

一個銀髮星眸，素白狐裘，神色冷淡，雙手負在身後，目光越過整片人群，直視著他。

另一個青衫，墨髮，左手捧書，立在那人身側半步之後，低著頭，微微笑著，像是個陪客的書生。

嚴崇御的眼神，在第一個人身上，停留了三息。

那三息裏，他的瞳孔，輕輕縮了一下。

「八神蒼瀾。」他緩緩開口。

蒼瀾沒有動。

「星君閣下。」嚴崇御的聲音，竟難得地緩了幾分，帶著一絲不自覺的鄭重，「久聞。」

「久聞什麼？」蒼瀾淡淡道。

「前任夏侯使留有卷宗，」嚴崇御說，「載有閣下五百年前的備案。本使到任之後，翻過許多遍。」

「夏侯鈞。」

「正是。夏侯使已於三百年前卸任。」

「是麼。」

蒼瀾的語氣，沒有任何起伏，像在聽一件無關緊要的瑣事。

風捲起他銀色的髮梢，與城頭獵獵的旗影交錯。他連眼睫也未曾多垂一分，那份漠然，不是刻意的輕慢，而是俯視五百年光陰之人，才有的從容。三百界律衛的鐵甲森然，落在他眼裏，不過是雪原上幾叢枯立的冷草。

嚴崇御沉默了一息，笑道：

「星君閣下，您此番出界，來北疆——」

「備案之約第二條。」蒼瀾打斷他，「不得深入蒼玄界腹地。」

「是。」

「北疆是腹地麼？」

「……不是。」

「那我來，」蒼瀾平靜地道，「與你何干？」

嚴崇御臉上的笑意，僵了一下。

他身後，石磊的手，緩緩按上了戟柄。

江無咎的目光，則落在蒼瀾身後的書生身上，皺了皺眉。

氣氛，緊繃得像一根即將斷裂的弦。

城頭的風忽然停了。那一刻，銀灰與素白，彼此遙遙相對：一邊是規矩織就的冰冷鐵幕，一邊是星河琉璃般孤傲的鋒芒。誰也不曾出手，可兩

股氣息在半空悄然相觸，竟在二人之間的雪地上，激起一圈細細的、無聲的銀光漣漪。

蒼瀾的星眸微微一垂，像是不屑，又像是在掂量。那漣漪便如受驚的游魚，倏然散盡。

「這位是？」

嚴崇御的目光，終於移向了蒼瀾身後的那道青衫身影。

他的語氣，比方才低了半階，帶著一點似有若無的輕慢。

「小靈界的，」他頓了頓，似乎在回憶什麼，「……書生？」

夜天微微欠身。

他欠身的幅度恰到好處，既不失禮，亦無半分卑怯，青衫在風裏輕輕一動，彷彿真是個不通世務的讀書人。

「在下夜天。」

「夜天。」嚴崇御重複，「虛夜宮宮主？」

「是。」

「聽說，你擅長讀書。」

「略懂。」

「聽說，你是御法後期？」

「蒙人錯愛。」

「聽說，」嚴崇御唇邊浮起一絲似笑非笑，「你前幾日，在北疆，救了很多人。」

「不敢。」

「謙虛了。」嚴崇御負手而立，語氣溫和，眼神卻冷得像一把刀，「一個御法後期的書生，竟能一夜按睡三萬邪煞……真是，天縱奇才。」

夜天微笑：「巡界使過獎。」

「本使好奇，」嚴崇御的目光，緩緩落在他左手那卷書上，「閣下手中，是何書？」

「一卷舊書。」

「可否一觀？」

「家傳之物，」夜天溫聲道，「不便示人。」

嚴崇御點了點頭，像是接受了這個說法，嘴角那絲笑意，卻更深了一分。

「家傳之物，」他重複，語氣意味深長，「不便示人。」

他轉過身，向舟內走去。

銀灰的袍角掠過舟舷，帶起一縷冷風。石磊最後掃了夜天一眼，那目光沉得像鐵，在他手中書卷上停了一停，終於漠然移開。江無咎走在最

後，臨入舟艙前，微微側首，似有話要說，終究只在蒼瀾身後那道青衫上，淡淡停留了一息。

「諸位，」他的聲音傳來，平靜，淡漠，「三日後，本使將在鎮北城都護府，當眾宣讀界門之令。屆時，請北疆諸宗，務必到場。」

銀舟緩緩降入城中。

三百界律衛，整齊劃一地踏入南門，鐵甲相擊，聲如悶雷。街道兩側的門扉紛紛闔上，窗櫺後有無數雙眼睛，沉默地注視著那條銀灰色的長龍，自長街盡頭蜿蜒而去，直至沒入都護府高聳的門樓。

呂承落在最後，匆匆從夜天身側經過，腳步頓了頓，壓低聲音，快速道：

「宮主，下官……」

「呂監管使。」夜天溫聲，「辛苦。」

呂承喉頭滾動，終究什麼也沒說，苦笑著低下頭，快步跟上。

他那一身玄色官服，在滿目銀灰之間，顯得格外孤零，像一片誤落冰原的枯葉。夜天目送那背影遠去，神色未動，只將掌中書卷，不著痕跡地握緊了半分。

人群漸漸散去。

街巷間的議論，如暗流般悄悄滋生。有人低語「界門竟真來了」，有人咬牙咒罵，也有人憂心忡忡地望向都護府的方向。茶肆裏無人說話，幾個老卒圍著火盆，翻來覆去地擦著同一柄刀。熊小七攥著斧柄，仰頭問鳳九娘：「娘，他們是來幫咱們的麼？」鳳九娘望著銀舟遠去的方向，許久，才輕聲道：「但願。」

蒼瀾仍立在原地，望著那艘遠去的銀舟，眸色極冷。

「書生。」

「嗯。」

「你看見他眼神了嗎？」

「看見了。」

「他對你，」蒼瀾一字一頓，「極其輕蔑。」

「是。」

「你不生氣？」

夜天想了想，輕聲笑了。

「他輕視我，」他說，「對我，是好事。」

「好事？」

「一個被輕視的人，」夜天微微一笑，「才有機會，看清楚對方在想什麼。」

蒼瀾看著他。

「你這個人，」他低聲，「心思太深。」

「蒼瀾。」

「嗯。」

「方才，他看你的眼神，」夜天側頭，直視著他，「不是輕視。」

蒼瀾一怔。

「是忌憚。」夜天說，「他怕你。」

「廢話。」

「但，」夜天頓了頓，語氣沉了下去，「他還怕別的。」

「什麼？」

「我不知道。」夜天望著遠方，那艘銀舟消失的方向，「但，我總覺得，他在找什麼。」

「找什麼？」

夜天沒有回答。

他想起烈陽真君殘影消散前，那半句未竟的話。「不要相信……界……」風過耳畔，他不願妄加揣測，那半句話的下文，是一道尚未翻開的門，他不能憑著一絲疑慮，便推開它。

「蒼瀾。」他最終只是輕聲道，「這幾日，我們都要小心些。」

「我何時不小心？」

「你上回夜闖虛夜宮，把玄章新栽的那排寒梅，踩折了三株。」

蒼瀾：「……」

夜天眼底笑意一閃而過，旋即又沉靜下去。那笑意極短，像雪地裏落下的一粒星火，轉瞬便隱沒了。

他的目光，緩緩落在手中的書上。

書頁無風自動，翻到某一頁，停下。

頁上，一個銀色的「星」字，淡淡地，亮了一下。

像是在說：

來了。

第二十二章 異界之王

三日後，鎮北城都護府，大庭。

這座庭院，曾是烈陽真君每月召集北疆諸宗議事的地方，地面鋪著整塊青玉，兩側立著十二根雕龍石柱，頂上懸著一面「鎮北」金匾，三千年來，肅穆而莊重。

今日，庭中立著另一種東西。

一面旗。

銀灰色的旗，繡著一扇緊閉的門，立在庭院正中的高台之上，旗角在無風處獵獵作響，壓得整座庭院的空氣沉重得像鉛。

高台下，北疆諸宗按位次而立。

鎮北王陸驚鴻、副都護楚天闊、鎮北軍統領霍嘯、長史方既白；寒霜劍宗冷月華、顧青；赤血堡熊天霸、熊小七、鳳九娘；回雪門白若雪、洗劍池韓千里、蒼狼寨狼嘯、斷雲宗雲崢；玄冰谷霜老。

人人面色凝重，肅然無聲。

而在人群的最前方，離高台最近的位置，站著兩個人。

一個銀髮星眸，素白狐裘，抱著雙臂，面無表情。

一個青衫墨髮，左手捧書，垂首立在他身側，神態從容，如同一位恰好路過的旁聽者。

高台之上，嚴崇御負手而立。

他今日換了一襲更為莊重的銀灰色朝服，頭戴三梁冠，手捧一卷銀白的卷軸，身後兩側，立著江無咎與石磊，以及三百界律衛，列成兩排，鐵戟如林。

「諸位。」

嚴崇御的聲音，平淡，冷漠，卻通過某種術法，清晰地傳到庭院的每一個角落。

「今日，本使奉天樞真神之令，宣讀界門之諭。」

他展開卷軸。

「其一。」

嚴崇御念道：

「邪域破界，侵入北疆，屬『界域緊急』。依界律第十二條，界門得暫領北疆防務，直至邪患平定。」

庭中一片譁然。

「暫領防務？」楚天闊失聲，「這……」

「鎮北都護府，自今日起，由界門接管。」嚴崇御不動聲色地繼續，「原有軍政，一概聽令於界門巡界司。」

「憑什麼！」霍嘯怒喝，「邪域來犯時，你們在哪裏？！」

「霍統領。」江無咎冷冷開口，「界律在上，請慎言。」

霍嘯咬牙，渾身肌肉繃緊。

「其二。」

嚴崇御的聲音，毫無波瀾：

「鎮北王陸驚鴻，未經界門批覆，擅開北冥靈門，接引北疆三百萬生靈中最危之四十萬難民入小靈界，違反界律第四條，著即停職待審。」

陸驚鴻面色不動，只是微微一躬：「本王領罪。」

「王爺！」楚天闊急聲，「那是為了百姓——」

「楚將軍。」陸驚鴻淡淡道，「既是我請，便由我擔。」

庭中，有人握緊了拳。

「其三。」

嚴崇御的語調，在這時，微不可察地沉了一分。

「小靈界虛夜宮宮主夜天。」

庭院裏，所有人的呼吸，同時一頓。

夜天抬起頭。

他的神色，仍是溫和的，眼底沒有任何波瀾。

「小靈界封天者，八神蒼瀾，五百年前已向界門備案，立有『封天備案之約』。」嚴崇御一字一頓，「約定第四條：日後小靈界若再出封天者，須即時報備界門。」

蒼瀾的眉心，微微一蹙。

「而今，」嚴崇御的目光，如刀般落在青衫書生身上，「夜天，以御法之身，在北疆顯露『天』之位格，夜幕覆蓋萬里，永夜之天，現於世人眼前。」

庭中一片死寂。

「此為封天。」

「且為，」嚴崇御的聲音，在這一刻，驟然拔高，如鐘如磬，「完滿封天。」

「完滿封天……」

庭院裏，有人倒吸一口冷氣。

「那不是——」

「第二個封天者？」

「還是完滿的？」

低聲的議論，如潮水般蔓延。

冷月華握著斷劍的手，慢慢收緊。

熊天霸瞪大了眼，嘴巴半張。

顧青怔怔地望著那個青衫背影，臉色發白。

唯有夜天，仍舊靜靜站著，目光平和地望著高台。

「夜天。」嚴崇御的語氣，冷了下去，「你可知罪？」

「請問巡界使。」夜天開口，聲音不高，卻穿透了所有的竊語，「在下何罪之有？」

「未報備之封天，違備案之約第四條。」

「在下並非備案之人。」

「但你是小靈界之人。」

「是。」

「備案之約，約束的是小靈界。」

「在下知道。」

「那你為何，」嚴崇御聲音一沉，「隱瞞不報？」

夜天沉默了一息。

「因為，」他微微一笑，「在下，亦是剛剛，知道自己封了天。」

庭院裏一陣騷動。

嚴崇御眯起眼：「你說什麼？」

「在下潛心讀書，」夜天溫聲道，「不問世事。此番北疆之變，方才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夜』，竟有如此異象。」

「你當本使是三歲孩童？」

「在下不敢。」

「完滿封天，」嚴崇御冷冷道，「豈是一朝一夕之功？你若不知，這天，是誰替你封的？」

「或許，」夜天想了想，認真地回答，「是天自己。」

蒼瀾在一旁，唇角微微一抽。

高台上的嚴崇御，臉色更冷了。

「放肆。」

「在下失言。」夜天微微欠身，「但，在下句句屬實。」

嚴崇御死死盯著他，半晌，緩緩吐出一口氣。

他明白了。

這個書生，不是不知。

是在拖。拖到巡界使的氣勢散了，拖到天下人都豎起耳朵，再一步一步，引他自己把底牌亮出來。

「夜天。」

嚴崇御不再與他糾纏，抬手，攤開卷軸的最後一段，語氣驟然轉為威嚴：

「依界律第二條，外界封天者，攜位格入他界，視為『異界之王』入侵，須受界門審查。」

「.....」

「你以完滿封天位格，強行跨界，踏入蒼玄界北疆，引天象，覆萬里。」嚴崇御一字一頓，「此為，異界之王入侵。」

庭中一片譁然。

「異界之王？！」熊天霸怒吼，「放你娘的屁！他是來救人的！」

「熊堡主。」江無咎冷聲，「肅靜。」

「肅靜個屁！他救了北疆三百萬人！你們這些人呢？！」

「熊天霸！」嚴崇御喝道，「再敢咆哮，以同罪論處！」

「來啊！」熊天霸踏前一步，赤膊提斧，雙目通紅，「老子倒要看看，是你的界律硬，還是老子的斧頭硬！」

「熊兄。」

一隻手，輕輕按在他的手臂上。

夜天不知何時已走到他身側，微微搖頭。

「熊兄，」他溫聲說，「莫要中計。」

熊天霸喘著粗氣，一拳砸在自己掌心，咬牙退了半步。

夜天重新轉向高台，神色平靜。

「巡界使，」他說，「在下有一問。」

「講。」

「依界律第二條，『異界之王』入侵，需『攜位格入他界』。」夜天說，
「但，在下之封天，所封者乃小靈界之天，並非蒼玄界之天。」

「那又如何？」

「蒼玄界的天，」夜天微笑，「在下一寸也沒有動過。」

嚴崇御眉心一跳。

「在下不過踏過北冥靈門，在北疆行走數日。這數日，在下既未佔領一城，也未壓制一人，更未動蒼玄界一絲法則。」夜天一字一頓，「何來『侵』字？」

庭院裏，一片安靜。

有人倒吸一口氣。

「說得好！」不知是誰，低聲喝了一句。

嚴崇御的臉色，一點一點地陰沉下來。

他沒有料到，這個一直以溫吞面目示人的書生，竟能在短短數語之間，將界律的漏洞，一寸一寸地撬開。

「牙尖嘴利。」

「不敢。」

「然，」嚴崇御冷笑，「界律從不以『有無動用』為斷，而以『位格之重』為斷。完滿封天，天地承認，其位格本身，便足以壓制蒼玄界法則。你立於北疆，便是蒼玄界之患。」

「那麼，」夜天輕聲，「蒼瀾星君，立於北疆，亦是蒼玄界之患？」

嚴崇御的目光，倏然一冷。

「星君已備案。」

「備案，便不是患？」

「備案之約，」嚴崇御一字一頓，「有條款約束。」

「那麼，」夜天微微一笑，「在下亦願受約束。」

「……」

「在下願，」夜天認真地說，「補備案。」

庭院裏，所有人都愣住了。

嚴崇御一時也怔住了。

「你說什麼？」

「在下願補備案。」夜天重複，「按備案之約之條款，補辦手續，受界門監管。」

這句話，輕輕落下。

嚴崇御卻忽然從脊背竄上一絲寒意。

他看著眼前的書生，看著那雙溫潤如夜的眼睛，忽然覺得，自己彷彿落進了某個早已準備好的局。

補備案？

如果補了備案，這個書生，便是「已備案之封天者」，而非「異界之王」。

如果不補，則是違約。

可他要的，不是這個。

他要的，是把這個人，帶去神都。

「補備案，」嚴崇御緩緩開口，聲音裏帶了一絲咬牙切齒的剋制，「需赴神都，受天樞真神親審。」

「在下願往。」

「……」

「但，」夜天抬眼，眸光清亮，「在下有一個疑問。」

「說。」

「五百年前，備案之約，是如何立的？」

嚴崇御的指尖，微微一緊。

「在下身為小靈界之人，對此，」夜天溫聲道，「一無所知。」

這話，自然也是裝的。他比誰都清楚五百年前冰原上發生過什麼；這一句裝傻，只為逼對方自己把卷宗攤開，攤在天下人面前。

「……」

「若要補備案，」夜天一字一頓，「想請教巡界使，當年約文，究竟載了什麼，又是在何種情形下訂立。」

庭中，陡然安靜了。

蒼瀾轉頭，深深看了他一眼。

這一句話，看似平淡，實則是一步險棋。

五百年前的事，是界門心中的刺，也是蒼瀾身上的傷，更是他與這個人之間，最深的那個結。

他在當著天下人的面，把它挑開。

嚴崇御沉默了很久。

他手中的卷軸，微微收緊。

「備案之約，」他一字一頓，「卷宗在此。」

他抬手，另一隻手從袖中取出一冊泛黃的、封皮已有些磨損的銀灰色簿冊。

簿冊封面，只有四個字：

「星穹備案」。

「五百年前，」嚴崇御的聲音，竟難得地低了下去，「前任巡界使夏侯鈞，奉命赴小靈界北冥靈門，審訊新封『星穹之天』者八神蒼瀾。」

他頓了頓。

「當日，北冥靈門前，除了星君之外……」

他的目光，緩緩抬起，直視著夜天。

「……還有另一個人。」

夜天沒有說話。

「卷宗載，」嚴崇御一字一頓，「『時有一御法修士，青衫，持書，立星君身側，以夜擋界律衛三百之陣側翼，寸步不讓。』」

庭院裏的空氣，驟然凝固。

「夏侯使在卷宗末尾，」嚴崇御的聲音越來越低，卻字字清晰，「批註了一句。」

「什麼？」

「『此人，須留意。』」

沒有人說話。

整座都護府的庭院，靜得連風聲都停了。

蒼瀾的雙眼，微微眯起。

夜天靜靜站著，神色未動，只是低頭，輕輕摩挲著書脊。

「夜天。」嚴崇御的眼睛，緊緊盯著他，一字一頓，「那個人，是你麼？」

夜天抬起眼。

他看著高台之上，那位氣勢凌人的巡界使，忽然，輕輕笑了。

「巡界使。」

「說。」

「這個故事，」他溫聲說，「恐怕，有些長。」

「本使有的是時間。」

「那便，」夜天側身，朝身後那位銀髮男子微微頷首，「請星君的老友，來說。」

蒼瀾微愣。

庭院入口處，一個鬚髮蒼白、拎著拂塵的灰袍老道，慢悠悠地走了進來，一邊走，一邊歎氣：

「老朽就知道，這一日，遲早要來。」

星河道人。

他不知何時已趕到了北疆，臉上帶著風塵，眼眶紅紅的，看見蒼瀾，瞪了他一眼，又看見夜天，歎了口氣，最後轉向高台上的嚴崇御，把拂塵往臂彎裏一搭，竟是笑了。

「巡界使。」

「閣下是？」

「星殞閣，觀星台，老朽星河。」老道不緊不慢地拱手，「五百年前，老朽，也在場。」

嚴崇御的瞳孔，輕輕一縮。

「那日的事，」星河道人慢悠悠地道，「老朽，最清楚。」

「……」

「要不要，」老道笑瞇瞇地，「老朽給你講講？」

第二十三章 五百年前

那一夜，鎮北城都護府的偏廳，燈火通明。

嚴崇御沒有選擇在庭院裏繼續。他命人擺開屏風，設下座席，只留下幾個必要的人：江無咎、石磊，以及北疆諸宗的主事。夜天與蒼瀾並肩而坐，星河道人蹣跚著腿，捧著一盞熱茶，怡然自得。

「巡界使。」老道慢悠悠地開口，「你手裏那本冊子，借老朽看一眼。」

嚴崇御遲疑片刻，遞了過去。

星河道人翻開簿冊，一頁一頁看著，眼神漸漸悠遠起來，嘴角掛著一絲似笑非笑的神情。

「寫得倒是詳盡。」

「卷宗乃夏侯使親筆。」

「他那人，」老道嘖了一聲，「一輩子最愛記帳。」

「閣下認識他？」

「五百年前，打過照面。」星河道人把簿冊還給他，「不過，他這本冊子，漏了一半。」

「漏了什麼？」

「人心。」

老道端起茶盞，抿了一口，緩緩開口。

「那一年，老朽剛過兩千歲，是觀星台的長老。」

五百年前。落星峰。

那一夜，沒有月。

星殞閣的夜空，常年星光璀璨，可那一夜，星光彷彿被什麼壓住了，隱隱有些黯淡。

摘星台上，立著一個年輕人。

三百六十歲，銀髮如星河垂落，一身藍白神袍，眉目間還帶著未褪的少年氣，卻已有了閣主的威嚴。他接任閣主不過一百餘年，老閣主殞落之後，整座星殞閣的重擔，全壓在他一個人的肩上。

「閣主，」星河道人站在他身後，聲音發緊，「您真的要做？」

「嗯。」

「封天……」老道艱難地開口，「古來失敗者，十有八九，輕則修為盡廢，重則神魂俱滅。」

「我知道。」

「老閣主臨終前，曾叮囑——」

「我知道。」蒼瀾打斷他，語氣平靜，「但，星殞閣已經守不住了。」

老道沉默。

那一年，小靈界外圍，界門的徵貢一年重過一年，無涯劍閣、萬象商盟、各大宗門，無不在界門的壓力下喘息。老閣主殞落時，天下人都在看星殞閣的笑話：失去了頂樑柱的傳承大勢力，還能撐多久？

蒼瀾站在平台邊緣，足下是翻湧的雲海。

「我需要一重天。」他說，「一重，界門動不了的天。」

「閣主——」

「老道。」

「老朽在。」

「若我失敗，」蒼瀾頓了頓，嘴角彎了彎，「替我，告訴一個人。」

「誰？」

「他知道。」

老道的眼眶，一下子紅了。

「閣主啊……」

蒼瀾沒有再說話。

他抬起雙手，面向漫天星斗，閉上眼。

那一夜，星河，垂幕了。

星殞閣的所有人，都看見了。

先是天幕之上，千萬顆星辰同時一顫，彷彿被某種不可名狀的力量從四面八方牽引，如百川歸海般，緩緩匯聚。星光自九天之上傾瀉而下，在落星峰頂凝成一座巨大無匹的旋渦，旋渦中，有銀白的光柱沖天而起。

那光柱貫穿了天地。

天星結界，在這一刻，正式成形。

銀河倒懸，星幕如瀑，一重由星辰織成的「天」，緩緩覆蓋了整個小靈界的蒼穹。九域之人，無論凡人修士，皆抬頭仰望，看見了那一重從未見過的、璀璨而神聖的星幕。

星穹之天。

而在旋渦的中心，那個年輕人，雙眼緊閉，七竅溢血，銀髮在狂風中飛揚，渾身星輝暴漲又暗淡，暗淡又暴漲，如同一顆即將爆裂的恆星。

「閣主——！」

「別過來！」

他嘶聲低喝。

「我……沒事……」

下一瞬，他整個人從半空墜落，被星河道人一把接住，渾身冰涼，氣息微弱，銀髮散亂，嘴角全是血。

「閣主！閣主！」

蒼瀾緩緩睜眼。

那雙星眸，疲憊至極，卻亮得驚人。

「老道。」

「老朽在。」

「成了。」

三日後。

蒼玄界，諸天渡口。

一艘銀白色的巨舟，緩緩破開界海的霧氣，駛向小靈界的方向。

舟首，立著一位年約五十的中年男子，銀灰長袍，神色冷峻，手執一卷名簿。他是前任巡界使，夏侯鈞。

半步真神。

「大人，」身側的渡口司司長低聲道，「小靈界新封一重天，確是真的。」

「嗯。」

「此事，需不需要先稟報天樞真神？」

「已稟過了。」夏侯鈞淡淡道，「真神的意思，先去看看，再說。」

「是。」

「記住，」夏侯鈞頓了頓，「小靈界的底蘊，我們並不清楚。」

渡口司長心頭一凜：「大人是說——」

「那個地方，」夏侯鈞望著遠方迷濛的霧氣，輕聲道，「有一個，我們看不透的東西。」

北冥靈門前，風雪肆虐。

蒼瀾一個人，立在冰原之上。

他的臉色，比雪還白，唇上毫無血色，銀袍外罩著一件厚重的狐裘，是流螢硬塞給他的，他嫌煩，卻終究沒脫下。身後，是一座尚未完全恢復的漫天星宿大陣，陣紋在雪地裏隱隱發光，卻明顯不夠穩定。

他的對面，是銀灰色的界門使團。

三百界律衛，列陣於冰原之上，鐵戟如林，肅殺之氣直衝雲霄。夏侯鈞立在陣前，身後是兩名渡口司的靈神，個個神色冰冷。

「八神蒼瀾。」夏侯鈞開口，聲音平淡，「新封之天，須受界門審查。」

「請便。」

「審查期間，需拆除天星結界。」

「不拆。」

「你是在抗命？」

「我是在，」蒼瀾平靜道，「守家。」

夏侯鈞的眉梢微微挑起：「你可知道，抗命的後果？」

「知道。」

「那麼——」

「夏侯使。」

蒼瀾忽然抬起頭，星眸直視著他。

「我只問一句。」

「說。」

「小靈界是你們的血庫，」蒼瀾一字一頓，「我是不是你們的牛羊？」

夏侯鈞：「……」

「若我是，你可以隨時來取。」蒼瀾道，「若我不是，請你，」他的聲音忽然冷了下去，「滾。」

三百界律衛，同時變色。

夏侯鈞眼底，閃過一絲怒意。

「放肆。」

他抬手。

三百界律衛，同時舉戟。

那一瞬，整個冰原的空氣，彷彿被擠壓成了一塊實心的鐵。蒼瀾身後的漫天星宿大陣，發出一聲刺耳的悲鳴，無數條陣紋同時斷裂。

他悶哼一聲，單膝跪地，鮮血自嘴角湧出。

「閣主！」

陣後，星河道人嘶聲大喊，卻被一道無形的力量按在原地，動彈不得。

夏侯鈞緩步上前，居高臨下：

「最後一次機會。」

「……」

「拆陣，受審。」

蒼瀾低著頭，銀髮垂落，遮住了他的臉。

過了很久，他緩緩抬頭，嘴角竟浮起一絲淡淡的、帶血的笑。

「不。」

夏侯鈞眼中殺意一閃，抬手便要落下——

「且慢。」

一道溫潤的聲音，自風雪深處傳來。

不疾，不徐，彷彿夜讀時隨口念出的一句書中語。

夏侯鈞的動作，頓住了。

風雪之中，一道青衫身影，緩緩走來。

他走得不快，一步一步，踏過積雪。左手捧一卷古書，右手空空，墨髮以一根舊竹簪鬆鬆挽著，眉目清冷，唇角卻帶著一點淡淡的笑意，像一位走出古卷、誤闖荒野的書生。

三百五十歲，御法巔峰。

他在蒼瀾身側，停步。

蒼瀾猛然抬頭，星眸劇烈一顫。

「你——」

「我來了。」

「你來幹什麼！」蒼瀾嘶聲，「走！」

「不走。」

「書生！」

「蒼瀾。」書生低下頭，看著他，聲音很輕，很穩，像在說一件很家常的事，「我說過。」

「……」

「我會追上你。」

蒼瀾的呼吸，停住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墨夜秘境的崖邊，兩個少年抱著酒罈，望著頭頂那條暗金之河。其中一個說：

「待在下把宮建起來，待在下夠資格，站在你身邊，不讓任何人說一句『配不上』。」

「那一天，我們就不必再演了。」

七百年前的諾言，在這一刻，落了地。

「這一回，」書生微微一笑，「不必你一個人撐。」

他轉過身，面向那三百界律衛，面向那位半步真神。

「夏侯使。」

夏侯鈞的眼神，驟然一凝。

他打量著眼前這個青年——一個御法巔峰，不起眼的氣息，不起眼的衣著，手裏捧著一卷再普通不過的舊書。

「你是何人？」

「虛夜宮，」書生溫聲說，「棺魂舜。」

「虛夜宮？」夏侯鈞皺眉，「小靈界一個書生宮？」

「在下，」書生微微欠身，「確實愛讀書。」

「一個御法修士，」夏侯鈞冷笑，「也配在此插話？」

「配不配，」書生想了想，「請夏侯使看看再說。」

他翻開了書。

「日隱於山，月藏於海。」

極淺極淺的聲音，像一聲嘆息。

天邊最後一線微光，先暗了下去。

「萬燈俱息，百川無聲。」

冰原上遠遠近近的雪光，一處一處，次第斂去。

「吾承此夜，覆彼蒼穹。——夜幕，降臨。」

夜，降了。

不是萬里穹頂的那種夜。書生將它壓得極薄、極輕，只覆在三百界律衛陣勢的左翼一隅，像在一幅鋪開的雪景上，輕輕折下一角。暗金玄光自他腳下如水漫開，所過之處，那一翼的鐵戟，同時一沉。

不是被壓制，是被「覆」住了。

夜與雪的交界處，冰面無聲地裂開一線細縫，筆直如裁，縫沿平滑如鏡。蒼瀾身後那座將潰的星宿大陣，斷裂的陣紋忽然一亮，順著細縫，與暗金玄光一明一暗，遙遙相應，補住了夜幕邊緣的空缺。

兩人誰也沒有回頭，卻似早有默契。

左翼百餘名界律衛，連同鐵戟與神念，齊齊僵在原地，連眼皮也無法眨動；餘下兩翼，仍是殺氣森然。

夏侯鈞目光一凝。

「區區御法，」他冷聲道，「也敢擋本使的陣？」

「夏侯使。」書生的聲音，從夜幕邊緣傳來，「在下不動手。」

「……」

「但，」他頓了頓，「也請諸位，莫動。」

夏侯鈞咬緊牙關，半步真神的威壓轟然爆發，正面壓向冰原。

那片夜，如風中燭火般劇烈一晃，向內縮進了一寸。書生足下積雪盡碎，唇角溢出一線血絲，脊背卻沒有彎。他以書為屏，以夜為界，只守側翼這一線，半步不退。

夏侯鈞心頭一凜。

這不是一個御法巔峰應有的氣象。

他的目光，驚疑地落在書生手裏那卷古書上。

那卷書，沒有任何特別之處。

可那股隱隱流淌的、古老的、他無法理解的氣息，卻讓他渾身汗毛倒豎。

「你究竟是誰？」

「棺魂舜。」書生重複。

「你的『夜』，」夏侯鈞咬牙，「為何擋得住我的陣？」

書生想了想，微笑：

「或許是，」他說，「夜比較大。」

便在此時。

天地間，忽然有一股極輕、極柔的氣息，自南方緩緩吹來。

那氣息，像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輕輕歎了一口氣。

沒有威壓，沒有殺意，甚至沒有任何敵意。

可就是這一縷氣息，吹過冰原的剎那，三百界律衛，連同夏侯鈞，同時渾身一顫，如被千鈞重錘擊中心口，臉色煞白。

夏侯鈞手中的名簿，無風自動，嘩啦啦翻到某一頁。

那一頁上，記載著蒼玄界所有靈神名額的歸屬。

小靈界的那一欄，原本是一個灰色的、黯淡的名字：

「太虛靈尊·白瀾」。

此刻，那個名字，亮了。

金色的光，從名字裏緩緩滲出，雖然微弱，卻真實無比。

夏侯鈞怔怔地看著那行字，渾身冰涼。

「靈神……」他喃喃，「仍在。」

身後，兩名渡口司的靈神，同時面如死灰。

小靈界的靈神，沉眠了不知多少年，界門上下心知其未隕，卻誰也不敢驗證其生死。可這一縷氣息，這一縷僅僅是「翻身」的氣息，就足以讓他們明白：

那座沉眠的山，還在呼吸。

風雪，緩緩停了。

冰原上，一片死寂。

他手中的威壓，收了三分，又收三分，終究緩緩散去——再催一分，便是與那座沉眠的山為敵，他不敢賭。

夏侯鈞握著名簿，手指發白，過了很久，才緩緩抬頭，看向那個站在蒼瀾身側的書生，眼神複雜至極。

「好。」

他一字一頓。

「備案。」

當日，雙方簽訂了備案之約。

一塊白石碑立於北冥靈門前，石碑上刻著四條約文：

一、界門承認「星穹之天」存在，蒼瀾備案為半封。二、蒼瀾不得深入蒼玄界腹地。三、小靈界靈界貢，加徵三成。四、日後小靈界若再出封天者，須即時報備界門。

夏侯鈞在石碑上蓋下印記，最後一眼，看向那個青衫書生。

「棺魂舜。」

「在。」

「本使記住你了。」

「榮幸。」

夏侯鈞深深看了他一眼，轉身登舟。

銀舟遠去，消失在界海的霧氣中。

冰原上，風雪重新飄落。

蒼瀾一直撐到了銀舟消失，才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一雙手穩穩接住了他。

「蒼瀾。」

「.....你這個蠢貨。」

「嗯。」

「誰讓你來的。」

「你。」

「我沒有。」

「你有。」書生低頭，在他額上輕輕落下一個吻，「你在摘星台上，念了我三天的名字。」

蒼瀾：「……」

「星河道人告訴我的。」

「老道！！」

遠處，被解了禁制的星河道人，抱著拂塵，一臉無辜地吹著口哨。

書生輕笑著，將人打橫抱起。

那一刻，北冥靈門前，風雪裏，所有人都看見了。

小靈界的星君，被一個青衫書生抱在懷裏，銀髮散落在他臂彎，臉埋在他肩窩，一動不動。

那一幕，後來傳遍了蒼玄界與小靈界：

星殞閣主與虛夜宮主，化敵為友。

只有星河道人知道，那一日，他的閣主，在昏過去之前，輕輕說了一句話。

「這一回，」蒼瀾埋在書生肩窩，聲音含糊，「是真的……不演了。」

現在。

偏廳中，燈火搖曳。

星河道人說完，端起已經涼了的茶，抿了一口。

沒有人說話。

北疆諸宗的主事們，一個個怔怔地坐著，臉色各異。

熊天霸張大了嘴，半晌才喃喃：「他娘的，這……這是話本裏才有的事吧？」

冷月華垂著眼，手指輕輕摩挲斷劍的劍柄，不知在想什麼。

顧青眼眶發紅，偷偷抬眼，看了看那兩個並肩而坐的人。

嚴崇御的臉色，陰晴不定。

他手裏的簿冊，攥得指節發白。

「原來如此。」他緩緩開口，聲音低啞，「五百年前，你就在了。」

夜天微微一笑。

「所以，」嚴崇御一字一頓，「夏侯使的批註，『此人須留意』……」

「是在下。」

「你一直藏著。」

「在下，」夜天溫聲說，「不是藏，是不爭。」

嚴崇御死死盯著他，沒有接話。他低下頭，把簿冊翻回那一頁，指尖停在當年的記載上。

只有一個字：夜。

「卷宗只記了一個『夜』字。」他皺眉，「方才老道說，虛夜宮，棺魂舜。這名字，本使今日，才頭一回聽見。」

他從袖中摸出一支短筆，在頁邊添了一行小字，神色如常，像在補一筆尋常的人名。

「棺魂舜。」他念了一遍，「記下了。」

蒼瀾垂著眼，面上一絲波瀾也無，只淡淡道：「茶涼了。巡界使若還要問，明日再問不遲。」

嚴崇御抬眼看了蒼瀾一下，沒有再追，緩緩把簿冊合上。

「夜天。」

「在。」

「今夜，你與星君，好好歇息。」他站起身，聲音冷如寒鐵，「明日，本使，要請示天樞真神。」

他轉身離去。

江無咎默默跟上，臨出門時，回頭看了夜天一眼。

那一眼，極深，極複雜。

石磊跟的最後，經過蒼瀾身側時，目光微微一頓，隨即垂下眼，快步離去。

偏廳裏，只剩下北疆諸人，與那兩個並肩而坐的人。

星河道人放下茶盞，長長歎了口氣：

「閣主啊閣主……」

「閉嘴。」

「老朽什麼都沒說。」

「你說太多了。」

「可是老朽講得好啊。」

「老道！」

「是是是。」老道笑瞇瞇地起身，拂塵一甩，「老朽去歇息了。」

他走到門口，又回頭，看著那兩個人，忽然眼眶一紅。

「你們兩個，」他低聲說，「千萬，千萬，別再讓老朽，操心了。」

沒有人回答。

夜天只是輕輕笑著，伸手，覆在蒼瀾放在膝上的手背上。

兩人十指相扣。

窗外，北疆的雪，仍在下。

第二十四章 天樞一瞥

翌日，鎮北城的天，陰得像一口倒扣的鍋。

雲層壓得極低，彷彿伸手便能觸到。風不大，卻冷得刺骨，吹在臉上，如同細細的刀。城頭的旌旗被吹得啪啪作響，連守城的士卒，都不自覺地縮了縮脖子。

昨夜偏廳燈火至三更方熄，北疆諸人幾乎無人安睡。霍嘯天未亮便披甲上了城頭，楚天闊立在階下，一言不發，目光時時投向偏廳的方向，只將腰間舊劍的穗子，反覆纏了又解。庭角那株老槐，枝頭殘雪被風卷落，無聲無息，彷彿天地也在屏息，等著什麼。

都護府的庭院裏，立著兩個人。

嚴崇御負手而立，抬頭望著天，神色是一種近乎肅穆的凝重。江無咎立在他身後半步，面色鐵青。

「大人。」江無咎壓低聲音，「您當真要請真神？」

「是。」

「夜天一事，可否緩一緩？」

「緩？」嚴崇御的語氣，冷了下去，「江執律，你昨夜聽了那老道說的話，還想緩？」

江無咎沉默。

「靈神名額，亮了。」嚴崇御低聲，「真神需要知道。」

「但是，這牽涉到界律本身——」

「江無咎。」

「在。」

「界律，」嚴崇御一字一頓，「由真神而立。」

江無咎抿緊了唇。

他想起昨夜偏廳裏，那青衫書生含笑聽著五百年前舊事的模樣；也想起石碑上，那一行忽然亮起的名字。界律條文，他讀了二十年，每一字都熟極而流，此刻卻覺得，字字都沉得握不住。

他不是不懂。

可有些事，不是「由真神而立」，便可以隨意處置的。夜天一人救了北疆三百萬生靈，這是事實；蒼瀾五百年來守著小靈界不亂，這也是事實。這兩個人，何罪之有？

可他終究什麼也沒說。

他只是低頭，默默站著。

嚴崇御深吸一口氣，抬手，向天空做了一個奇異的手勢。

銀光，自他指尖亮起。

那光芒細如一線，筆直地衝上雲霄，在雲層中央，劃出一道細長的口子。口子裏，不是天空，而是一片純白。

純白，無邊無際，沒有任何雜色，沒有任何溫度。

那是「秩序」的顏色。

庭院裏的風，在這一刻停了。簷下銅鈴不再響，枯枝不再搖，連遠處城頭的旗幟，也僵在半空，彷彿整座鎮北城，被人輕輕按住了呼吸。

緊接著，那道口子，緩緩擴大。

雲層向四面退去，邊緣被染成一圈慘淡的白，如同被霜雪蝕過的絹帛。地上的影子，不知何時盡數淡了，人人腳下，竟無一點暗色——那純白之光，連陰影也容不下。

一股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威壓，自口子中降臨，如同一座山，從天而降，壓在鎮北城的上空。庭院裏，所有人的膝蓋，不由自主地一彎。

「這……」

「真神……」

「天樞真神——」

純白的光芒中，漸漸浮現出一道模糊的人影。

那影子很高，很淡，看不清面目，只能隱約辨出一襲素白長袍，一頭灰白長髮，雙手負在身後。他站在雲層深處，居高臨下，目光彷彿穿透了千萬里的空間，落在庭院裏的每一個人身上。

他沒有開口。

可他的聲音，卻在每個人的識海中，同時響起，平淡，冰冷，不含任何感情：

「巡界使。」

嚴崇御單膝跪地，恭敬低頭：「卑職在。」

「何事？」

「小靈界虛夜宮宮主夜天，以完滿封天位格，強行入境蒼玄界，未報備，已違備案之約第四條，且——」

「本座已知。」

嚴崇御一頓。

「此人何在？」

「在庭中。」

那道人影，緩緩轉動。

純白的目光，落在了人群中。

先掠過陸驚鴻，掠過冷月華，掠過熊天霸，最後，落在了那個青衫書生身上。

庭院裏，所有人都感覺到，空氣一瞬間降了十度。

「你，」天樞真神的聲音，在夜天識海中響起，「便是夜天？」

夜天微微欠身。

「在下夜天，見過真神。」

「你很鎮定。」

「在下，」夜天溫聲說，「不知道有什麼可慌的。」

「呵。」

那一聲輕笑，沒有任何情緒，彷彿只是從冰面下漏出的一縷寒氣。

「你可知，擅入蒼玄之罪？」

「在下並非擅入。」

「你未經界門批覆。」

「北疆被屠，」夜天道，「百姓等不得批覆。」

「這是你的理由。」

「是在下的理由，也是北疆的理由。」

「理由，」天樞真神淡淡道，「在秩序面前，不值一提。」

話音落下的剎那，一股無形的重壓，自雲層降下，狠狠壓在了夜天身上。

夜天的膝蓋，微微一彎。

脊背，卻沒有彎。

他咬緊牙關，抬手按住胸口。

那股壓力，不單純是真神的威壓。它混雜著蒼玄界大道本身的排斥——這個外來的封天者，在蒼玄界腹地越久，天地越要將他驅逐。此刻，真神之威與界域排斥交疊，如兩隻無形的手，同時扼住了他的咽喉。

位格，在劇烈震盪。

他感覺到，自己與小靈界之間的那根線，在這一刻，被生生拉扯，繃得近乎斷裂。

他沒有叫，也沒有運功抵抗。

他只是在齒縫之間，極輕極輕地，念了一句夜典：

「天重如鐵，夜輕如羽。」

「羽落千鈞，不折，不彎。」

那一線將斷未斷的位格，在這兩句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輕輕托住了。

「書生！」

「無妨。」

夜天低聲道，額角已滲出冷汗，臉色蒼白如紙，唇瓣卻仍帶著一絲淡淡的微笑。

「秩序……」他喘息著，抬頭，直視著那道雲中的人影，「在下，也讀過一些。」

「哦？」

「秩序，」夜天一字一頓，「是為了讓人，不必互相傷害。」

「……」

「而不是，」他的聲音雖輕，卻字字如釘，「讓人，在需要救人的時候，什麼也不做。」

天樞真神，沉默了。

雲層深處，那道純白的人影，似乎微微動了動。

「放肆。」

這一次，威壓驟然加重。

夜天的膝蓋，終於重重砸在青玉地面上。

「噗——」

一口鮮血，自他口中湧出。

「書生！！」

星光，爆裂。

一道銀白身影，如流星般衝出人群，擋在了夜天身前。

蒼瀾。

他雙臂張開，銀髮狂舞，周身星砂如暴雪捲起，在身後鋪成一片璀璨的星幕。那星幕，迎著從天而降的純白威壓，轟然撞去！

「轟——」

天地之間，銀與白，轟然對撞。

銀白交界之處，空間如冰面般寸寸皸裂，一道道細長的裂縫自撞點向四面蛛網般蔓延，裂縫兩側，光影扭曲如水紋，連雲層都被生生撕出一道半里長的缺口。

星穹之天，在這一刻，以蒼瀾為中心，向整片北疆的上空鋪展而開。漫天星辰在白晝中亮起，銀河倒懸，琉璃華光鋪天蓋地，將那片純白，生生頂在了半空。

蒼瀾的雙臂在抖，銀髮被壓得向後飛散，他卻一步未退。

身後，一隻染血的手，按上了他的背脊。

夜天撐著青玉地面，勉力起身，掌心貼在蒼瀾背心。暗金玄光順著脊骨緩緩渡入，沒有半分喧嘩，只輕輕托住星幕搖晃的邊緣——那些將裂未裂的縫隙，在夜光裏，一道一道，穩了下來。

銀為骨，金為襯。星幕之後，另有一重沉靜的暗色，與之相扶。

「天樞。」

蒼瀾仰頭，望著雲層深處那道人影，眼神冷得像冰，聲音不高。

「他是我的人。」

整個都護府的庭院，一片死寂。

北疆諸人，一個個屏住呼吸，不敢出聲。

嚴崇御面如土色，連跪都忘了，怔怔地望著这一幕。他侍奉界律多年，見過真神的威嚴，卻從未見過，有人敢以星河為盾，當面頂撞。

「星君……」

「滾開。」蒼瀾看都沒看他。

雲層深處，天樞真神的目光，緩緩落在蒼瀾身上。

「八神蒼瀾。」

「說。」

「五百年前，備案之約，你曾許諾。」

「我許過。」

「你忘了嗎？」

「沒有。」

「那麼，」天樞的聲音平淡，「你此刻，是在違約。」

「違約？」蒼瀾冷笑一聲，笑聲裏滿是嘲諷，「你說，我違哪一條？」

「第二條。不得深入腹地。」

「這裏是北疆。」

「第四條。」

「報備之事，我自會與你算。」蒼瀾一字一頓，「但他，不容你動。」

這句話，說得極輕，卻擲地有聲。

庭院裏，所有人，同時一怔。熊天霸張著嘴，忘了合上；霍嘯攥緊了刀柄，指節泛白；楚天闊垂目，唇角卻極輕地動了一下，似是想笑，又似是想歎。

連雲層深處的天樞，似乎也頓了一下。

「他不容你動。」蒼瀾重複，聲音裏沒有一絲猶疑，目光直直地盯著雲中的純白人影。

整個北疆，靜得連呼吸聲都能聽見。

夜天跪在地上，一手撐著青玉，嘴角還掛著血。

耳畔嗡嗡作響，天地的排斥仍如潮水，一浪一浪拍打著他的識海。可那些聲響，忽然都遠了。眼前只剩一道銀白的背影，髮梢的星砂簌簌落下，落在他染血的袖口，微涼，卻比任何靈藥都要安神。

他怔怔地看著擋在自己身前的那道銀白背影。

那背影，並不寬厚，甚至有些清瘦。可此刻，他挺得極直，像一柄出鞘的劍，像一座不可撼動的山。

他想起了五百年前。

也是這樣的背影。

也是這樣，孤零零地擋在界門使團面前，被壓得跪倒在地，卻死也不肯退一步。

那時他想：這個人，傻得讓人心疼。

現在他想：這個人，從來沒有變過。

「蒼瀾。」

「別說話。」

「蒼瀾……」夜天低低地歎了口氣，嘴角卻彎了起來，「你這樣說，」他輕聲，「別人會誤會的。」

「誤會什麼？」

「你說，」夜天看著他的背影，聲音裏帶著一點無奈，一點縱容，「我是你的人。」

「……」蒼瀾沒有回頭，「別說話。」

他背對著眾人，聲音比方才更冷更硬，只有銀髮遮不住的耳尖，微微泛紅。

庭院裏，無人作聲。

冷月華低著頭，霍嘯、楚天闊這些鐵血漢子，不約而同地別開了目光。
嚴崇御、江無咎、石磊三人，神色各異，誰也沒有開口。

雲層深處，天樞真神沉默了許久。

那股壓在整個北疆上空的重壓，在星幕的頂撞之下，漸漸消散了幾分。

「八神蒼瀾。」

「說。」

「你已不是五百年前那個，」天樞淡淡道，「需要有人替你撐天的孩子。」

「我知道。」

「你還護著他。」

「我護著他。」

「為何？」

蒼瀾回過頭，看了身後的書生一眼。

那一眼，極短，極淡。

「因為他，」他轉回頭，望著天上的純白，一字一頓，「值得。」

天樞真神，又沉默了。

純白的人影，微微動了動，似乎在權衡著什麼。

良久，他緩緩開口：

「三日。」

嚴崇御一愣：「真神？」

「三日後，夜天，赴神都，受審。」天樞的聲音，在所有人識海中響起，平靜、冷漠，不容置疑，「這三日，北疆不得生事。」

「是……」

「蒼瀾。」

「說。」

「你若再阻，」天樞淡淡道，「備案之約，作廢。」

蒼瀾眉心一動。

「約廢，」天樞緩緩道，「小靈界靈界貢，翻倍。」

庭院裏，一片倒吸冷氣之聲。

「你——」

「三日。」

純白的人影，緩緩隱去。

雲層上的口子，一寸一寸地合攏，那股沉重的威壓，如潮水般退去。

天，重新陰了下來。

風，終於又動了。簷下銅鈴叮的一聲輕響，驚醒了滿院之人。有人腿一軟，扶著廊柱才沒有倒下；有人低頭，才發覺掌心早已被指甲掐出了血痕。青玉地面上，那兩處被星光與威壓碾出的細紋，猶自泛著淡淡的冷光，久久不散。

星幕散去。

蒼瀾收了手，身形微微一晃，被夜天扶住。

「你——」

「無妨。」

「你又吐血了。」

「死不了。」

「蒼瀾。」

「別說話。」

蒼瀾咬著牙，伸手，將夜天從地上拉起，用袖口狠狠擦去他唇邊的血痕，動作粗魯得近乎凶狠。

「不許再跪。」

「好。」

「也不許，」他啞聲，「再吐血。」

「好。」

夜天心裏清楚，他口中說著無妨，可那一撐，耗去的何止是靈力。星幕的餘暉落在蒼瀾肩頭，如一層薄霜，那人站得筆直，脊背卻在不易察覺處，微微發僵。

夜天低頭，看著他有些發紅的眼角，輕聲問：

「你方才，真的怕了？」

「我沒有。」

「你的手在抖。」

「那是冷。」

「是麼。」

夜天輕輕握住他的手。

那隻手，冰涼，指尖微微顫著。

「蒼瀾。」

「嗯。」

「三日。」

「我知道。」

「這三日，」夜天看著他，眼神很溫柔，「陪我。」

蒼瀾沉默了一息，別過臉去。

「……廢話。」

冷月華望著那兩人，良久，才收回目光，抬手拂去肩頭不知何時落下的一片雪，低聲對身旁的霍嘯道：「三日。」霍嘯重重點頭，只吐出一個字：「守。」

庭院的一角，鳳九娘悄悄別過臉去，替身旁的熊天霸，拭了拭紅了的眼角。

遠處城牆之外，北疆的雪原一望無際，靜默如亙古。那裏的百姓尚不知道，頭頂方才掠過怎樣的一場風雲；他們只知道，今日的天，比往日更沉了些。

天，仍是陰的。三日的期限，像一柄懸在北疆頭頂的刀。

第二十五章 禁援令

第二夜，北疆的星，全熄了。

不是被雲遮，不是被風吹，是被什麼從天幕上，一顆一顆地「抹」去。

鎮北城頭，值夜的老兵最先發現。他抬頭，看見頭頂那片原本疏朗的星空，一點一點地暗了下去，彷彿有人在夜幕後面，拿著一塊濕布，慢慢擦拭著所有的光。

「怎麼回事？」年輕的士卒揉著眼睛，「星呢？」

老兵沒有答。

他只是死死盯著北方的天際，渾身的血，一點一點地涼了下去。

那裏，極北冰原的盡頭，天與地的交界處，亮起了一線暗紅。

不是朝霞。

是裂口。

夜天是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的。

他其實並沒有睡著。

這兩日，他幾乎沒有合過眼。蒼瀾守在他身側，一遍又一遍地以星輝為他溫養識海，卻始終無法完全撫平那股隱隱躁動的不安。

「宮主！宮主！」

呂承連滾帶爬地衝進院子，這位平日裏謹小慎微的監管使，此刻臉色慘白，官帽歪斜，渾身是雪，聲音發顫：

「北、北冥靈門——」

夜天披衣起身。

「呂監管使，慢慢說。」

「靈門在震！」呂承喘得幾乎說不出話，「門後的界鎖——界鎖在發燙！下官守了二十年靈門，從沒見過這種——」

「界壁呢？」

「裂口……裂口擴大了！」呂承顫聲，「以前只有三百里，現在……現在至少有一千里！從東到西，整條北疆的邊界線，全都被撕開了！」

夜天的眼神，倏然一凝。

自烈陽真君遁逃，鎮北城上那座陽神大陣便失了陣主，一日弱似一日，至此夜，終於崩潰。失了這道門門，北疆界壁再無鎮壓，邪域主力，正是循此洶湧而入。

蒼瀾已經站在了他身側，面色冷厲：「邪域？」

「是！」呂承咬牙，「下官親眼所見，從裂口裏湧出來的，不是邪煞，是——是——」

他說不下去，嘴唇發紫。

「是什麼？」

「是海。」

「……」

「黑色的海。」呂承喃喃，「鋪天蓋地的黑蝕，像潮水一樣往南推，所過之處，草木枯死，雪原腐爛，下官在城頭，看見遠處的村落，眨眼之間，就被淹沒了。」

夜天一言不發。

他轉身，邁出院門。

蒼瀾跟在他身後半步，銀髮在夜風裏獵獵作響。

都護府的庭院裏，已經亂成了一團。

斥候、傳令兵、鎮北軍的軍官，來回奔走，嘈雜聲、馬蹄聲、金鐵撞擊聲交織一片。楚天闊站在高台上，滿臉風霜，雙手撐著欄杆，向下嘶吼著調度。

「霍嘯！調兩萬弓弩手，上北城牆！」

「是！」

「方長史！組織城中所有青壯，運石、運油！」

「是！」

「雲宗主、白門主、韓池主、狼寨主！請各自領本部人馬，分守四門！」

「領命！」

夜天走入庭中時，所有人的目光，同時轉了過來。

那目光裏，有恐懼，有期盼，有悲壯，也有一絲說不出的信賴。

「夜公子！」楚天闊疾步迎上，「您來了！」

「楚將軍。」夜天道，「情況如何？」

「不妙。」楚天闊壓低聲音，「邪域這一次，不是軍隊。是……是整個北疆的邊界，被它們『泡』透了。」

「蝕印呢？」

「剛剛接到急報，」楚天闊臉色鐵青，「百城之中，已有二十七座城，出現了和霜陵城一樣的異象。」

夜天的呼吸，頓了一頓。

「怎麼說？」

「凡人，成千上萬的凡人，站在街上，一動不動，仰頭看天。」楚天闊的聲音，沙啞而顫抖，「他們的皮膚下面，在爬黑線。」

夜天沒有說話。

他想起了霜陵城。

那是邪域破境之初，北疆邊陲最先淪陷的一座城。三十萬人站在街上，渾身黑線，仰頭無言。他不曾對旁人多說一句，只在那一夜獨自踏入黑蝕，吞下了足以腐蝕千萬人的毒——此事後來只在鎮北城的軍報裏，留下寥寥一行。

如今，同樣的景象，在二十七座城池同時上演。

「枯瞳。」他低聲說。

「什麼？」

「種印的人，」夜天看著北方，「他不止種在強者身上。」

楚天闊的瞳孔，驟然收縮：「您是說——」

「他在整個北疆的凡人身上，」夜天一字一頓，「種了印。」

庭院裏，一片死寂。

「報——！！」

又一名斥候，連滾帶爬地衝進來，滿身是血。

「報！北疆東線第三、第四、第五城，已被黑蝕吞沒！城中軍民，十不存一！」

「報！西線飛雪城、斷雲城告急，求援！」

「報！南線——」

「夠了。」

楚天闊一拳砸在案上，案面轟然碎裂。

他的眼眶通紅，對著庭院中的所有人，嘶聲怒喝：

「鎮北軍——集結！」

「是！」

「寒霜劍宗——」

「在。」冷月華緩步出列，一襲素白，手握一柄臨時借來的長劍，神色冷得像冰。

「赤血堡——」

「老子在！」熊天霸提斧上前，雙目赤紅。

「所有北疆諸宗——」

「在！」

「出城！」楚天闊吼道，「救人！」

「是！」

幾百人，同時抱拳，轉身，向外走去。

「且慢。」

一個聲音，冷冷響起。

庭院的門口，銀灰色的人影，立在晨光未至的黑暗裏。

嚴崇御。

他身後，站著江無咎、石磊，以及三百界律衛。三百柄鐵戟，整齊地橫在門前，封死了出路。

楚天闊的腳步，頓住了。

「巡界使。」

「楚將軍。」嚴崇御的聲音，平靜、淡漠，「你要去哪？」

「救人！」

「救人？」嚴崇御重複，「依據何令？」

「北疆受襲，本將軍職責所在——」

「你的職責，」嚴崇御打斷他，「已在兩日前，移交界門。」

楚天闊一滯。

「依界律第十二條，」嚴崇御負手而立，一字一頓，「界域緊急期間，界門暫領北疆防務。任何軍政人員，不得擅動。」

「你——」

「楚將軍。」

「在！」

「本使現在，」嚴崇御緩緩抬起手，從袖中取出一枚銀白色的令牌，高高舉起，「宣布界門禁令。」

令牌上，那扇緊閉的門，泛著冷光。

「即刻起，北疆諸勢力，無論軍政宗門，不得擅自出戰、救援、調兵。違者，以叛界論處。」

庭院裏，所有人，齊齊色變。

「禁、禁令？！」

「這時候下禁令？！」

「巡界使，你瘋了嗎？！」霍嘯怒吼，「那是二十七座城！數百萬生靈！」

「霍統領。」嚴崇御聲音不變，「界門自有調度。」

「調度？調度個屁！你們的人呢？！」霍嘯指著他身後的三百界律衛，「就這點人，守得住一座城嗎？！」

「界門自有安排。」

「安排？」熊天霸瞪大了眼，聲音劈了叉，「老子看你這分明是——」
他沒說完。

因為他發現，嚴崇御的眼睛裏，沒有焦急，沒有擔憂，甚至沒有怒意。

只有一種奇怪的、近乎冷靜的算計。

像一位下棋的人，在看一盤已經佈好的局。

江無咎站在嚴崇御身後，一直沒有開口。

這位鐵面無私的執律官，握著腰間長刀的手，指節泛白。他的嘴唇，抿成一道薄薄的線，面容緊繃如石。

他終於開口：

「大人。」

「說。」

「這道禁令，」江無咎的聲音，低沉而艱澀，「是否過了？」

嚴崇御沒有回頭：「江執律何意？」

「界律第十二條，確有『暫領防務』之條。」江無咎一字一頓，「但，後有附款：『若領防不力，致使邊域生靈塗炭，則界門須擔其責。』」

「所以？」

「所以，」江無咎的聲音微微發抖，「界門若不出兵，又不許他人出兵——」

「江無咎。」

「在！」

「這是，」嚴崇御終於轉頭，目光如刀，「天樞真神的口諭。」

江無咎的臉，一瞬間白了。

「真神說，」嚴崇御的聲音，一字一頓，沒有任何起伏，「邪域之患，可借力平定。待夜天赴神都後，再議北疆防務。」

「借力……」江無咎喃喃，「借誰的力？」

嚴崇御沒有回答。

可所有人，都聽懂了。

庭院裏，死一般的寂靜。

「借誰的力？」

一個冷冷的聲音，在人群中響起。

冷月華向前一步，素白衣袍在晨風裏獵獵作響。她手中的劍，緩緩出鞘，劍尖指向地面，寒氣自劍身逸散，將青玉地面凍出一圈白霜。

「巡界使，」她的聲音，平靜得像冰面，「你說清楚。」

嚴崇御眼梢微動。

「冷宗主，這是——」

「我只問一句。」冷月華一字一頓，「界門不出兵，又不許我們救人。你，是想讓北疆，死光麼？」

「冷宗主，慎言！」

「我問，」冷月華抬眼，直視著他，「是，或不是。」

嚴崇御沉默了。

那沉默，比任何答案，都更殘忍。

熊天霸「呸」地吐了一口唾沫，將斧頭往肩上一扛，大步朝門口走去。

「站住！」石磊橫戟擋在門前。

「滾開。」

「熊堡主，抗令者——」

「老子今天，」熊天霸一把攔住戟桿，單手用力，「就是要抗！」

「喀嚓——」

鐵戟，從中折斷。

石磊愕然後退。

三百界律衛，同時舉戟。

「熊天霸！」嚴崇御厲聲，「你這是叛界！」

「叛了又怎樣！」熊天霸怒吼，「老子赤血堡兩千三百兄弟，是替誰死的？！替你們這群縮頭烏龜？！」

「放肆！」

「放肆你娘！」

「熊兄。」

一隻手，輕輕按在了他的臂膀上。

夜天不知何時，已走到了庭院中央，站在了嚴崇御與北疆諸人之間。

他沒有看嚴崇御，只是平靜地看著熊天霸，溫聲道：

「熊兄，莫急。」

「夜兄弟——」

「讓在下，」夜天輕聲說，「與巡界使，說幾句。」

熊天霸咬著牙，胸膛劇烈起伏，終究還是退了半步。

夜天轉過身，面向嚴崇御。

兩人相距不過五步。

一個銀灰朝服，威嚴端肅；一個青衫書生，神色平和。

「巡界使。」

「夜天。」

「在下想問一句。」

「問。」

「這道禁令，」夜天看著他，聲音不高，卻字字清晰，「是對北疆的？」

「是對蒼玄界所有勢力的。」

「那，」夜天微微一笑，「在下，是蒼玄界人麼？」

嚴崇御一頓。

「在下是小靈界人。」夜天溫聲道，「蒼玄界的禁令，管不到在下。」

「你——」

「在下不算抗令。」夜天輕聲說，「因為，在下，根本不在令中。」

庭院裏，一片死寂。

嚴崇御的臉，一點一點地沉了下去。

「夜天，」他的聲音，冷到了極點，「你可知道，你這一出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夜天平靜地說，「在下，要去救人。」

「意味著，你將無視界門，無視天樞真神，無視界律。」

「是。」

「意味著，你將成為，」嚴崇御一字一頓，「蒼玄界的公敵。」

「也是。」

夜天微微一笑。

「巡界使。」

「說。」

「你方才問，在下可知道意味著什麼。」夜天輕聲道，「在下，也想問你一句。」

「……」

「你可知道，」他看著嚴崇御的眼睛，「你今日的不作為，」

他頓了頓。

「會讓多少人，死在今晚？」

嚴崇御的瞳孔，輕輕一縮。

他張了張口，卻沒有說出任何話。

夜天沒有再看他。

他轉過身，面向庭院裏所有的人，面向楚天闊、霍嘯、冷月華、熊天霸、陸驚鴻、方既白、雲崢、白若雪、韓千里、狼嘯，面向那一張張或憤怒、或悲壯、或惶恐的臉。

「諸位。」

他的聲音，溫潤、平靜，像一盞夜裏的燈。

「北疆的人，北疆守。」

眾人齊齊抬頭。

「在下說過，這是北疆自己的事。」夜天微微欠身，「諸位的決定，在下不干涉。」

他頓了頓。

「但，今夜，在下，會站在諸位身前。」

「夜兄弟——」

「夜公子——」

庭院裏，不知是誰，第一個單膝跪了下去。

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一片黑壓壓的人群，在冷月華的帶領下，齊齊單膝觸地。

「北疆諸宗，」冷月華的聲音，沉穩而堅定，「願隨夜公子，抗此界令！」

「抗此界令！」

「抗此界令！」

聲浪如潮。

嚴崇御站在原地，面色鐵青，一言不發。

江無咎低下頭，緊閉雙眼，握刀的手，微微發顫。

石磊握著斷戟，神色複雜地望著那一片跪地的人群。

天，在這時，亮了一線。

不是天明。

是北方的天際，亮起了一道暗紅的、不祥的光。

那光芒，從地平線上，緩緩升起，如同一輪腐爛的太陽，映得半個北疆的天空，一片血紅。

光芒之下，一道黑色的巨浪，緩緩升起。

高逾千丈。

浪頭上，翻湧著無數張扭曲的人臉，嘶吼，哀嚎，哭泣，笑著，一同向南，無聲地撲來。

黑蝕之海。

蒼瀾站在夜天身側，仰頭望著那片遮天蔽日的黑浪，臉色蒼白。

「書生。」

「嗯。」

「這一次，」蒼瀾的聲音很低，「不是你一個人能擋的。」

「我知道。」

「那你——」

夜天回過頭，看著他。

晨光與血光交織，映在他的臉上。他的眼睛，溫潤而平靜，像一汪深潭。

「蒼瀾。」

「說。」

「這一次，」夜天微笑，「在下，提前告訴你。」

蒼瀾：「……」

他的瞳孔，劇烈一顫。

他懂了。

他懂他要做什麼。

「不行。」

「蒼瀾——」

「不行！」

「蒼瀾。」夜天輕輕握住他的手，掌心很涼，卻很穩，「你守住城。」

「我不——」

「你守住人。」

「書生！」

「蒼瀾。」

夜天的聲音，很輕，很柔，像在哄一個不聽話的孩子。

「你相信我麼？」

蒼瀾的嘴唇，微微顫抖。

過了很久很久，他緩緩垂下眼睫，從齒縫裏，擠出一個字：

「……信。」

夜天笑了。

他伸出手，抬起蒼瀾的下頷，在他的額頭上，輕輕落下一個吻。

「那就好。」

他轉過身，向北方走去。

青衫，在血色的晨光裏，被風吹得獵獵作響。

身後，是整片北疆。

身前，是遮天蔽日的黑。

第二十六章 解限燃魂

黑蝕之海，在距離鎮北城三十里外，停下了。

不是被擋住，是在「等」。

那千丈高的黑浪，懸在半空，無數張扭曲的人臉在浪頭上起伏，嘶吼聲被拉得很長很長，像是從九幽之下傳來的、無數亡魂的合唱。浪下，是被腐蝕成焦黑的大地，草木、屋舍、道路，統統化作了粘稠的黑泥。

浪的前方，站著一個人。

青衫，墨髮，左手捧書，右手空空。

與那座遮天蔽日的黑山相比，他渺小得像一粒塵。

「他在做什麼？」

鎮北城頭，熊天霸攥著斧頭，聲音發抖。

沒有人回答。

蒼瀾站在城頭最前，雙手緊緊扣住垛口，指節泛白。他的銀髮在風裏飛揚，星眸死死盯著遠處那道青色的身影，一動不動。

「閣主。」星河道人在他身側，聲音沙啞，「天星結界與星宿大陣已動。但若書生那邊失手，撐不過十息。」

「我知道。」

老道張了張口，終究什麼也沒說，默默退後半步。

荒原之上。

夜天停下腳步。

他仰起頭，看著那座懸在天際的黑山。

風裏一股腥甜之氣，濃得發膩，像爛熟的果子泡在膿血裏。黑浪邊緣滴落的黑泥，濺在雪上，雪便化作一灘灘黃濁的膿水，滋滋輕響，一路蝕出焦痕；那氣息貼上皮膚，便覺黏膩陰冷，骨縫發酥，如被無數細舌舔過。

黑浪之中，無數張人臉，同時轉向了他。

「桀桀桀桀……」

「桀桀……」

「夜……神……」

「缺……」

那些聲音，層層疊疊，在他耳畔迴響。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在重複著同樣的字詞，像一群被困在籠子裏的鳥。

「夜神……缺……補……」

夜天閉上了眼。

他不是沒有想過逃。

這個念頭，在方才站在庭院裏的時候，曾無數次地閃過。他想起七百年前，那個在墨夜秘境抱著酒罈的少年，想起他說的：「人前，我是你的死對頭。人後，我是你的。」想起他在雪地裏，抱著他，一遍一遍地說：「不許再獨自行動。」

他答應過。

他答應了很多次。

可這一次，他不得不食言。

「對不起。」

他低聲說。

不知是對誰說。

他睜開眼。

那雙深邃如夜空的眼眸裏，浮起了一層湛藍。

不是殺意。

是一種更古老、更沉靜、更不可撼動的東西。

「蒼玄界。」

他開口，聲音不大，卻帶著某種穿透天地的力量。

「在下，夜天。」

天地間，風停了。

「小靈界之人，非蒼玄界之客。」

他緩緩抬起左手，《夜天之書》懸浮在掌心，書頁無風自動，一頁一頁地翻過。每翻一頁，便有一絲暗金的光，從書頁裏流淌而出，匯入他的身體。

「今日，在下，欲借你一物。」

然後，他低聲詠唱。

「天地有大道，不拒歸人。」

「我無所求，唯借一夜。」

「夜盡之時，原物奉還。」

三句，如同一個讀書人，在深夜裏向鄰人借一盞燈。

話音落下，整個蒼玄界的大道，同時震顫了一下。

那是一種無形的、卻真實存在的排斥。

自他踏入蒼玄界以來，這方天地，便一直在排斥他。靈氣逆流，雷劫隱現，天地的法則如同一張無形的網，一寸一寸地收緊，要將這個「外來者」驅逐出境。

此刻，這張網，驟然絞緊了。

「撲——」

夜天悶哼一聲，一口鮮血噴出，濺在雪地上，殷紅如梅。

他的臉色，一瞬間白如紙，唇瓣失盡了血色，額角青筋暴起。

「閣下，」他抬袖，擦去嘴角血跡，竟是笑了，「別急。」

「在下，是來借的。」

「不是來搶的。」

他鬆開掌心，血順著指縫滴進雪裏。

三十里外，鎮北城頭。

蒼瀾一直沒有動，卻在這一刻，緩緩抬起了右手。

一縷星輝，自他指尖破空而出，細如銀線，越過焦黑的荒原，越過腥臭的黑泥，越過三十里風雪，無聲落在青衫書生的肩頭。

星輝入體，那口被排斥絞得翻湧的氣血，竟是一平。

夜天微微側首，像是隔著千里，聽見了誰的呼吸。

「蒼瀾。」他極輕地說，「在下，要開始了。」

他低聲念：

「日隱於山，月藏於海。萬燈俱息，百川無聲。」

「吾承此夜——容君之星。」

「夜幕，降臨。」

夜，覆下了。

暗金的夜幕之中，細細碎碎，浮起一層星砂，是蒼瀾的星輝，融在夜裏，如長河映星。那道夜幕不求鎮壓，只將千丈黑浪的前沿，穩穩按住，不許再進一寸。

黑浪發出沉悶的低吼，在夜與星之前，停下了。

夜天要的，便是這一刻。

「他在做什麼？！」

城頭，蒼瀾猛地向前一步，幾乎要翻過垛口。

「閣主！」星河道人一把抱住他，「不能去！」

「放開！」

「您去了，天星結界就破了！」

「那是他在——」蒼瀾的聲音，劈了叉，「他在燃魂！」

星河道人渾身一震。

「解限……燃魂？！」

城頭，所有人，同時聽見了這四個字。

熊天霸的斧頭，掉在了地上。

冷月華的臉色，一瞬間慘白如雪。

連一向冷靜的楚天闊，也跟踉了一步，喃喃：

「這……這是禁術……」

解限燃魂。

修士以自身神魂為薪柴，強行點燃本源，突破境界與位格的限制，換取短暫而極致的力量。燃魂之後，輕則修為盡廢，重則神魂俱滅。

古往今來，用過這一術的人，沒有一個，活下來。

荒原上。

夜天的神魂，開始燃燒了。

他的身體，被一層暗金色的火焰包裹。那火焰不灼熱，不刺眼，卻是一種從骨髓深處燃起來的、近乎神聖的光。

他的髮絲，從發根開始，一寸一寸地褪色。

墨黑，變成了銀白。

不是蒼瀾那種星河般的銀，是一種被抽乾了所有顏色的、近乎透明的白。

他的皮膚上，裂開了一道一道細小的縫，縫中透出金色的光，像一尊被打碎又重新拼起的瓷像。

他的眼睛，湛藍越來越亮。

「《夜天之書》，」他輕聲說，「請，醒一醒。」

書頁，翻到了最後一頁。

那一頁，是空白的。

自他在墨夜秘境得到這卷殘書的那天起，這一頁，就從未有過任何字跡。他曾經無數次地翻到這裏，看著這片空白，猜測這是不是一個永遠不會被填滿的缺。

此刻，那片空白的紙面，亮了。

先是一點。

像是有人，用最細的筆尖，輕輕落下。

然後是一橫，一豎，一撇，一捺。

一個古老得令人心悸的字，緩緩浮現。

它不是蒼玄界的字，不是小靈界的字，甚至不是這世上任何一種已知的文字。它像是把整片宇宙的夜，壓縮進了一個符號裏。

夜。

字成的剎那，天地變色。

荒原上空，所有的雲，同時散開了。

天空露出了真正的容貌：一片深不見底的、近乎透明的黑，黑中，星辰如砂，鋪天蓋地，每一顆，都在輕輕顫動。

那是比「夜幕降臨」更古老、更原始的夜。

不是他的夜。

是創世之初，天地未開，萬物未生時的，最初的夜。

《創世玄經》，隱藏的殘片之力。

夜天抬起手。

指尖，落在虛空。

這一次，他沒有翻書。

他只是望著那個「夜」字，用一種近乎耳語的、彷彿只有自己能聽見的聲音，開始詠唱。那是《創世玄經》殘片裏唯一的一段，也是他從未念出過的一段——

「太初無光，萬象未名。」

第一句。

荒原上的風，停了。不，是風「從未存在過」。

「有夜先焉，載天載地。」

第二句。

遠處的黑浪，在這一句裏，微微地顫了一下。那些嘶吼的人臉，第一次露出了近乎敬畏的神情。

「光自夜生，星自夜明。」

第三句。

蒼玄界的大道，在這一句裏，被強行徵借，不得不低下頭，暫收了排斥。不是屈服，亦非心甘，是像一位年邁的長者，聽見了一個更古老的名字，不由得，起身相迎。可那排斥並未消散，只是被他一寸一寸壓進了自己的神魂裏——借來的每一分，都要以神魂與壽數，來償。

「凡有所生者，皆歸於夜。」

第四句。

夜天口中溢出一縷血，順著唇角，滴在書頁上，與那個「夜」字，相映成色。

他沒有停。

「吾以此身，為夜之薪。」

「燃我神魂，照爾歸途。」

最後兩句，輕得像一聲嘆息。

「覆。」

僅僅一個字。

天地，翻了。

那一刻，北疆千里的人，無論身在何處，都看見了。

先是頭頂那片血紅色的天，被一抹漆黑悄悄吞沒。接著，黑從頭頂向四面八方蔓延，如一滴墨落進清水，無聲無息地，覆蓋了北疆的每一寸土地。

不是破壞。

是覆蓋。

鎮北城，落霜鎮，斷崖城，青石鎮。玄冰嶺，赤焰關，北冥靈門。雪原，荒丘，河流，山谷。二十七座被黑蝕侵襲的城池，每一座，都被一層溫柔而厚實的夜，輕輕蓋住。

站在街頭的凡人們，渾身爬滿黑線，仰著頭，眼神空洞。

夜落下的剎那，他們身體裏的黑線，齊齊一顫。

夜天昏間，另有一句低語，輕得只有書頁聽見：

「一息安，則百念歇。百念歇，則萬魔退。」

蝕印，被「覆」住了。

不是剝離，不是消除，是被夜溫柔地包裹、壓制、同化。那些猙獰的黑線，在暗金的夜光中，一寸一寸地褪去，化作細碎的光點，飄散在夜色裏。

凡人們的眼睛，重新有了光。

孩童哭了，老人喊了，夫妻抱在了一起。

整個北疆，在這一瞬，從一場巨大的噩夢中醒了過來。

荒原上，黑浪發出了淒厲的尖嘯。

千丈高的黑山，在夜的覆蓋下，劇烈地震顫、扭曲、掙扎。浪頭上的無數張人臉，同時發出痛苦的嘶嚎：

「不——！」

「不可能——！」

「夜神——！」

「缺——！」

夜，沒有理會。

它溫柔地、緩慢地、不可阻擋地，向那片黑蝕之海漫去。

黑，與夜，相遇。

沒有爆炸，沒有衝擊。

黑蝕被夜按住的剎那，一股更濃的腥甜腐臭騰起，黏稠的黑泥滋滋冒泡，膿汁四濺，又在暗金光屑裏，一點一點地，失了腐蝕之力。

只有一種無聲的、巨大的、近乎莊嚴的「吞」。

黑蝕被夜一寸一寸地覆住，一寸一寸地同化，化作暗金色的光點，向天空飄散。那些嘶吼的人臉，在夜光中，漸漸變得平靜，最後化作一張張安詳的、沉睡的面容，緩緩消融。

千丈黑山，一點一點地矮下去，矮成了百丈，十丈，一丈。

最後，只剩下一片安靜的、溫潤的暗金之海，在荒原上輕輕起伏。

極北的裂口，在這片暗金之海的盡頭，露出了它的面目。

那是一道巨大的、扭曲的、不斷蠕動的黑暗裂縫。

夜天抬起手，指向那道裂縫。

「回去。」

暗金之光，如一隻巨大而溫柔的手，輕輕按在了裂口之上。

裂口劇烈震顫，發出一聲長長的、不甘的嘶鳴，隨後，一寸一寸地，被夜蓋住。

像一扇被緩緩闔上的門。

「成了……」

鎮北城頭，不知是誰，顫聲喃喃。

「成了！」

「夜公子成了！」

「北疆得救了！」

歡呼聲，哭聲，笑聲，混雜在一起，轟然響起。

熊天霸抱著熊小七，哭得像個孩子。冷月華緊緊握著斷劍，眼眶通紅，淚水終於滾了下來。陸驚鴻深深地、深深地彎下腰，朝著荒原的方向，一拜。

只有蒼瀾，沒有笑。

他站在城頭，一動不動，臉色白得近乎透明。

他看見荒原上的那道身影，渾身的暗金之火，正在一點一點地熄滅。

火焰黯淡下去的同時，那一頭銀白的長髮，也在一寸一寸地失去光澤，變成了真正的、冰冷的、死寂的灰。

那個人的身影，晃了晃。

「書生……」

蒼瀾的嘴唇，輕輕動了動。

那個人緩緩轉過身。

隔著三十里的風雪，隔著無數歡呼的人群，隔著整片剛剛蘇醒的北疆。

他看著蒼瀾，看著這座城頭，看著那個銀髮的、孤零零站在最前面的人。

他笑了。

那個笑，很淡，很輕，像一片雪花落在水面上。

他的唇，動了動。

沒有聲音。

可蒼瀾，看懂了。

他說的是：

「對不起。」

「我回不去了。」

蒼瀾的瞳孔，驟然放大。

「書生——！！」

他從城頭一躍而下。

那是星殞閣主，一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

他化作一道銀色的流星，從三十里外的城頭，一息之間，劃過整片荒原，越過未散的暗金之海，越過殘存的黑蝕，越過無數仰望著他的人。

他的銀髮，在風中拉成一道長長的、璀璨的光。

他在那具搖搖欲墜的身體倒下之前，接住了他。

「書生——」

懷裏的人，輕得像一片羽毛。

那一頭曾經墨黑的長髮，此刻灰白如雪，散落在他臂彎，一縷一縷地，隨風飄動。他的皮膚上，細小的金色裂痕還在蔓延，眼睛半闔著，湛藍的光，已經淡得幾乎看不見。

「蒼瀾……」

聲音很輕，很啞，像是從極遠的地方傳來。

「在！我在！」

「我……」

「別說話！我帶你走——」

「蒼瀾。」

「你閉嘴！」蒼瀾嘶聲，眼淚終於落了下來，一滴一滴，砸在那張蒼白的臉上，「我說過，不許你一個人！我說過的！」

「對不起。」

「不要道歉！」

「這一次……」書生看著他，唇角的笑意，溫柔得近乎殘忍，「在下……提前告訴你了。」

「你這個混蛋——」

「所以，」書生輕聲說，「不算食言。」

蒼瀾再也說不出一個字。

他緊緊抱著他，把臉埋進那一頭灰白的長髮裏，肩膀劇烈地顫抖。

書生抬起手，輕輕地、很輕很輕地，撫上他的臉。

那隻手，涼得像冰。

「蒼瀾。」

「.....」

「在想什麼，」書生輕聲問，「蒼瀾閣主？」

蒼瀾猛地抬頭。

那雙星眸，被淚水沖刷得通紅，裏面是破碎的光。

「在想，」他啞聲說，「你敢死——」

「嗯。」

「我就.....」

「嗯。」

「我就.....把你.....」

他說不下去。

書生看著他，笑了，笑得眼角彎起，像七百年前在墨夜秘境的崖邊，喝醉了酒、說著不著邊際的話的那個少年。

「依你。」

他輕聲說。

然後，他閉上了眼睛。

那隻覆在蒼瀾臉頰上的手，緩緩，緩緩地，垂了下去。

荒原上，風停了。

雪停了。

整片北疆，在這一瞬，靜得能聽見心跳。

蒼瀾抱著那具冰冷的軀體，跪在雪地裏，一動不動。

他的銀髮，在無風處，輕輕飄動。

天空中，那片剛剛蘇醒的夜，開始一寸一寸地淡去。

最後一縷暗金，消失在晨光裏。

像是，有一盞燈，被輕輕吹熄了。

第二十七章 長夜將盡

雪，重新落了下來。

細細碎碎，無聲無息，落在荒原上，落在殘存的暗金光屑上，落在那個跪在雪地裏的人肩頭。

蒼瀾抱著懷裏的人，一動不動。

他的銀髮散亂，披了滿肩，雪片落在其間，一片一片，沒有融化。他低著頭，下頷抵著那一頭灰白的長髮，眼睛閉著，睫毛上凝著霜。

沒有人敢靠近。

三十里荒原，到處是倖存的人。有從城頭跑下來的鎮北軍，有從各城湧出的百姓，有被夜解救、尚在茫然哭泣的凡人。他們遠遠地站著，一圈一圈，像一片沉默的海。

沒有人說話。

連孩子都不哭了。

「夜公子……」

不知是誰，第一個跪了下去。

那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枯瘦的雙手顫抖著按在雪地上，額頭重重叩了下去。

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一個接一個，一排接一排，整片荒原上的人，無論凡人修士，無論老幼婦孺，全都跪了下去。

雪地上，黑壓壓的人群，向著那個跪在中央的銀髮男子，向著他懷裏那個失去了顏色的書生，無聲地，叩首。

阿禾跪在人群的最前面，小小的身子趴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石伯跪在他身旁，這個粗豪的老鐵匠，把臉埋在滿是繭子的手掌裏，哭得無聲無息。

遠處城頭，陸驚鴻深深彎下腰，額頭觸地。他身後，世子陸懷瑾亦跪了下去，眼眶通紅，咬緊了牙。

冷月華拄著斷劍，立在人群最前，沒有跪。

她只是站著，素白的身影被雪染得更白，眼淚順著臉頰，無聲地淌下，一滴一滴落在劍柄上。

「寒煙，」她輕聲說，「又有一個人，替我們去了。」

「夜天。」

一個冷冷的聲音，劈開了這片寂靜。

銀灰色的人影，緩步踏過雪地，一步，兩步，走近了。

嚴崇御。

他身後，跟著江無咎、石磊，以及三百界律衛。三百柄鐵戟在雪光中泛著森冷的寒意，整齊地停在十丈之外。

他的目光，落在蒼瀾懷裏那個灰白的身影上，臉色複雜得難以言說。

那裏面，有震驚，有忌憚，有一絲極淡的敬畏，更多的，是一種被什麼突然擊中的、不願承認的失措。

他看見了。

方才那一切。

他看見了一個御法境的書生，以一人之力，調動了整個蒼玄界的大道；看見了那片覆蓋北疆的、古老得令人心悸的夜；看見了黑蝕之海，被一寸一寸地按回去；看見了那道連天樞真神都未必能合上的界壁裂口，被生生闔住。

這不是人力。

這是——

他不敢往下想。

「夜天，」他開口，聲音比方才低沉了許多，卻依舊強硬，「擅動禁術，強借蒼玄大道，已觸界律最重之條。」

蒼瀾沒有抬頭。

「依律，」嚴崇御一字一頓，「當即刻收押，押赴神都，受天樞真神之審。」

他抬手。

三百界律衛，同時向前一步。

「站住。」

聲音不高，甚至很輕，卻讓所有人，同時停住了腳步。

蒼瀾緩緩抬起頭。

他的臉上，還掛著淚痕，雙眼通紅，但那雙星眸裏，已沒有一絲淚意。

只有冰。

極致的、冷到令人窒息的冰。

「嚴崇御。」

「星君。」

「我只說一次。」

蒼瀾輕輕將懷裏的人放平，讓他靠在自己的臂彎裏，騰出另一隻手，緩緩抬起。

天樞星弓，出現在他掌心。

弓身，由銀河凝成。無人搭弦，漫天碎散的星塵卻自雪中、風裏、夜光殘屑間紛紛升起，一粒一粒，在弓上凝成一線銀弦，繃緊時，發出琉璃

般清越的一聲輕鳴；箭，亦是星塵凝形，鋒芒未發，已令滿場霜雪，為之失色。

「你再往前一步，」他一字一頓，「我就讓你，在這裏，死。」

嚴崇御的臉色，變了。

他的瞳孔，劇烈收縮。

那一瞬，他感受到了一股他從未感受過的殺意。那不是勢，不是威，不是位格的壓制。那是一個人，把全部的怒、全部的痛、全部的絕望，凝成一枚針，直直地抵在你的咽喉。

他知道，這個人不是在威脅。

他是真的，會殺人。

「星君……」嚴崇御的聲音，微微發乾，「你是在，抗界門。」

「是。」

「你可知，抗界門的後果？」

「不知道。」蒼瀾平靜地說，「我也不在乎。」

「你——」

「星君。」

又一個聲音，從人群中響起。

冷月華向前一步，素白衣袍在雪中獵獵作響。她手中的斷劍，劍尖斜指地面，抬眼，直視著嚴崇御。

「巡界使。」

「冷宗主，你也要——」

「寒霜劍宗，」冷月華淡淡道，「不歸界門管。」

她身後，三百寒霜弟子，同時拔劍。

「赤血堡，也不歸。」熊天霸提斧走出，赤膊，滿身是血，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巡界使，老子勸你，掂量掂量。」

「鎮北軍，」楚天闊低聲，「今日，只聽夜公子的。」

「回雪門。」白若雪輕聲。

「洗劍池。」韓千里沉聲。

「蒼狼寨。」狼嘯咬牙。

「斷雲宗……」雲崢握緊拳頭，「只剩老夫一人，但，老夫也不怕。」

一個接一個，北疆諸宗的人，從人群中走了出來，站在蒼瀾身後。

他們身後，是黑壓壓的百姓。

幾千人，幾萬人，十幾萬人。

他們沒有兵器，沒有修為，有的甚至衣衫襤褸，赤著腳。

可他們都站了起來。

靜靜地，站在雪地裏，望著那三百界律衛。

嚴崇御看著這一幕，面色鐵青。

「巡界使。」

江無咎忽然開口。

他向前一步，走到嚴崇御與蒼瀾之間，背對著界律衛，面向嚴崇御，單膝跪下。

「江執律？」嚴崇御眼神一厲，「你要做什麼？」

「下官，」江無咎低著頭，聲音沙啞，卻一字一頓，清晰無比，「請大人，收回成命。」

「你說什麼？」

「界律第三十七條，」江無咎道，「凡受傷者、將死者，界門不得阻其救治。」

嚴崇御的臉色，一點一點地沉了下去。

「夜天乃人犯，不在此列。」

「人犯，亦是傷者。」

「江無咎！」

「下官在。」

「你可知，」嚴崇御咬牙，「你在做什麼？」

「下官知道。」江無咎抬起頭，那張鐵面無私的臉上，第一次出現了疲憊與掙扎，「下官在，守律。」

「守律？」

「守的是，」江無咎緩緩道，「界律本身。」

嚴崇御死死盯著他，臉色陰晴不定。

石磊站在三百界律衛的最前，握著斷戟，一言不發。可他悄悄向旁邊退了半步，讓開了一條路。

呂承從人群後衝了出來，滿臉淚水，撲通一聲跪在雪地裏：

「大人！下官願以性命擔保，北冥靈門的出入，由下官一人承擔！」

嚴崇御的拳頭，緩緩握緊。

過了很久，很久。

他閉上眼，長長吐出一口氣。

「撤。」

三百界律衛，同時一怔。

「撤——！」

鐵戟收回，整齊地向後退了十丈。

嚴崇御深深看了蒼瀾一眼，又看了看他懷裏的那個灰白的身影，眼底閃過一絲複雜至極的光，轉身，大步離去。

江無咎緩緩起身，臨走前，向蒼瀾深深一揖，一言不發，跟了上去。

便在這時，天空中，忽然傳來一道極輕、極遠的聲音。

不是風。

不是雪。

是一聲琴音。

極遠，極清，彷彿從九天之上，從極東的雪山之巔，從千里萬里之外，穿越重重雲層，悠悠飄來。

蒼瀾猛地抬頭。

那琴音，如水，如月，如一縷清風，掠過北疆的蒼穹。所過之處，天上那些正在悄悄凝聚的、暗紫色的雷雲，竟一片一片，緩緩散開。

那是蒼玄界的天道，對於「外來者強借其力」的排斥與反噬。方才夜天燃魂借力，此刻，天地正要降下雷劫，以示懲戒。

可那琴音，輕輕一撥，便將那雷雲，安撫了下去。

「九天鳳鳴箏。」星河道人失聲，「聽雪仙閣！」

一個聲音，隨著琴音，落在蒼瀾的耳畔。

清冷，淡漠，像雪落在琴弦上：

「星君。」

蒼瀾皺眉：「你是——」

「南宮琴絕。」

那聲音頓了頓，語氣竟有一絲難得的凝重：

「我替你們，擋三息。」

「……」

「夜宮主體內，有創世之息。」那聲音低低道，「創世之息，不該就此散盡。」

「創世之息？」蒼瀾一怔，「你說什麼？」

「你不必懂。」

「南宮——」

「帶他走。」

琴音，驟然拔高。

一道清越的音浪，自東方席捲而來，如大海潮湧，在整片北疆的上空轟然鋪開。雷雲徹底消散，蒼玄界的天道，被這一曲琴音，暫時地、溫柔地撫平了。

「三息。」那個聲音說，「走。」

蒼瀾沒有再問。

他將懷裏的人打橫抱起，銀髮在風裏揚起，足尖一點，化作一道星光，向北方飛掠而去。

北疆，從鎮北城到北冥靈門，長八百里。

蒼瀾抱著人，一路飛馳。

天色已暗，雪越下越大，北風呼嘯，吹得他的銀髮、袍角，獵獵作響。

可他看見了。

當他飛過第一座城的上空時，他看見了城下的燈。

一盞。

昏黃的、小小的，從一座矮屋的窗口亮起。

接著，第二盞，第三盞。

整座城，在雪夜裏，一點一點地亮起燈來。

不是官府的命令。

是百姓們，從家裏搬出了燈籠、油燈、燭台，點亮了，掛在屋簷下，放在街道旁，擺在城牆上。

他飛過第二座城，第三座城，第四座城。

每一座城，都有燈。

燈火連成一線，從鎮北城一路向北，蜿蜒八百里，穿過雪原，穿過荒丘，穿過河谷與山嶺，一直通向北冥靈門。

像是一條，由千萬盞燈組成的、溫柔而漫長的路。

蒼瀾低頭，看了一眼懷裏的人。

那張蒼白的臉，被燈火映得微微泛著一絲暖色，像是睡著了。

「書生。」他啞聲說，「你看。」

「……」

「他們在，送你。」

懷裏的人，沒有回應。

只有雪，一片一片，落在他灰白的長髮上，落在他閉著的眼睫上。

蒼瀾的淚，又落了下來。

一滴，砸在那張臉上，順著臉頰滑落，滴進灰白的髮絲裏。

他沒有擦。

他只是抱得更緊了一些，繼續向北飛去。

身後，千萬盞燈，在風雪中，靜靜地亮著。

北冥靈門前。

墨姬站在最前面。

她接到了急報，帶著玄墨衛，一路從小靈界趕來，已在門前等了很久。

當她看見那道銀白的流星，從遠方的燈海盡頭，緩緩落下，她的呼吸，停了。

蒼瀾落在她面前。

他抱著一個人。

那人的長髮，是灰白色的。

「宮、宮主……」

墨姬的嘴唇，劇烈顫抖。

「宮主——！」

她撲了上去，卻在伸手的剎那，生生頓住。

因為她看見了，那具身軀上，細密的金色裂痕。

像是一尊被打碎又勉強拼起的玉像，輕輕一碰，就會散成一地碎片。

「這……這是……」

「讓開。」

蒼瀾的聲音，啞得不成樣子。

墨姬渾身一顫，退後一步，咬破了下唇，血流了下來，她卻一聲不吭。

厲飛揚率著玄墨衛，剛從那條燈海的盡頭狂奔趕到，站在她身側，這位沉默的漢子，雙眼赤紅，額頭青筋暴起，一拳砸在身旁的冰柱上，冰柱轟然碎裂。

他沒有說話。

他只是單膝，重重跪了下去。

玄墨衛三千，同時單膝，甲葉相擊，聲震四野。

「恭迎宮主——」

沒有人回答。

蒼瀾抱著人，一步一步，走進了北冥靈門。

暗金色的光幕，在他身後緩緩合攏。

門內，是小靈界的永夜。

門外，是千里燈火，與無邊風雪。

北冥靈門上，那道由夜天親手設下的界鎖，輕輕地，發出了一聲細微的聲響：

咔。

一道裂紋，從門楣上緩緩蔓延開來。

第二十八章 密潭

虛夜宮的地底，有一口潭。

它在夜髓脈的最深處，被層層疊疊的陣紋封著，從不見天日，也從不對外人開放。潭水不是水，是濃稠到近乎凝固的夜髓，在暗中泛著幽深的金光，像一整座沉睡的星河。

這口潭，在虛夜宮的古籍裏，沒有名字。

只有宮中最老的幾個人，才知道它的存在：墨姬，厲飛揚，玄章，蘇硯。

他們私下裏叫它——

密潭。

夜天被放入密潭的那一日，小靈界的天，是靜止的。

星穹之天與永夜之天，同時停了。

銀河不再流轉，暗金之河不再蜿蜒，九域的天空，像一幅被按下暫停的畫。凡人們抬頭，看見的是一片死寂的、不祥的天；修士們心悸，隱隱感到有什麼巨大的東西，正在崩塌。

小靈界，在屏息。

第一日。

青梧踏入虛夜宮時，這位溫厚的老者，鬚髮上全是雪。

他身後，跟著靈樞聖殿的九靈衛，個個神色凝重。秦鶴抱著一座古樸的陣盤，蘭汀捧著三枚淡金色的靈樞玉，白川背著一把黑色古劍，沉默得像一塊石頭。

「青梧首座。」墨姬迎出殿門，眼眶通紅，卻強自鎮定，「多謝首座。」

「宮主如何？」

「在潭中。」

青梧閉了閉眼，輕輕歎氣：「老夫在路上，已聽說了。」

「首座……」

「宮主的事，靈樞聖殿，傾力相助。」青梧低聲道，「不論要什麼，儘管開口。」

兩人沉默地走向地底。

第二日。

殷無涯來了。

這位無涯劍閣閣主，一向孤傲冷峻，踏入虛夜宮時，白衣上沾著劍海的風霜。他沒有帶隨從，只一人一劍，沉默地走到密潭邊，站了很久。

「夜天。」

潭中，那個人躺在暗金的夜髓之中，灰白的長髮在潭面鋪散開，像一朵沉睡的花。他的眼睛閉著，嘴唇是淡的，胸口微微起伏，幾乎看不出來。

殷無涯盯著他看了很久。

然後，他拔出了劍。

「無涯劍意，」他低聲說，「護魂。」

劍光，自他掌心亮起。

那劍光冷冽，純粹，如同一輪孤月，緩緩沉入潭中，化作一圈圈清冷的光暈，將那具軀體輕輕籠住。

「你欠我一場。」殷無涯收劍，面無表情，「七百餘年前少年榜，你與蒼瀾聯手算計我，我記著。」

沒有人回答。

殷無涯轉身，走到門口，又停住。

他沒有回頭，聲音很低：

「你不許死。」

第三日。

青冥丹宗宗主藥靈子，帶著副宗主白芷、丹閣閣主余長生、核心弟子沈青禾，一同入宮。他們帶來了九轉丹爐，三百六十種靈藥，還有青冥丹宗珍藏了萬年的一枚「還魂丹」。

「這枚丹，」藥靈子的手在顫，「是祖師傳下來的，非神魂將散之人，不可動用。」

「宗主——」

「用。」

沈青禾親自將丹藥研開，混入夜髓之中。

一縷淡淡的青光，在潭面浮起，緩緩沉入。

她看著潭中那個人，眼眶發紅，輕聲道：

「夜宮主，從前您給我寫過一個方子，說『人心若亂，先靜其息』。我一直記著。」

潭面，微微泛起一圈漣漪。

「您也要，」沈青禾哽咽，「靜下來啊。」

第四日。

天工閣、百獸山、風雷谷、萬象商盟、寒淵書院、九幽鬼市。

八宗之人，一個接一個，來了。

公輸玄親手繪製了護魂陣盤。玄牙帶來了白虎的血氣。雷震嶽以雷霆之力，淬鍊夜髓。錢通天捐出了萬象商盟三十年的積蓄，換來了三千枚本源玉。顧明遠捧著一卷《夜讀錄》，坐在潭邊，一頁一頁地，低聲念給潭中人聽。

「老夫念一段，」顧明遠摸著鬍子，眼角通紅，笑得很難看，「你若聽著，應一聲。」

沒有聲音。

「不應聲，」老儒啞聲，「老夫就念到你應為止。」

他果然念了一整夜。

第五日。

星殞閣的人來了。

星河道人帶著觀星台的二十八星官，在密潭周圍佈下了二十八宿大陣；天璣子捧著閣中珍藏的星砂，一把一把撒入潭中；陸星霄站在殿外，渾身殺氣，卻一動不動，一句話也沒說。

流螢蹲在殿角，把臉埋進膝蓋裏，偷偷哭了一整天。

歲寧抱著星盤，走到她身邊，小聲問：

「流螢姐姐，師父呢？」

流螢抬頭，擦了擦眼睛：

「在潭邊。」

「他吃飯了嗎？」

「沒有。」

「睡覺了嗎？」

「沒有。」

「那他……」歲寧的聲音，也哽住了。

流螢沒有回答。

她只是伸手，把這個小丫頭摟進懷裏。

蒼瀾，一直在潭邊。

他坐在潭沿，一動不動，如同一尊雕像。

他沒有進食，沒有睡眠，甚至沒有眨過眼。他的手，一直握著潭中那個人的手，十指相扣，掌心貼著掌心。

他的星輝，從未間斷。

一縷一縷，持續不斷地，流入那具冰冷的身體，溫養著那片早已空盪盪的識海。

他的臉色，一日比一日白。

銀髮，漸漸失去了光澤。

星河道人在他身側，幾次想開口，都被他的眼神擋了回去。

「閣主，」老道終於哽咽，「您這樣下去，會撐不住的。」

「我撐得住。」

「老朽求您，歇一歇——」

「老道。」

「老朽在。」

「他等了我很多次。」蒼瀾的聲音，沙啞得像砂礫，眼睛卻一直望著潭中人的臉，「七百年，他在燈下，等了我很多次。」

「……」

「這一次，」他輕輕地說，「換我等。」

老道低下頭，淚水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

與此同時，北冥靈門之外。

風雪，連下了七日。

北冥靈門前的雪原上，跪著黑壓壓的一片人。

冷月華，熊天霸，楚天闊，霍嘯，陸驚鴻，白若雪，韓千里，狼嘯，雲崢，霜老，顧青，熊小七，鳳九娘，老熊……

他們帶著三萬鎮北軍，帶著寒霜劍宗、赤血堡的殘部，一路從鎮北城趕來，想要入門，想要看他一眼。

可靈門前，立著一排銀灰色的身影。

界律衛。

「奉巡界使令，」石磊面無表情，鐵戟橫在門前，「異界之王事件期間，非小靈界人員，不得入靈界。」

「我們要見他！」熊天霸怒吼。

「違者，以叛界論。」

「叛就叛！」熊天霸提斧要衝，卻被冷月華按住了。

「熊堡主。」

「冷宗主！」

「不要讓他們為難。」冷月華輕聲說。

「可是——」

「我們進不去。」冷月華緩緩閉上眼睛，聲音平靜得近乎殘酷，「但，我們可以等。」

她撩袍，在雪地裏跪了下來。

素白的衣袍鋪在雪上，與漫天雪色融為一體。

「寒霜劍宗，」她一字一頓，「跪等夜公子。」

她身後，三百寒霜弟子，齊齊跪下。

顧青跪在最前，渾身發抖，眼淚一顆接一顆地砸在雪地裏，卻一聲不出。

「赤血堡。」熊天霸咬牙，扔下斧頭，重重跪了下去。

「鎮北軍。」楚天闊低聲。

一個，兩個，十個，百個，千個，萬個。

北冥靈門前的雪原上，黑壓壓地，跪滿了人。

沒有哭聲，沒有喊聲，只有風，捲著雪，一遍一遍地從他們身上刮過。

呂承站在門內，隔著暗金的光幕，看著這一幕，攥緊了拳頭，指甲刺進掌心，鮮血直流。

他想開門。

他真的想開。

可他知道，一旦開了，北冥靈門的監管權，就是徹底和界門撕破臉。到那時，小靈界要面對的，就是整個蒼玄界的敵意。

他閉上了眼。

「對不起。」他低聲喃喃，不知是對誰說。

靈門前的雪原上，沒有人聽見。

第七日。

夜深。

虛夜宮的鐘，無聲地敲響了。

潭邊，所有人都在。

墨姬，厲飛揚，玄章，蘇硯，青燈。青梧，殷無涯，藥靈子，沈青禾，顧明遠，錢通天。星河道人，陸星霄，天璣子，流螢，歲寧。

一圈一圈，圍在密潭之畔。

潭中，暗金的夜髓，不再流動。

那具躺在潭心的軀體，胸口，不再起伏。

「宮主……」

墨姬跪了下去。

「宮主——」

玄章摘下鼻樑上的水晶鏡片，掩住面孔，肩膀劇烈顫抖。

蘇硯蹲在地上，抱著頭，痛哭失聲。

青燈撲到潭邊，嘶聲喊著：「宮主！宮主！您答應過要陪我吃那口鍋的！您答應過的！」

沒有人去拉他。

潭邊，所有人，都在哭。

只有一個人，沒有哭。

蒼瀾仍坐在潭沿，握著那隻已經涼透的手，一動不動。

他的星輝，已經耗盡。

他的雙眼，空洞地望著潭中人的臉，一滴淚也沒有。

「閣主……」星河道人顫聲。

「我知道。」

「閣主……」

「我知道。」蒼瀾輕輕說。

他的聲音，平靜得可怕。

「他的神魂，沒了。」

「……」

「今早，就沒了。」

「閣主，您——」

「我感覺到了。」蒼瀾低聲道，「他的神魂，一絲一絲地，散了。我的星輝，已經抓不住它。」

潭邊，一片死寂。

「我知道，」他說，「他回不來了。」

話音落下的瞬間，天，變了。

先是永夜之天。

那條橫貫九域上空的暗金之河，在這一刻，無聲無息地，一寸一寸，暗了下去。

不是熄滅，是褪色。像一幅被水浸透的畫，墨色緩緩化開，暈成一片模糊的灰。

墨夜秘境的永夜層，開始崩解。

暗金的光點，從天上一粒一粒地剝落，像雪，像灰，像無數細碎的、告別的星。

接著，是星穹之天。

銀河，倒懸，卻不再璀璨。

億萬顆星辰，同時顫動，同時黯淡。

然後，第一顆星，從天幕上墜落了。

拖著長長的銀尾，劃過夜空，無聲地沒入遠方的地平線。

接著是第二顆，第三顆，第十顆，第一百顆。

億萬顆星辰，一顆接一顆，從天上垂落，如雨，如淚，如一場不願停歇的、盛大而悲傷的告別。

九域之人，無論凡人修士，都抬起了頭。

他們看見了。

看見星穹垂淚，看見永夜褪色。

看見這方天地，為一個人，哭了。

虛夜宮，夜天殿。

長明燈，仍亮著。

燈芯細如髮絲，火光微弱，卻始終不滅。

蒼瀾獨自走進殿中。

他一路走到案前，坐下，看著那盞燈。

七百年來，這盞燈，見過這座殿裏的無數個夜：書生熬夜讀書的夜，傷後昏睡的夜，與人對弈直到天明的夜，還有，他悄悄翻牆而入、坐在榻邊看他睡覺的夜。

他伸出手，指尖輕輕觸碰燈芯。

火苗，微微晃了晃。

「書生。」

他輕輕開口。

聲音很輕，很啞，像在對一個睡著的人說話。

「你說，這次不是一個人。」

「你說，這次提前告訴我。」

「你說，依我。」

殿裏很靜。

燈火，靜靜地亮著。

「那你……」蒼瀾的聲音，終於開始顫抖，「回來。」

沒有人回答。

「棺魂舜。」

「你敢不回來。」

他把額頭抵在案沿，肩膀一寸一寸地垮了下去。

長明燈的火苗，輕輕搖晃，映著他單薄的、孤零零的影子。

一滴淚，終於落在案上，濺開一朵小小的水花。

沒有人看見。

就在同一刻。

密潭的最深處，那具躺在夜髓之中的軀體，胸口，忽然亮起了一點光。

一點極小、極淡、極微弱的暗金，像一粒螢火，從心口悄悄浮起。

它在潭水中，緩緩旋轉了一圈。

然後，沒入潭底。

穿過夜髓，穿過岩層，穿過小靈界的大地，穿過那層將世界與世界隔開的、無形的壁。

一路向下。

向著更深、更遠、更不可知的黑暗。

與此同時，書海深處，那卷空了的書架上，一本舊書自己翻開了一頁。

頁上有字跡浮起，又一個一個隱去，只餘一縷極淡的夜光，在頁間停了很久。

書頁無風自合。

遠在北疆之外，無光界海的深處，一道漆黑的影，緩緩睜開了眼。

「桀……」

低低的笑聲，在黑暗裏，無聲響起。

「夜神之後……」

「隕了麼。」

笑聲，漸漸遠去。

夜，更深了。

(卷一 完)